

# 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



韩文作者：赵永来 (Cho Young-Rae)

英文翻译：全顺玉 (Chun Soon-ok)

出版组织与赞助：韩国民主基金会 (Korea Democracy Foundation)

出版发行：韩国石枕出版社 (Dolbegae Publishers)，韩国，首尔

中文翻译：刘建洲

## 全顺玉 (Chun soon-ok)

全顺玉是全泰壹的小妹，出生于1954年。1970年代年中期，全顺玉在位于首尔中部地区和平市场的血汗工厂里工作。在1980年代，她参与了旨在帮助女工及其家庭的各类项目。1990年代期间，全顺玉赴英国攻读产业关系专业，并在华威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2001年，她参与了位于首尔的韩国圣公会大学 (Sungkonghoe University) 的一项社会研究项目。2003年，她重返和平市场，协助女工们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全顺玉是卡迪夫大学 (University of Cardiff) 的研究人员，同时也是《她们并非机器：韩国女工及其在1970年代追求民主工会的战斗》(They Are Not Machines: Korean Women Workers and their Fight for Democratic Trade Unionism in the 1970s) 一书的作者，<sup>1</sup>该书讲述的是韩国民主工会诞生的故事。

---

<sup>1</sup> 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曾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劳工与劳工运动研究分会的劳工研究社会学优秀著作奖 (2005年度)。——译者注。



以自焚催生韩国工运浪潮的全泰壹雕像（位于首尔东大门和平市场）。在东大门市场的人行道上，铺着由各家工会赞助的铸有全泰壹姓名的铜铸路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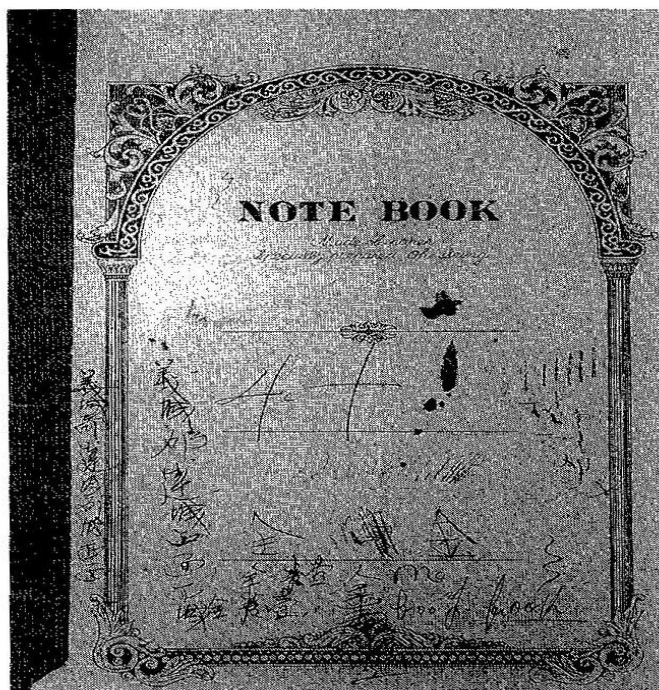
기준법을

준수하라

全泰壹日记的一页：“遵守《劳工基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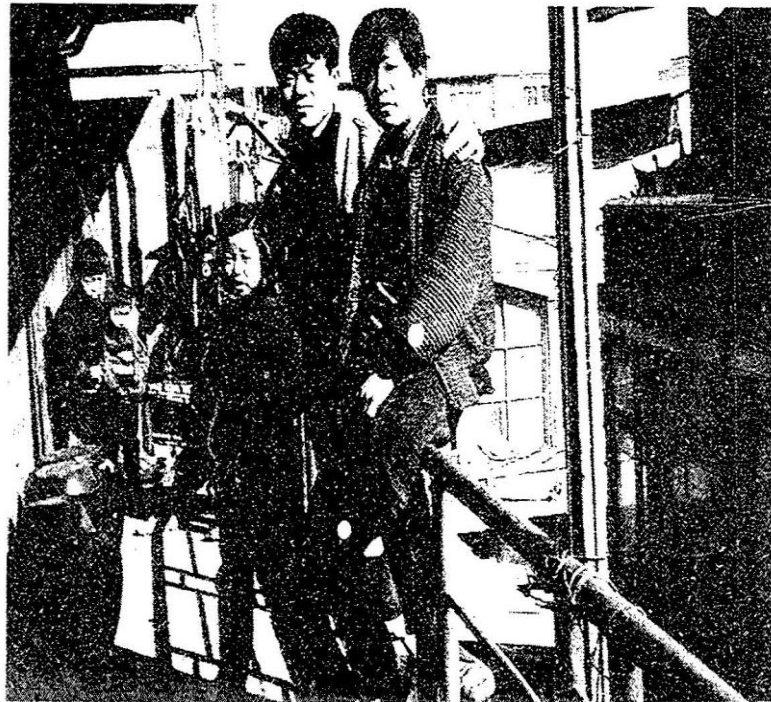
全泰壹的一家（1952年），从左到右依次是：坐在母亲李小善膝上的全泰山、全永洲（Chun Young-cho）（全三松的兄长）、全泰壹（四岁）以及父亲全三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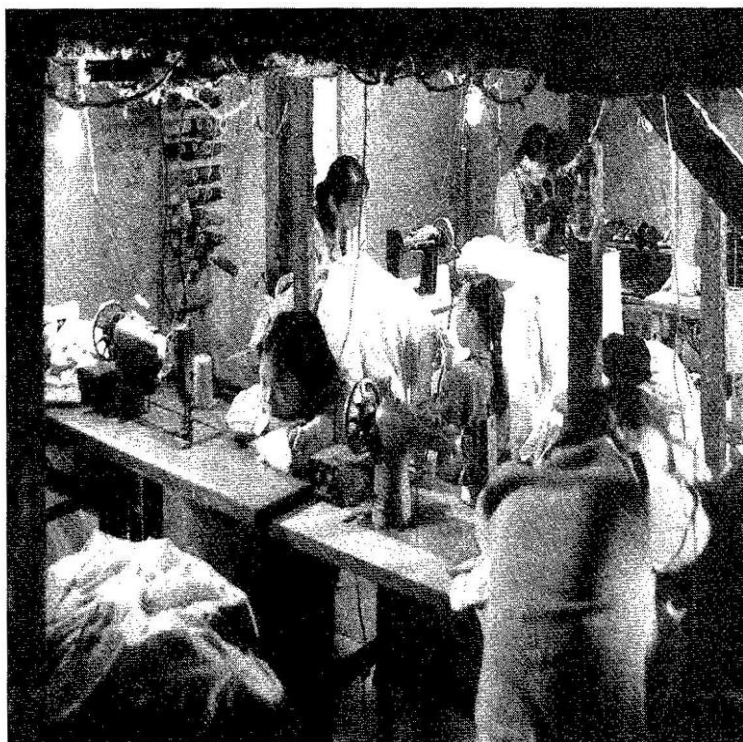
全泰壹日记中的封面（其中的一本）。



和平市场中的一家典型的服装厂，技工们在里面工作。



全泰壹（中）与他的助手以及一位年轻的徒工在一起（1968年）。



工人们在狭窄的厂房和污浊的空气中，每天的工作定额为14个小时。极度疲惫的年轻女孩，在劳动之余抽空休息一下。



这些年轻的女孩们，本应该在学校上学，却注定过着这种贫困和被辱骂的生活。正是她们，为“韩国经济的奇迹”，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1968年，全泰壹在位于郡埠（jung-bu）的市场中工作。





1970年11月19日，在全泰壹的葬礼上，母亲李小善手捧着儿子的照片。



长东教堂，全泰壹的葬礼。极度悲痛的李小善。在身穿白衣的人群中（左方），有全泰壹的兄弟全泰山，以及他的妹妹全顺玉、全素玉（sook-duk）。坐在右边的人群，都是年轻的服装厂工人们（helper）。

本传记英文版的出版，得到了韩国民主基金会的支持与帮助，谨此致谢！

# 内 容 提 要

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爱·····	13
前言·····	14-15
英文版序·····	16-18
关于修订本的出版·····	19-20
致谢·····	21
导言·····	23-30
<b>第一章——童年·····</b>	<b>31-63</b>
1、在贫民区·····	32-35
2、离家：劳动与艰辛·····	35-38
3、攀越荆棘密布的栅栏·····	38-40
4、在宗玉中学的日子里·····	40-44
5、教育梦的破灭·····	44-46
6、在首尔遭遇挫折·····	46-50
7、寻找母亲·····	50-52
8、泰壹扔下自己的妹妹·····	52-55
9、“搬运工”的工作·····	56-59
10、和家人重逢·····	59-63
<b>第二章——和平市场经历的苦难·····</b>	<b>64-94</b>
1、从“马路天使”到和平市场中的劳工·····	65-70
2、劳工的地狱(一)：阁楼中的一天·····	70-73
3、劳工的地狱(二)：和平市场的环境·····	73-78
4、关于被不公正对待的思想·····	78-81
5、年轻的工厂女工·····	81-84

6、一个裁剪工的苦难·····	84-88
7、震撼：迈向斗争之路·····	88-94
<b>第三章——“愚人社”的成立·····</b>	<b>95-115</b>
1、发现《劳工基准法》·····	96-98
2、裁剪工朋友·····	98-101
3、“愚人社”·····	102-105
4、全泰壹父亲的去世，以及“愚人社”的早期岁月·····	105-108
5、斗争·····	108-111
6、失望·····	111-115
<b>第四章——全泰壹的哲学·····</b>	<b>116-151</b>
1、在一家建筑工地的见闻·····	117-119
2、写给文三浦的信·····	119-125
3、“跟我走”·····	125-129
4、人性的挑战·····	129-132
5、“为什么我必须是一个奴隶？”·····	132-135
6、作为人的最低要求·····	135-138
7、筹建一家模范公司的梦想以及死亡之兆·····	138-144
8、极度的痛苦·····	144-147
9、决心：“我必须回到和平市场”·····	148-151
<b>第五章——斗争与死亡·····</b>	<b>151-190</b>
1、“三栋联谊会”·····	152-157
2、组织请愿·····	157-164
3、关于和平市场的一篇新闻报道·····	164-169
4、示威活动·····	169-175
5、光辉的火焰·····	175-181
6、全泰壹去世的前夜·····	181-183

7、“不要让我白白死去” .....	183-190
<b>后记 “赵永来，一个因为《全泰壹评传》而永生的人” .....</b>	<b>191-196</b>
附录-1 《韩国自杀的劳工政治》（Hyun-Chin Lim, Labor politics of suicide in Korea） .....	197
附录-2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杀性抗争：富士康、全球资本与国家》（陈詹妮、潘毅） .....	197
译后记 .....	197

## 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爱

有这样一句谚语：“艺术永恒，生命短暂”。

然而，我们知道：存在这样一种真正的生命，它经历了深重的苦难和悲痛；这种生命，不仅不会被死亡所终结，反而会像灯塔一样，驱散黑暗。这样的生命，是永恒的。

和这样的生命相比，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感到羞耻。

我们相信：复活是对这样一种生命的回报；这种生命为爱所驱动，自己迈向了死亡。正因为如此，死亡本身得以被战胜；替代那死亡的，是新的希望。

年轻的工人全泰壹的故事，让六千万韩国人民热泪盈眶。这些泪水，将汇聚成一条河流，奔腾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条河流，将冲走死亡之墙。

因为，一条小溪，仍在地底下奔流……

孟尹万 (Moon Ik-whan)

全泰壹信用社社长 (President, Chun Tae-il Trust)

1983年3月1日

## 前言

在听说这本关于全泰壹的生活的书将要出版时，我夜不能寐。因为他临死之际的话，依然在我耳边回响：“不要让我白白死去。要勇敢些，妈妈。请完成我已经开始的事业吧。”

全泰壹去世已经十四年了。据说，每经历十年的时间，甚至是山川和河流都会改变。当然，在过去的十四年时间里，这个世界的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但直到今天，每当自己想起全泰壹去世的那一刻，我都感觉到内心深处有种不可遏抑的情感在涌动。假如全泰壹复活了，问我：“妈妈，您代表劳工做了些什么？”我将悲痛不已，无言以对。因为，即便是全泰壹为劳工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劳工的境况却改善甚微。在泰壹去世后不久，一家服装业工人工会组织成立了；但十年后，这家工会组织便不复存在，尽管工人们依旧处于痛苦和苦难状态之中。

假如本书能够反映出哪怕是些许关于全泰壹生活的真相，那么，我将欣慰和感激；因为，泰壹为了人们能够过上一种人道的生活，奉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泰壹已经献出他那不可征服的对于生命的爱，并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因此，我不能够忍受人们对他的种种误解。

在听到本书将要出版的那个晚上，我无数遍向上帝祈祷；然后，向泰壹倾诉。我要向上帝献上一个祈祷者的感激：因为在十年之后，关于泰壹的真相，现在要被这个世界所知晓了。

有很多人因为泰壹而遭受苦难。并且，更多的人因为泰壹的母亲——我这样一个愚昧无知的人——而遭受到各种艰难和困苦。不过，正如上帝所许诺的那样，我相信：泰壹真正的生命将永存。泰壹的精神，将活在所有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他完成事业的劳工的心中。并且，我相信：泰壹所追求的这种炽热的希望，将存在于所有那些仍在遭受苦难的劳工们的无声却沉着的努力步伐之中。

要是泰壹的故事被真实地告诉世人，那么，我的精神将受到鼓舞。这也意味对所有的工人而言，泰壹的牺牲，已经成为构建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的基础。

我要向所有人表示感谢，尤其是全泰壹纪念委员会（Chun Tae-il Memorial

Committee) 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本书的出版才成为可能。<sup>2</sup>

我最诚挚的愿望：泰壹为工人们构想的那样一个人道的世界，会很快来到。

李小善

全泰壹的母亲<sup>3</sup>

1983年5月20日

---

2 该纪念委员会网址为：<http://chuntaeil.org>。——译者注。

3 在全泰壹去世之后，李小善决定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致力于劳工运动事业。之后，她成为了一名劳工积极分子。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期间，李小善因为参与反对威权政府和支持同道的劳工积极分子而数次被捕。李小善于2011年9月去世，享年82岁。相关报道，参见Na Jeong-ju: “Mother of legendary labor activist dies at 82”,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biz/2011/09/113\\_94189.html](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biz/2011/09/113_94189.html)。访问日期，2011年10月8日。——译者注。



## 英文版前言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过去与现在进行对话的历史，这构成了所有追求民主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韩国的民主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最伟大的进步，与众多坚毅果敢的前驱们所作出的牺牲与奉献，是分不开的。从他们大无畏的事迹中，后来者们获得了不屈不挠地度过现代社会最艰难时刻的力量与决心。

作为韩国工人中的热忱与坚毅的模范人物，全泰壹在这样一个因暴虐镇压所有的抗争与批评而臭名昭著的时代里，揭露了服装产业中工作条件的残酷现实。在改善工人的悲惨生活的努力过程中，全泰壹成为那些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最重要的支持者（supreme advocate）；这一数量庞大的人群，其声音从来都不为社会所知。全泰壹通过点火自焚的牺牲，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闪耀的火焰燃遍他的身体，全泰壹发出了痛苦的呐喊，来表达他对韩国工业化进程中非人道的一面的最后谴责：“我们不是机器！”

全泰壹的抗争与牺牲，直接引导着韩国人民去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关系的民主化，是整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在韩国，追求民主的各类民众运动，应该感谢全泰壹为了迈向这一目标而取得的进步。

在《全泰壹评传》韩文版最初面世的背后，存在着一段重要的历史。1983年，该传记首次出版，其标题经过了慎重的选择，取名为：《一个年轻工人的生与死》。并且，在该书的初版中，作者的身份并没有得到披露。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目的是为了减轻当时掌权的专制政权的惩戒措施。尽管如此，正如人们所预计的那样，这本书的销售，无可避免地遭到了当局的禁止。尽管其出版遭到当局的压制与禁止，该书一经问世，就一直得到韩国人民及进步知识分子的热切而广泛的阅读。韩国较为年轻的一代人，仍然珍藏着他们关于全泰壹的记忆；他们将工业民主的进步，看成是自己这一代人努力的主要目标，就是一个明证。

自从该传记出版以来，我们便一直为了使全泰壹的梦想和哲学被韩国和世界各地的更广泛的读者所知晓而努力着。1995年，一部题为《全泰壹的美丽生活》（The

Beautiful Life of Chun Tae-il) 的大型传记片制作成功，并在欧洲首映。<sup>4</sup>此外，在2001年和2002年，韩国的汉康剧场 (Theatre Hankang) 将全泰壹的生活编成话剧。现在，我们韩国民主基金会与石枕出版社 (Dolbegae Publishers) 合作，推出了这本《全泰壹评传》的英文版。

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看，《全泰壹评传》英文版的出版，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其一，这将使人们关于全泰壹的记忆包括全泰壹哲学的生命力，更坚实地记录在当代编年史之中；其二，全泰壹的真正的重要价值，以及韩国社会民主运动所取得的每一个真实的进步，都将因之而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切实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劳工事业的积极分子们，以及所有那些努力推进人权事业的人们（尤其是在亚洲），都很熟悉全泰壹的故事，并从对他的记忆中获得了新的力量与启示。尽管泰壹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他现在长眠于一家韩国公墓的草丛下。本英文版传记的出版，有望使作为“工人圣徒”的全泰壹，在世界各大洲上获得新生。现在，全泰壹的精神，可以活在世界各地受压迫的工人们心中了。

在韩国之外，有如此多的工人和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英文版而知道这一独特的故事；韩国民主基金会将因为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和希望而感到自豪。不过，我们并不会因此而自满自足。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质疑劳动者的环境得到改善的程度；正是为了追求这一目标，全泰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韩国工人及其家庭的生计与未来，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这样一个艰难时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常常告诫自己：要记住全泰壹精神的本质所在，并再次为了实现他的梦想而努力。世界各地的民主化运动都不得不加倍努力，去捍卫工人的权利，并继续为所有被压制和地位低下的人们而战斗。在这场伟大的战斗中，韩国民主基金会将扮演着先锋的角色。

我们要向所有那些为新版《全泰壹评传》的出版而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尤其是全顺玉，她以极为专业的精神与耐心，完成了本传记的翻译的指导工作；马林·金姆 (Marion Kim) 仔细核对了本书的初稿，克里斯托弗·朱尔 (Christopher Joel)

---

<sup>4</sup> 关于这部影片的介绍，参见臧汝兴：《美丽的青年全泰壹》，<http://www.xiachao.org.tw/?act=page&repno=248>，访问日期，2012年4月19日。——译者注。

通读并校正了本书的终稿。非常感谢石枕出版社承担本书韩文和英文版的出版工作；在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全身心的投入和真正的关切。

韩国民主基金会相信：本书新版的推出，将激发和鼓舞所有那些在内心深处持有民主信念的人们。

朴运宇 (Park Hyung-kyu)

韩国民主基金会主席

2003年3月

## 关于修订本的出版

直到1982年的年终，我们才第一次得到这本传记的手稿。1980年，全斗焕（Chun Doo-hkwan）将军通过军事政变而掌权，此后，其暴政达到了顶峰。<sup>5</sup>闵炯玉（Min Jong-duk）君此前曾担任崇野工会（the Chonggye Labour Union）的领导人，他将写在一本笔记本上的手稿交给了我们，问能否出版。鉴于当时的政治氛围，我们对此事颇为谨慎：毕竟，出版这本传记，或许，会令我们所在的出版公司关门。然而，该手稿是如此地令人感佩，以至于我们认为，有责任让公众知道它。1983年6月，该传记得以出版，作者署名为“全泰壹纪念委员会”。考虑到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我们不太可能披露该书的真正作者。

正如我们所预测的那样，本传记出版伊始，当局很快就作出了反应。韩国文化与信息部，禁止该书的出版发行。此外，本书的出版仪式也夭折了，因为警方封锁了道路，阻挠该书的发放，并将一些嘉宾软禁起来。总之，对所有那些关心该书的人而言，本传记的出版，成为了一个重大事件。

尽管当局百般阻挠，读者们对该书的反应，却让人感到欢欣鼓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逐渐奠定了其作为现代经典的地位，读者们不停地发来鼓励的信件和打来电话。

全泰壹同情那些在和平市场遭受苦难的妇女和年轻女工；为了这些工人，他将自己22岁的生命点火自焚，从而化为一滴朝露。通过对其生活、斗争和死亡的记录，本传记将全泰壹的生命，复活为指引劳工运动的明灯；同时，用他的声音去唤醒那些对劳工的苦难表示漠然的公众，唤醒他们沉睡的良心。

本传记同样影响到我们的出版方针。在我们出版的众多有助于劳工运动的著作中，这本书是第一本。

---

<sup>5</sup>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部下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由崔圭夏任代总统，韩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汉城之春”。1980年，时任总统的崔圭夏在全斗焕的压力下被迫下台。1980年5月，全斗焕下令镇压光州的民主运动，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光州惨案”。8月27日，全斗焕作为唯一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当选第11届韩国总统。1980年10月17日，全斗焕发布政党解散令，强行解散了在野的民主共和党和新民党，并把持不同政见人士金大中、金泳三等拘捕入狱，并驱逐出境。——译者注。

1987年夏天，在民众抗争的整个过程中，全泰壹的形象无可比拟；直到今天，他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本传记的初版发行七年之后，现在我们准备出版修订后的新版。修订的主要目的，是放大初版中的小号字体，这种字体给一些读者带来了不便。当然，新版中还包括其它一些变化。

首先，我们恢复了初版中的某些缺失的内容。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本书的初版改动了某些词语，现在，我们将其改回到原来的样子。其次，初版附录中的某些内容，因已经包含在其它关于全泰壹的书中，或因为编者认为其不再有意义而被删除了。作为替换，本书收录了一些图片，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这本传记的内容。其三，本传记的题名现在包括了这样的词句：“全泰壹的美丽人生”。原因在于，今天我们不再需要保持原来的匿名的标题（《一个年轻劳工的生与死》）了。此外，读者们也早已将这本传记称作《全泰壹评传》。其四，在新版传记中，我们首次披露了作者的真实姓名。本传记的作者是赵永来，他数天前去世了。在人们揣测和传闻谁是本书的真正作者的喧嚣声中，常开友（Chang Ki-pyo）最终披露了作者的姓名。他在本书的附录中，清楚说明了，赵永来是如何写作本书并为何匿名的。他当时正患上不治之症；常开友认为，作为赵的挚友，现在是披露赵永来是本书作者的时候了。此外，为了帮助全泰壹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常开友认为自己有责任向读者披露作者的姓名。然而，赵永来在本修订版传记出版之前，便去世了，似乎他并不想让世人知道自己是该传记的作者。

赵永来曾说：他为这本传记可能会引发其他年轻人的自杀而深为歉疚。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对全泰壹的去世感到如此的悲痛和悔恨，尽管他自己是对全泰壹的生活和斗争最为理解的人士之一；那么，我们便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心境了。

我们仍然为赵永来的突然离世而震惊。尽管他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生命仍然体现在对全泰壹的爱中，并将活在我们的心中。

编者

1990年12月15日

## 致 谢

韩国劳工运动的历史波澜壮阔；在所有韩国工人确信自己及其子女的最大利益得到代表和保护之前，我们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些进步是在当局一贯而残忍的镇压中取得的；所有的这些进步，都值得韩国的劳工积极分子引以为豪。全泰壹留下的遗产，为许多人提供了帮助照亮黑暗岁月的指路明灯。

当我开始在英国留学时，那里的劳工运动正处于低潮，原因在于，反对工会的政府决意对劳工运动予以无情和持久的打击。工人们开始失去信心，并开始被迫放弃他们自己来之不易的各项权利。正是在那个时候，我萌生了这样的认识：哥哥短暂的一生的故事，或许能给予全世界处于围攻中工人们（他们或许已经开始失去希望）以勇气和新的力量。这也是我决定在此时将该传记翻译为英文的原因。

当然，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本书的翻译与出版工作。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尽管我对每个人的帮助深表谢意，却真的希望大家原谅我不能提及每个人的名字。

不过，我必须对纽约的崔英勇(Choi In-young)表示特别的感谢，他在传记翻译的早期阶段，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剑桥大学的李米海(Lee Mi-hye)阅读了英文传记的终稿，并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同时，我和妈妈李小善，要真挚感谢韩国民主基金会，本英文版传记的翻译能够梦想成真，得益于该机构的鼎力支持。

如果有那一位工人因阅读英文版的《星星之火》而获得力量和鼓舞，那么，我们为这本书的出版而付出的所有努力，将是极有价值的。

全顺玉

(插页：底图为全泰壹的身影)

我为此迟疑和苦闷了很长时间，  
但在这一刻，我下定了决心。  
我必须回到我贫穷的兄弟姐妹们身边，  
回到我心灵的乐园，  
回到和平市场中那些年轻的心灵中去，  
他们是我生命的全部。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后，我发誓：  
我必须保护这些脆弱的生命。  
我将抛弃自己的生命，我将为你们而死。  
耐心等待吧，只要再等待片刻。  
为了不离开你们，我将牺牲自己。  
你们是我心灵的家园。  
今天是星期六，八月的第二个星期六。  
这一天，我下定了决心。  
上帝，宽恕我吧。  
为了无数正在凋谢的生命，我要斗争，化为一滴朝露。

全泰壹

1970年8月9日<sup>6</sup>

---

<sup>6</sup> 从1967-1970年，全泰壹写有一本日记。在这本日记里，他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成年。除非特别注明，本书中的引用，都出自他所留下的厚重的日记。

## 导言

### (一)

谁是全泰壹？我们将要谈论的是何许人也？全泰壹是工作于首尔和平市场的一位年轻劳工，职业是裁剪工。1948年8月26日，他出生于韩国大邱市（Taegu）；1970年11月13日，同样是在和平市场，他因点火自焚而离世。人们将他的死亡，看成是一个关于人权的宣言。

全泰壹之所以选择死亡，目的是揭露工厂中工人们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他们的贫穷、疾病以及缺乏教育；他们每天在粉尘中工作16个小时，遭到雇主们厚颜无耻的剥削。泰壹想向世人表明：这些工人也有基本的人的需求。泰壹公开宣布：不管是穷困的工人还是富人，人的生命是同等宝贵的。

泰壹谴责这样的现象：在社会的底层，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遭遇如此糟糕，以至于他们渴望为了逃离这种苦难而选择死亡；这些人，就像被锁链捆绑着的动物，他们蹒跚而行，目的仅仅是为了填满辘辘的饥肠；在他们的生命中，作为人的要求，被抹杀掉了。

全泰壹郑重地宣告：“在这样一个商品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代，一个人夺走另一个人所有的一切。我既不会和任何不公正的事情妥协，也不会保持沉默；我将尽我的所能，去实现公平。

全泰壹为了公平而战，全泰壹为了公平而死。

他是如何死亡的呢？在泰壹去世一天之后，某家报纸以这样的标题报道：“[工厂工人及其强烈的希望\(Factory Worker and Severed Hope\)](#)”；该报（《韩国日报》(Hankook Daily)，1970年11月14日）城市版的头版新闻的副标题分别是：“裁剪工全自杀”；“工人要求改善东华市场（the Donghwa）与和平市场的劳工状况”；“当警方试图阻止时，16名工人血书标语”；“每天工作16个小时，我们不是机器”。

“11月13日下午1:30，一位名叫全泰壹的工人自焚而亡。他要求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抗议雇主和政府对于劳工悲惨命运的漠视。全泰壹（23岁）居住于首尔桑堡库（Sungbukku）三门洞（Ssangmundong）208号，工作于重戈郡(Chong-ggyechon)第六



大街东华市场的一家服装厂。在一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中，当警方试图以武力平息罢工时，他将汽油泼在身上并点燃自己。最初，他被送往一家医护中心，其后又被移送到圣玛丽医院，但在当晚十点死亡。

10月7日，全泰壹向劳工部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位于东华市场、和平市场以及统一市场（Tongil Market）的近400家工厂的工作设施。然而，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于是，全泰壹和十名来自各个市场的同行裁剪工，相约于下午1：20，在市场门口发动了一场静坐罢工。

当警方没收罢工者写有“我们不是机器”及“遵守《劳工基准法》”的条幅时，全泰壹点燃了泼在身上的汽油（《韩国日报》，1970年11月14日）。

## （二）

1970年11月13日，发生在和平市场中的事件，不过是一位年轻的工厂工人的死亡罢了。在韩国社会，劳工的死亡绝对算不上什么大事情。一位外国女演员伤了自己的手指，会见诸报端；但一位劳工的死亡，却远远不足以成为一桩值得报道的新闻。

每天，都有许多劳动者死去。职业病摧残着年轻的生命；工厂里恶劣的工作条件，正在毁灭着年轻的工人们；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矿工，被活生生地埋在坍塌的煤矿竖井中。由于被贫困所苦，人们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生命并不值得引起他们所在世界的关注。因此，有人认为劳工们过的是“苍蝇的生活”。一个劳工的死亡，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全泰壹的例子却有所不同。尽管他很少接受正规的教育，从来都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吃上什么东西，从来没有住上像样的房子；并且，他从未从某位“体面人士”那里，获得过什么尊敬。但是，全泰壹的死亡以及他最后的话——“不要让我白白死去”，却震撼了这个世界，并成为融化厚重而冰冷的社会坚壁的火焰。这一事件影响了历史，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可以说，全泰壹的死亡给韩国人民及其历史所带来的震撼力与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

当一位劳工积极分子紧握一本《劳工基准法》牺牲自己的新闻传播开来时，韩国社会开始发生某种变化。随着全泰壹的死亡，劳工所蒙受的各种悲惨行为被公众所知晓。韩国人民开始对劳工的苦难表示出兴趣，开始谈论劳工问题与劳工运动，而这一

主题，是他们从前所不敢谈论的。此前被隐藏在暗处的各种劳工问题，开始面向公众，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出现在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劳工的讨论中。当然，这种变化与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有关；但无论如何，它也是全泰壹出于爱和激情而进行的激烈抗争所引发的社会震撼的结果。

1970年11月16日，在全泰壹去世后第三天，约100名来自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成立了“捍卫公民权学生联盟筹委会”。学生们决定以法学院的名义，筹备全泰壹的葬礼。他们赶赴圣玛丽医院，与泰壹的母亲李小善见面并征得她的同意。直到那时，泰壹的母亲李小善还在坚持：在儿子的愿望实现之前，她不会允许任何人将自己儿子的尸体移出太平间。

从这时开始，韩国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府当局开始变得紧张不安，并试图通过劳工部，来安抚泰壹的一家以及劳工们。

11月16日下午，来自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的400名学生召开集会，抗议政府的劳工政策，并发动一场无期限的绝食罢工。11月20日，来自法学院的近200名学生，以及来自首尔国立大学人文系的100名学生，他们和来自梨花女子大学（Ehwa Women's University）的学生一起，在法学院建筑楼为全泰壹举行了一场追悼会。在抗议工厂雇主的行为、政府控制的工会以及政府的教育措施（the intellectual establishment）的集会过程中，他们与防暴警察发生了冲突。同一天，200名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的学生与300名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的学生，举行了一场集会，批判正在韩国出现的专制政府，以及不断增长的社会阶级鸿沟，并最后通过了一项关于公民权的宣言。作为响应，政府下令，无限期地关闭首尔国立大学。

然而，学生的反抗变得愈加强烈；最后，各个宗教组织也加入到抗议队伍中来。11月21日，首尔国立大学的学生们，发动了一场通宵的静坐示威活动。当晚，一名法科学生试图跳进汉江自杀；一名人文学科的学生，因为在自己的包中带有一罐汽油试图自杀，而被警方逮捕。11月22日，来自赛蒙娜教堂（Saemoonan church）的一群学生进行绝食，并召开了一场抗议泰壹之死的祈祷会。200名来自延世大学的学生，以及来自韩国外国语大学（Hankook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的学生，分别在11月23日和11月24日，举行了抗议集会。11月25日，在天主教-新教联合召开的全泰壹

追悼会上，教士金具俊（Kim Jae-joon）在悼词中这样说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到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全泰壹的去世而悲伤，而是为韩国教会的冷漠和虚伪而哀悼。”

这种状况蔓延到教育界和宗教界的所有部门。毫不夸张地说，学生和宗教机构的这一觉醒与联合斗争，在1970年代达到成熟阶段，演变为反对朴正熙（Park Chung-hee）政权的反对派的斗争。<sup>7</sup>

全泰壹的抗争，唤醒了年轻的工人们，并使得事实上几乎在韩国不存在的劳工运动，获得了再生。韩国各地都兴起了劳工的抗争，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政府资助和控制的韩国工联（Federation of Korea Trade Unions）的无能，遭到人们严厉的批评。只要稍微浏览一下当时的新闻报道的题目，就会明白：韩国正在发生诸多变化。

11月20日，50名来自重株（Choungju）的一家工厂的女工，赶赴首尔并在劳工部门门口发动了一场索要工资的示威活动。这一事件，史无前例。

11月25日，在韩-美合资企业众仙宾馆（Chosun Hotel），5名工人试图重建自己的工会，这一事件因工人领导的被绑架而平息了下去。工人们的举措被公司发现后，5名带头人被解雇；其中的一名工人在抗议过程中，试图点火自焚。

11月27日，一家工会的21名全体工会成员，因为抗议其公司的羞辱而尝试点火自焚，这吓坏了他们的雇主和警方。

11月21日，全泰壹的12名工友与李小善一起，在和平市场屋顶发动了一场示威活动，抗议分裂工会的行为。他们威胁：如果警方不停止骚扰工会的话，他们就会从屋顶上跳下来。警方接受了他们的要求。

第二年，即1971年的2月2日，首尔普长东（Pukchangdong）地区的一名叫金查霍（Kim Cha-ho）（20岁）的餐馆工人，打开一罐液化气试图牺牲自己。在近50名工友面前，他和警方对峙了约两个小时，最后他点燃了自己。警方进行干预并扑灭了火焰。金查霍抗议自己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月却只有4500韩元的工资，他公开宣告：就像全泰壹为服装业工人而牺牲自己一样，他要为实现全国餐饮业工人更好的工作条件而

---

<sup>7</sup> 1961年5月，朴正熙将军领导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南韩的平民政府。直到1979年他被刺杀前，他都在总统的位置上。

献出自己的生命。

上述的案例表明，韩国劳工的愤怒与苦难，已经达到了顶点。各种劳工产业行动的空前爆发，是对全泰壹所作出关于人的宣言的回应，是对他的行为表示同情和喝彩的响应。

全泰壹的死亡，引发了劳工、学生和宗教群体的示威游行，使得劳工问题成为主要的公众议题。在过去，新闻界曾经忽视了劳工问题；现在，媒体每天都报道此类问题，好像在泰壹去世之前，各种劳工问题并不存在似的。《东阿日报》（Dong-A Daily Newspaper）在1971年的新年版中，这样论述道：如果说，韩国战争代表着1950年代的韩国，1960年4月19日的学生革命代表着1960年代的韩国，<sup>8</sup>那么，全泰壹的死亡，则构成了1970年代韩国最具象征意味的事件。在11月13日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新闻界曾对劳工问题持一种含糊的立场；随着劳工、学生和宗教人士抗议的增长，新闻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开始揭露糟糕的劳动状况，批评政府的劳工政策，并提出改革劳动法规的要求。

“直到今天，工人仍然在经济增长的名义下，屈从于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显然，这样的政策现在是令人质疑的。没有必要再重演全泰壹的悲剧事件了。今天韩国劳工的劳动条件普遍恶劣，这已经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工伤事件和工人的不满情绪中。我们迫切需要另一种劳工政策。在保证自主的劳工运动方面，人们很难说劳工部扮演着一个好的角色；有时候，它似乎正好扮演着相反的角色（《韩国日报》，1970年12月15日）。

11月21日，在全泰壹去世一周之后，新民党（New People's Party）总统候选人金大中针对全泰壹之死发表了一次公开讲话，<sup>9</sup>他宣称：“我们对现有政权的敌视劳工的政策，深表遗憾。”他还宣布，新民党将把全泰壹之死，纳入到该党的政治议程中去，从而使其正式成为韩国政治的组成部分。

---

<sup>8</sup> 1945年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但是形成国土分裂状况。1948年在南韩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首任总统李承晚具有卓越的政治见识，并获得国民信任，但是趋向于权威主义政治而走上长期独裁之路。李承晚政府任意修改宪法、在选举时做出舞弊或非法行为等，呈现出许多政治弊端，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的蔓延导致民不聊生。因此，韩国学生与民众为争取民主、促进社会变革而掀起了4.19革命。4.19革命结束了韩国政府成立以来，李承晚和自由党长达12年的长期执政。——译者注。

<sup>9</sup> 金大中最终成为韩国总统（1998-2003）。

1971年1月23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将“实现全泰壹的精神”列为其党纲的第七款。他对该条款的说明是：落实劳动法，给予工人运动以自由，修正《劳工基准法》中的各项漏洞；同时，赋予各级劳工委员会以权力和权利。在1971年1月27日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共和党（the Republican Party）的总统候选人，也提议将劳工问题列为其第七条党纲的要目：“首先，要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其次，要努力实现经济繁荣，同时，还要逐步解决工人福利和劳动条件等重要问题。”从中看出我们可以：全泰壹的去世，对总统选举前的韩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上述政党的党纲中，劳工问题仅仅作为第十二款的一部分出现，而1970年的党纲，甚至没有提及劳工问题。而现在，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党纲的第七条款。

### （三）

这也是从1970年冬到1971年春，全泰壹这一具有非同寻常影响力的名字，被新闻界、政治家、宗教领导人、劳工和学生所频繁使用的原因所在。有些人寄钱到泰壹家中。数家劳工组织募集资金，目的是为泰壹塑像和立碑。一些慈善人士提议，要建造一家全泰壹纪念中心。年轻人则在追悼全泰壹，出版他的日记，并将其分发到其他劳工的手中。

随着朴正熙1971年10月颁布戒严令，以及同年12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受全泰壹的死亡和1971年总统选举的鼓舞而兴起的劳工运动，进入了一个沉寂期。接下来实行的《国家特别安全法》，则剥夺了工人抗争的主要武器——进行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权力。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导致全泰壹受苦受难的条件再次出现。他在身体燃烧中所发出的控诉——“我们不是机器”，再一次被窒息在沉默的坚壁背后。许多发出泰壹的声音的年轻学生，被大学开除了。各种学生组织被解散了；当局加强了对劳工出版机构和教会的限制和镇压。位于服装业工会崇野分部（the Chonggye）的全泰壹的照片，也被当局没收了（泰壹去世后，李小善和工友们经过英勇的努力，成立了该工会分部）。

众所周知，此后发生了许多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壹的声音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了。蒙受镇压历史的人们，已经忘却了泰壹的理想，失去了自身的力量。现在，似乎全泰壹已经消失在漫长的沉默之中了。人们不再愿意谈论泰壹，因为关于他的记忆，

已经褪色。

但是，全泰壹真的死去了吗？他的理想只是一个幻想吗？他的斗争失败了并且结束了吗？不！恰恰相反，泰壹并未死去，他的理想并非幻想。他的斗争不但没有结束，相反，还将继续下去。

全泰壹的理想是一个关于人权的宣言：“尽管存在着不公正的权力，它压迫并摧毁着人类；但我们将永远是人，而不是奴隶。”全泰壹用自己的牺牲，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胜利的纪念碑。这也是为什么只要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着，全泰壹的精神便会永远存在的原因所在。他的斗争将继续，直到迫害和剥削人类的具有压迫性质的强权力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为止。

看！这便是泰壹向我们作出的承诺：

“朋友们，不要忘记我，因为这一刻我和你同在！哪怕是电闪雷鸣落到我虚弱的身体上，哪怕是天塌下来压在我身上，珍藏在你们记忆中的我，一点都不会害怕。然而，即便是我怀有一点点的恐惧，我将永远舍弃那样的一个自我。你知道，我是你们这一整体的一部分。我会竭尽全力，一遍遍地推动那块巨石，并将剩下的工作交给你们。

我暂时离开，休息一会。

我将抵达那超越生命的彼岸，我希望在那里，没有人会被富人的权力或武力所威胁。

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将继续推动这块巨石，直到抵达目的地，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

即便是这一死后的世界驱逐我，只要有可能，我仍会将这块巨石推向目的地（摘自全泰壹的遗言）。

#### （四）

今天，全泰壹的精神存在于什么地方呢？

泰壹活在他母亲的心中。自从儿子去世后，泰壹的母亲就站在劳工运动的前线，用自己脆弱的身体，和压迫的力量作战。她同样应该被载入史册。全泰壹活在不断增长的草根群体的呼吸、泪水和死亡之中；他活在所有那些仍在为生存而斗争、为打造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的劳工们的心中；全泰壹活在那些准备为了争取一个没有腐败、贫困和压迫的更加美好的明天而战斗的年轻学生们心中；泰壹的精神，活在所有年轻人的努力之中——他们为了创造一个关于自由、公正、真理的新的历史，以及统一的韩国的和平而努力着。

最后，泰壹的精神活在你的心中。即便是本书仅仅表达出了泰壹思想体系的一小部分，它都将触动你的心灵并提醒你：“不要让我白白死去！”

赵永来

1976年夏

## 第一章 童年

(背景照片待插入)

(插页：底图为全泰壹的身影)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肠一直都这么软；每当自己看到一个悲惨的可怜人时，内心都会难过，并且整天感到心情压抑。我想，这是因为我太清楚：彻底的贫困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选自全泰壹的作品

如果你沉溺于对自己以往的不幸的抱怨中，那么，这一段不幸的过去，将永远困扰你的生活。

——选自全泰壹的日记，1969年12月31日



## 1、在贫民区

1962年夏季的某个下午，全泰壹漫无目的地走在釜山市的大街上。天气极为炎热，没有人关心他将往哪里去。对于自己当时的境况，泰壹这样描写道：

强烈的阳光，似乎要烤干地球上所有的东西。一个饥饿的十四岁男孩，拖着脚步朝永东桥（Youngdo Bridge）方向走去，他曾经住在那里。男孩偶尔在位于库吉市场（Kukje Market）的商店橱窗下的阴凉处逗留，试图躲避灼人的热浪。这位男孩没有一丝的抱怨，他只是问自己：“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如此开心？为什么我总是如此的饥饿，为什么我总是感到如此悲惨和不开心，穿着布满破洞的鞋子和褴褛的衣衫？”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位男孩的问题。

这便是全泰壹的童年，这便是他对自己短促一生的记录。

他总是饥肠辘辘，身心疲惫。由于没有钱，他不能实现上大学的梦想；他的一生，始终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他终生都被有钱人蔑视。所有这些，以及其它无尽的苦难，伴随着他二十多年的生命——他的一生充满了剥削、侮辱和失望。

1948年8月26日，全泰壹出生于大邱市。当时，韩国刚刚从日本的统治下获得解放；并且，立即再一次卷入到超级大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喧嚣争战之中。

泰壹的父亲全三松（Chun Sang-soo）是一家服装厂的缝纫工。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在家办了一个拥有两台缝纫机的私人小店。在小规模的服装产业中，这种生意严重依赖于供需，取决于交易的投机性质。在经历了生意上的一再失败后，全三松染上了酗酒和打骂家人的习惯。每次生意失败了，他都会变卖家里的所有物件（从家里值钱的东西到日用的家什等），来偿还债务。之后，他会抛下贫困的家人，远走他乡，干些临时的体力劳动，以便赚得足够的钱，购置一台或更多的缝纫机。然后，他会回到家乡和家人身边；而一旦流年不利，他就又求助于酗酒，这便是他凄凉的生活。

全泰壹的母亲李小善身体虚弱，但头脑聪明，意志坚强。李小善的父亲，曾在反抗日本的独立运动中战斗，后来，他被日本警察逮捕，并在小善所在村庄的山林里被处决。李小善三岁时，她的母亲再度结婚。从那时起，小善便要经历与继父一起生活的不幸，以及农场工作的辛苦劳作。在结婚之前，她还被拉到日本做“奴工”（日语

意为“苦工”），过着强迫劳动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韩国从日本统治下获得了解放。李小善回到家乡，并与全三松结婚。从那时起，她便不得不为了家庭的生活，背着柳条筐挨门挨户卖东西；有时，甚至要哀求别人购买东西。由于经历过继父的家庭虐待，李小善痛恨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每当警察来了，将租客驱逐出他们的临时住所，或是驱逐小贩时，小善都会站在和警察斗争的第一线。她还因此而被一家警所拘留了三天。李小善不仅是一个让人钦佩的女性，她还是一位极严格的妈妈。为了正确抚养自己的孩子们，她开始将他们带到教堂去。全泰壹受到母亲很大的影响；泰壹去世时，他的家人说：“是李小善害死她的儿子。”

全泰壹的出生地南韩，是得到各自背后的超级大国支持的左翼与右翼分子们，进行意识形态争战的战场。这极大地影响了韩国普通民众（minjung）的生活。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及韩国战争之后，政府当局促成的反共产主义的情绪，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穷人和被剥夺者所采取的任何集体行动，都被看成是对国家的威胁。尤其是劳工运动被等同于共产主义暴动，因此，会遭到当局的极力镇压。

全泰壹一无所有，并且没有接受什么正规教育；无疑，他是“普通民众的儿子”，被压迫者的儿子。

1954年，全泰壹六岁。那时，他的父亲贫困潦倒：他送到印染厂的布料，因为漫长的雨季而遭受到严重的损坏。那年夏天，泰壹的父亲拖家携口，来到首尔；他在茫然中，希望凭借自己的技能找到一份工作。只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才在首尔短暂逗留过一次。

当时，人们都涌向首尔：尤其是那些一无所有，只有凭自己的劳动力换取食物的人们。比如，失去自己土地的农民；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拒绝象父辈那样在土地上过着悲惨生活并老死的年轻人；不管什么工作都会干的强壮的年轻男性。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有着自己心酸的故事。他们涌向首尔，希望能够从富人和特权者那里，讨得一杯残羹剩炙。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首尔。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警方作出了努力，但首尔依然穷人剧增，大街小巷背后的犯罪变得越来越猖獗的原因。

这便是泰壹全家来到首尔时的情形。全泰壹有一个弟弟，名叫泰山（又名恒泰）；

一个妹妹，名叫顺玉。尽管全三松将全家带到首尔，但他并没有什么人可以求助。尽管他有做裁缝的经验，却在余下的两年时间里，几乎处于失业状态；他每天在和平市场和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附近游荡，干着各种临时性的工作。

只有失业者或有一个失业的父亲的人，才会明白这种生活的艰辛。他们过着的烦心日子，充满愤怒和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惧；其中，无可避免地充斥着全三松的重度酗酒、自我折磨、绝望、夫妇间的打骂、父子间的矛盾，以及令人窒息的绝望情绪。

在泰壹的父亲寻找工作时，他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名叫永穆重友的大桥（Yomchonkyo Bridge）下，住在了三个月。他们挨家挨户乞讨，勉强糊口。有一天晚上，醉醺醺的全三松回来了，他丢给妻子小善三千韩元，说道：“几个月以后，我会回来为你们买一间棚屋。在我回来以前，照顾好你自己。”之后，他便再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依靠丈夫给的钱，李小善开始在大街上卖菜。她制作了红豆汤（一种稻米做成的食品）以及甜米糕，穿梭于中心市场、南大门（Namdæmun South Gate）集市的地下通道以及米亚蕊（Mia-ri）“红灯区”之间叫卖；同时，还得躲着警察和市场保安人员。每天，她都一分一毫地辛苦攒钱。两年后，加上丈夫偶尔的经济贡献，她攒足了买一间棚屋和缝纫机的钱。1956年，李小善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取名泰永。

这样一来，泰壹的父亲得以依靠现在拥有的缝纫机赚钱。八岁的泰壹，进入南大门小学（Namdæmun Elementary School）读书，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短暂的学生生活。泰壹的父亲一旦有了份稳定的工作，他就完全戒了酒，极其勤奋地工作。他的裁缝技能，意味着他能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购置一间木板做成的棚屋，并且在南大门市场的泰都商店（Taedo store）的二层，开一家小店。

然而，幸福之门并未向这个不幸的家庭敞开。在1960年4月19日发生学生革命前不久，全三松通过一位经纪人，获得了一份为数千名学生加工制服的合同。在妻子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任务，并交付了制服。此后爆发了学生革命，那位经纪人卷款潜逃。全三松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由于不能忍受债权人的讨债压力，他将自己的小店和缝纫机转让给他们，并卖掉自己的棚屋还债，变得身无分文。一些朋友和此前的一些商业组织，对他的情况表示同情，给了他一间位于梨泰文（Itaewon）一个小山

顶上的小屋作为居所。然而，失望的全三松，再次过上严重酗酒、摧残自己身体的日子。他的妻子深受这一事件的打击，以至于患上了精神疾病。

## 2、离家：劳动与艰辛

那一年，泰壹通过了转学考试，转到另一所学校。在南大门小学的众多申请者中，他是唯一转学成功的学生。与此同时，随着小妹素玉（Soon-duk）的出生，他的家庭成员数量增加到六人。家庭成员的数量之所以是六人而不是七人，是因为就在素玉出生的那天，三岁的泰永不幸死于麻疹。此时，泰壹一家收入甚微；并且，他的母亲仍然处于病重之中。

泰壹饿饭的日子要多于真正有饭吃的日子。同样，他母亲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有一天，泰壹在放学的路上，看到一个男孩在卖报；于是，他决定自己也要卖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别的男孩能够卖报，我为什么不能呢？”那时，他才12岁。

放学后，泰壹开始卖报。不过，这项工作不仅极为辛苦，得到的收入也很微薄，甚至连给家人买点食品都不够。因为卖报的原因，他落下很多课程，最终不得不在他读小学第四年的第一个学期辍学。

不久之后，泰壹全家被从梨泰文的棚屋中驱逐出来，不得不转移到位于永都东河边的一个棚户村。在最初的几天时间里，他们不得不睡在别人的帐篷之间；但最后，他们收集到足够多的尼龙布和木板，搭建了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临时帐篷。这时候，不仅泰壹父亲的酗酒习惯愈加恶劣，他还常常与自己的妻子吵架，之后，便离家出走，数天不归。李小善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但她总在为家人的生活担心。她用泰壹卖报挣来的钱，买来很多旧瓶子，把它们擦干净，并重新卖回到重阳里市场（Chongnyangni Market）。

她努力用赚来的那点钱，买来大麦和盐巴；但除此之外，她没有余钱买别的任何东西。于是，她便在半夜走到河流的下游，捡拾发霉的蔬菜，清洗、腌制这些蔬菜并在市场上出售。她将卖剩的东西，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很喜欢吃这些东西。不过，不久她便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她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由于严重的胸痛而行走不便，她几乎成为一具“行尸走肉（a living corpse）。”

因此，泰壹不得不支撑着整个家庭。他和自己的弟弟（比他小两岁），在都文镇（Downtown）东门市场（East Gate）卖三脚架。<sup>10</sup>他们还出各自售厨房用具，如刷子、长柄勺、拖把和烤架。他们即便有点利润，也是极其微薄的。不久之后，他们决定用东门市场的废旧材料来自己制作三脚架，这意味着更多的利润。为了制作三脚架，兄弟俩在永都东的田野里呆到很晚。全泰壹的日记这样记述道：

因为营养不良而瘦得“皮包骨头”的兄弟俩，整个漫长的夏天都背着他们装有三脚架、刷子和长柄勺的箱子，穿梭于各个市场和附近的大街小巷中。这是他们克服自己艰难的生活境况和帮助病中的母亲和父亲的唯一方式；他们都放弃了过上正常生活的希望。

由于所挣甚少，他们几乎买不起家人所需的食物。很多时候，泰壹不得不将他本应交给批发商的钱，用来给家人买食物。他不能将这告诉任何人；随着欠的债越来越多，他的担心也与日俱增。

大约在1961年5月16日的军事政变时期，<sup>11</sup>在不得不上交欠款的前一天，全泰壹将自己所有的货品装进一个箱子，并将其存放在东大门市场（Dongdaemun Market）。然后，他往南方走去。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出走。

我可怜的母亲。她甚至没有正儿八经的食物可吃。她吃的只有煮熟的大麦和苦汤。哪怕是躺在象火炉一样炎热的棚屋中，她也不得不将一块很热的瓦片放在胃部，来缓解自己的胃痛；同时，她思念着自己贫穷的儿子们。我母亲几乎是在勉强度日。

泰壹感觉到：与其看着自己的母亲在此后的一天被愤怒的批发商所惊扰，还不如自己离家出走。

在逃跑的第一天，他从永顿铺（Youngdungpo）步行到苏汶（Suwon），并在此后的晚上偷着上车，来到大邱市。他的叔叔住在那里。<sup>12</sup>叔叔以为泰壹不过是来看看自己，

---

<sup>10</sup> “三角架”是从韩文翻译为英文的正确译法。不过，人们更多将其称作“三角支架”。一般用它来在烹饪锅具和煤球间形成空气流通的空间，常用于烹饪和加热。全泰壹和自己的弟弟所做的“三脚架”，其原材料来自废旧包装箱上的钢带。

<sup>11</sup> 1961年5月16日，陆军少壮派军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戒严令，并掌握了政权。在发动军事政变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朴正熙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恢复民主选举。1963年，朴正熙顺利赢得大选，成为韩国第五任总统。此后，朴正熙的军政府开始了长达18年之久的独裁统治。——译者注。

<sup>12</sup> 从永顿铺（Youngdungpo）到苏汶（Suwon）的直线距离是近30公里，从苏汶到大邱市的直线距离为近220公里。

便让他住了几天，然后给了些旅费让他回去。因为无路可走，泰壹决定回到首尔。

回到首尔后，泰壹不敢回家。他不光是害怕见到那位批发商，更多的是害怕见到自己暴怒的父亲。在城中游荡好几天后，他当了一个擦鞋的孩子。他这样写道：“如果我带一些钱回家，父亲就不会那么生气了。”一开始，他试图卖报，但他发现：哪怕是在晚上，警察都不会搭理那些擦鞋的男孩们。于是，他转而决定擦鞋。这种生活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

尽管他对这座城市很熟悉，他却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更糟糕的是，他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人，即便是他们也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他不得不为了睡觉的地方和一日三餐而担忧。他还常常遭到恶棍的暴打，引起警察的注意。整整一年，他都在南大门地区（Namdæmun）与自己的擦鞋箱为伍。他仍然身无分文。1962年夏天，在离家一年之后，泰壹离开首尔，前往釜山。

尽管自己拼命努力过上像样的日子，却不能如愿以偿。相反，我身心疲惫。和在南大门结识的一位朋友一起，我回到了釜山。

但在釜山，除了永东岛屿（Youngdo Island）外，并没有谁欢迎他的到来。

我满怀希望地走着。但在永东岛，有谁等着我呢？我能撞上好运，在垃圾桶中找到一碗饭吗？即便是这样，我不得不离开。在眺望永东桥时，我好像看见了亲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脸庞。

这位十四岁的男孩，还到釜山探视旧日的邻居，他和自己的家人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他想以此来抚慰自己孤单而疲惫的心灵。

泰壹穿着一件别人丢弃的破烂的学生冬装。黑色的制服吸收了所有的热量，并加重了他的皮肤病；汗水则让情况更糟糕，这种不舒服让他的身体蜷曲，就像一个癫痫病患者那样。

泰壹穿越永东桥，转向防波堤：“我隐约希望在防波堤的那边，至少还有些蛤蚌、牡蛎什么的可以让自己吃上一顿。”

当他站在海里时，一阵咸风扫过他疲惫的身体。海水的鱼腥味，让他头脑眩晕。釜山附近的海洋，更像是城市的下水道；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对饥饿的泰壹来说，这片水域是他唯一的希望。

泰壹充血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件小东西，它飘荡在水面的浅浪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卷心菜茎，只有拳头大小。他马上跳进水中。但海水太深，卷心菜茎太远。他跳进水中时，脑海里满是恐惧和死亡的念头。由于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泰壹的身体特别虚弱。在一刹那间，他脑海里闪过了母亲的脸庞；随后，他便陷入到黑暗之中。

一位渔夫救了泰壹。他发现自己躺在沙滩上，被一群人围观。黄昏来临，天色渐晚，此时的泰壹睁开了眼睛。在好奇的人群中，有些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但他们现在也挪开了脚步。当这些人离去时，泰壹的身边留下这样一些东西：“一些十元的钞票和五元的硬币，顶部已经腐烂的卷心菜茎，不知是谁摆成一行的蚌壳，仍在滴水的黑色衬衫，膝部破裂的裤子，以及鞋底快要裂开黑色橡胶运动鞋。”

### 3、攀爬荆棘密布的栅栏

童年时，我们所有人都有攀越铁丝栅栏的经验，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中的许多人还将继续攀爬各种各样的栅栏。当试图挤过篱笆从别人的果园中摘取苹果时，我们都曾被荆棘划伤；我们还听说过这样的传言：一个孩子在试图爬过美国军事基地周边的栅栏时，遭到射击。他曾经品尝过军方给猪吃的食物，并且还想吃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这时意味着爬过荆棘密布的栅栏。

即便是我们被推挤着迈向铁网栅栏，一旦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大多数人会选择放弃。但也有一些人，会拒绝避开栅栏并选择攀越，原因仅仅在于：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这种铁丝网般的栅栏，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种社会秩序：一种规则，一种道德律令，一种警示性的标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还是一种压迫人的法律。某些人被各种铁丝网组成的栅栏包围，因为他们想要保护某种东西。他们会向那些试图攀越栅栏的人吐唾沫，践踏他们。那些从栅栏上跌落的人们，他们的脸部因痛苦而扭曲，并充满罪恶感。因此，为攀越那荆棘密布的栅栏而斗争，构成了迈向罪人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被从法律和秩序的领域中驱逐出去，并被迫成为一个被剥夺了良心和道德的野蛮人。

然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发现其人性的过程。这是一种通过个人力量要求属于自己生命的权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任何法律、秩序、道德或禁令所不能阻止的。这是一个人的意志和力量的体现；尽管在那道铁丝栅栏面前，这个人会显得卑微

可怜，但他（她）拒绝让自己的意识被别人所麻痹。

在和釜山本地的孩子们打架并丢失了自己的擦鞋箱之后，在差点淹死在海中之后，泰壹决定回到首尔。在爬过车站的的栅栏后，他没有付任何车费就回到了首尔。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生动地描写道：

是的，我必须回去。我必须尽快回去。即便是死，我也得死在首尔。对我来说，首尔是个更好的地方。我要坐上最早的火车。现在，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但是，自己身上什么时候有过钱呢？

于是，我决定在位于釜山火车站背后的船坞边的一家下水道建筑工地上的一根管道里过夜，这样我就能躲避晚上的霜冻，等凌晨四点的火车到达时，找一条通道偷偷溜进火车。

凌晨四点之前，我就被火车站周边的汽车和火车引擎的轰隆声吵醒了。播音喇叭通知前往首尔的旅客们上车。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好像它们也早早醒来了一样。最后，我爬过了铁丝栅栏。

我爬上了火车靠近尾部的第四节车厢。上车后，我看见了一个留着平头的男孩在上车，他小心地巡视着周边。看到我时，他马上就下了火车。我的样子看起来一定很吓人。事实上，你很可能会认为我病了。火车上象我和他这样的孩子越多，乘务人员就越可能驱逐我们。这也是为什么，对去首尔的我来说，这位男孩构成了一个障碍的原因。在走进车厢的隔间时，我看见两个拿着票据的检票员。我连想都没想，就钻到了座位底下。我心跳如鼓，只希望他们赶快走过去。一位坐在椅子上的老年妇女，用她的裙子遮掩住我。我被她的人道行为所感动。只有从母亲那里，我才获得过这种感动，尽管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但眼泪还是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在那一刻，我特别思念自己的母亲，想念我的兄弟姐妹们，我内心很难过。当我还沉浸在这些感情中时，火车的轰鸣声，将我再次带回到残酷的现实之中。

我想睡觉。火车上散布的垃圾，使地板发出一种难闻的味道。我怎么睡得着呢？于是，人们的嘈杂声将我吵醒，我本能地知道，自己到达目的地了。但让我沮丧的是，这次到达的地方并不是首尔，而是永中（Youngchon）。即使是从这里到大邱市，也还有32公里的距离。如果是在首尔，我还会想方设法向别人讨要十韩元一碗的菜汤，但



在永中，我该怎么办呢？

饥饿和失望让我变得无所畏惧。我想，即使检票员将我拖出去并把我揍一顿，那样也好，我至少能够在被捕后随便吃点什么东西。我勇敢地出口处走出车站。然而，我那小小的希望还是化作失望。检票员只是不耐烦地扫了我一眼，就将我推到一边，叫我出去。我看起来象个乞丐，我实际就是一个乞丐；一个甚至不值得被逮捕的人。

一个甚至不值得被捕的人。这一天天气炎热，泰壹想都没想，就躺在一个被废弃的乡村火车站的凳子上，等待前往大邱市的火车，这趟火车要几个小时之后才会发车。他用从火车上捡来的一个枕头当作毛巾。他不再感到饥饿，却感到极度的困意。在不知道睡了多久后，泰壹被一个孩子的哭喊声吵醒。在距离他四、五米远的地方，一位年轻女性面色黝黑而憔悴，正试图抚慰她的孩子。没一会，那位妇女放弃对孩子的抚慰，走出了候车室。在她坐过的地方，有一个剥了皮、颜色已经变成褐色的大苹果。泰壹很快起身，从板凳上跳下，快速抓住苹果，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当他站起身时，发现地上有一捆一百元的纸币。他那时的感觉是：“我几乎停止了心跳。”

当我站立起来时，我几乎停止了心跳。就在我刚刚躺过的地方，有一卷纸币。不是一张一百韩元纸币，而是一捆卷着的纸币。我马上抓起钱，奔向火车站前的食品店。

除了那个苹果外，全泰壹已经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他跑进一家僻静的小饭馆，点了两盘年糕。他狼吞虎咽吃下它们，甚至没有停下来喝一点水。直到他沿着被太阳炙烤的铁轨行走时，他才想起那位丢钱的人。

在五点之前，我仍有大约两到三小时的时间。我应该找个地方洗澡。因为现在我有足够多的钱买票到大邱市，我要买个位子坐坐并欣赏外面的风景。我还有大约五百韩元和一些十元的零钱。想起那位丢钱的人，我心里很难受。我确信钱是那位和蔼的年轻妇女丢掉的。我感觉真的对不住她，她一定会急着到处寻找这些钱。我曾想过将这些钱还给她，但我真的不想那么做。要是我将钱还给她了，我就不知道会饿到什么时候了，我就不得不又开始逃票乘车了。

#### 4、在宗玉中学的日子里

泰壹用在永中车站捡到的钱，坐火车到了大邱市。他还用剩余的钱，买了一件新的衬衣、短裤和一双黑色的胶底运动鞋。尽管他叔叔的家就在附近，他还是先到了很

远的外婆那里。当泰壹在半夜时分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时，他的外婆泪流满面，将自己矮小的外孙抱在怀里。外婆这样安慰泰壹：“可怜的孩子。你在父母那里的命真苦。你这种年纪本来应该是上学的年龄，而不该像个流浪者那样在乡下游荡。过来，我明天会把你送到你父母那里去。你父母现在在大邱市了。”“什么？他们已经到了大邱市？”泰壹兴高采烈地问道。

直到此时，泰壹还在想：父亲会指示在大邱的叔叔，泰壹一旦露面，就要扣留住他。这也是他避免去叔叔家的原因。但当外婆告诉他家人的消息后，他特别高兴：

我生命中还有比现在更幸福的时刻吗？那一晚我几乎是一夜未眠，因为自己太兴奋了。但是，当我想起自己与他们的重逢，我生气的父亲和憔悴的母亲的面容，交替浮现在眼前，一些不好的念头，让我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但我必须见他们。我已经没有见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和父母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了。尽管我很害怕见到自己的父亲，我却深深地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他。

当泰壹走进家里时，他的父亲并没有责怪他；相反，他眼中噙着泪水，抚摸着自已儿子的脑袋。泰壹低头坐着，很久没有说话。在他母亲的眼中，和他当时穿街走巷卖三脚架时相比，泰壹似乎长大了许多了。那一夜，泰壹的母亲不停地抽泣。

回家之后，泰壹第一次过上了一段长时间的稳定生活。

在泰山的协助下，泰壹的父亲再次拥有了一台缝纫机并在家工作。他停止喝酒，回到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的角色。在泰壹离开的日子里，他母亲曾经因为担心儿子而面色枯槁；在泰壹回来后一个月左右，她的面色便得到了恢复。泰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感激所有这些事情：“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家人”。在帮助父亲的日子里，他的缝纫技术一天天变得好起来。

1962年的秋天和冬天过去了。1963年，泰壹15岁了。他整天都帮助自己的父亲从事缝纫工作。随着漫长而沉闷的冬季的过去，雪开始融化，泰壹珍藏已久的一个梦想就要实现了。一天，在拜访叔叔之后，泰壹的母亲提议让他去上学。他在日记中这样欣喜若狂地写道：“我是如此高兴，可以说是欢欣雀跃”。1963年5月，在第一学期开始后的第二个月，泰壹在宗玉市民中学（Chong-ok Citizens' High School）注册入学，这家中学是大邱市蒙都小学（Myongduk Elementary School）的一家附属学校。它

专门为那些因各种原因而不能升入中学的学生而设。

在一些人看来，宗玉中学甚至根本算不上一所真正的学校，或者将其看成是一所烂学校，只有那些人生中没有机会成功的可怜人，才会上这样的学校。但泰壹在此后，却追忆着在宗玉的那不到一年的短暂上学时光，认为“那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

宗玉市民中学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夜校。来自一家名叫[庆北师范学院 \(Kyongbuk Teacher's College\)](#) 的年轻或年长的教师们，在这所只有三个年级的中学任教。泰壹发现，自己的学习很难跟得上，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小学第四年的中途便辍学，还因为当他开始在宗玉中学上学时，已经是该学期的第二个月了。在同伴们玩耍时，泰壹不得不学习英语单词和数学方程式。每当在家有空余的时间时，他都不得不帮助父亲从事缝纫工作。这是一段漫长的艰难岁月。但对泰壹而言，这也是他生命中最为幸福和最有收获的日子。他日记中的以下段落，表明他是何等地享受和珍惜在宗玉中学的那些难以忘怀的日子中的分分秒秒：

因为我没有英语和数学基础，对我来说，要想理解这两门学科的课程是极其困难的。不过，其它所有的课程都很有趣，50分钟的课堂好像太短了。我真的感觉到，好像时间仅仅为我而存在。

我在自己班里很受欢迎。尽管我并没有从小学毕业，我至少在首尔上过学，并且，我很聪明。我们的班长是一名模范学生，白天在一家铸铁厂工作。副班长是一位名叫[金叶玉 \(Kim Yae-ok\)](#) 的漂亮女孩，她的成绩总是我们班的第一名或第二名；我喜欢她。我很努力、很努力地学习，后来，由于我们的班长不再来学校上课，老师就任命我当班长。

我没有时间休息，因为一天的安排就象机器一样。我早晨六点起床，之后和同班同学[杰竹 \(Jae-chul\)](#) 在[文三浦 \(Won-sup\)](#) 家那里碰头，我们三人会背着沙袋和哑铃沿着飞机跑道练习长跑。<sup>13</sup>跑完步以后，我会回家吃早饭；然后，帮助父亲在缝纫机边干活，与此同时，背着贴在墙上的单词。很多时候，我都会吓一跳：因为我一边背单词，一边熨烫衣服，所以会不时被烫着。午饭后，我会工作到下午四点钟，然后离家去学校。从那一刻起，我便开始了自己一天中最为开心的时光。在第二学期的整整

---

<sup>13</sup> 这里的“飞机跑道”是大邱市民用机场的最初位置。当时已经停止使用。

一个月时间里，在早晨自己起来洗脸时，我的鼻子都会流血。我想，这只是因为自己太疲惫的缘故。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学校的运动比赛在庆北师范学院举行。我是如此兴奋，早上四点就起床做热身运动，我在厨房里焦急地来回走动。所有的参赛者都满怀希望与期待，等待着那一天，等待着比赛的开始。在等待长跑比赛的时候，我和一些来自其它学校的学生合影。最后，我在胸前戴上象征宗玉中学的钻石形标志，穿上我父亲亲手为缝制的跑步短裤。

我父亲为我们三个“火枪手”——杰竹、文三浦和我——缝制了三条同样的短裤，他说，我们必须赢。文三浦性情极其温和，除非有要紧的事情要说，不然他是不会开口的。作为朋友，他是好样的。杰竹则相反，他的性格很活泼。他唱歌和跳舞都很出色。蜷曲着自己瘦弱的身体，戴着从一位女孩那里借来的围巾，杰竹跳起曼波舞，<sup>14</sup>会把我们逗得笑出眼泪来。而我自己的个性，则在某种程度上介于他们两人之间，是一种混合性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点活跃。我的歌唱得不好，但我喜欢听别人唱。

泰壹的记忆持续着。不难想象：在经历过诸多漫长、凄惨、黯淡和饥饿的日子后，来到宗玉市民中学的他会感到何等的幸福。当他自己不过是一个擦鞋男孩的时候，他是多么羡慕那些背着书包上学的男孩女孩们：他多么向往学习所带来的满足感，向往希望中的更加灿烂的未来、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日子，向往如同被压抑的年轻人那样只是在蓝天下奔跑、呼叫，开心玩耍、感受心跳。在运动赛之后，泰壹写道：

雷鸣般的掌声和胜利的歌声在赛场上回响。我赢得了比赛，成为当天的英雄。秋日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曾经生活在黑暗中的我，感受到了活着的无边幸福，品尝到了只有人类才能够感受到的欢乐和爱。我要用我的全部身心，感谢造物主让我活着，让我能够向往明天。

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却让泰壹感谢造物主。宗玉中学并没有提供那些大多数人需要的东西：如金钱、好的生活、地位或权力。对泰壹而言，在宗玉中学的日子充满了疲劳。但他仍然为活着而感恩。因为这些日子，是他能够珍惜自己青春和友谊的日子，是他行使作为人的权利、去爱自己的同类的日子。

---

<sup>14</sup> 一种起源于加勒比地区的伦巴舞。——译者注。

在宗玉中学的那些日子里，泰壹有没有梦想过成功、一辆好车或是大房子？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那时，他已经十六岁了，但他从未忘却生活在黑暗中的艰难岁月，以及身边的那些仍旧生活在失望与不幸阴影中的人们。

“爱你的人类同伴”，这种感情既给予了泰壹如此多的欢乐，同时对他来说，这也意味着痛苦和悲伤。因为如果同伴生病了，那么，这也意味着他的痛苦。他这样写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肠一直都这么软；每当自己看到一个悲惨的可怜人时，内心都会难过，并且整天感到心情压抑。我想，这是因为我太清楚：彻底的贫困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甚至是在运动赛场，那很可能是他短暂生命中最为高兴的时刻，他都不能全身心地品味这种喜悦。他在想着其它的事情：

当我和其他运动员们吃着赞助商为我们准备的午餐时，我禁不住想：如果我仍在首尔游荡的话，情况会是怎样呢？无论如何，我必须完成自己的学业并回去帮助自己在首尔的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朋友们，他们正在大街上为了填饱自己的空肚子而为了五个韩元而乞讨，他们甚至准备为了艰难度日而抛弃自己的良知。

## 5、教育梦的破灭

从1970年代的某段时间开始，大学被人们戏称为“牛骨纪念碑”（[monuments of cow skeletons](#)）。大学之所以有这一名称，是因为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获得体面的教育，农民们几乎要劳作到死。并且，为了省钱，他们甚至在生病时也不去看医生。他们会借贷卖牛，最后卖掉自己的土地，而土地意味着他们的生计——目的是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我们很清楚这样的事实：一位母亲在失望中吞下老鼠药，因为她无力省下足够多的钱支付孩子的学费，无数的父母心怀焦虑，他们在听说自己的儿子被大学录取时，更多的是忧心忡忡而不是高兴。于是，为了送自己年轻的弟弟上学，很多年轻女性在工厂里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她们延迟自己的婚期，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

在我们所在的社会，缺乏体面的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尽的贫困和疾病，意味着卑微的劳作和终身的苦工。缺乏体面的教育，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未来的所有希

望，意味着过着非人的生活。那些不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将注定一生都感觉低人一等。当他们羡慕地看着那些有足够的特权穿着学生制服上学的同龄人时，你该如何描述这些小孩们的失望、遗憾和自卑呢？当无力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时，你该如何描述这些心碎的父母的伤心呢？

1963年，在上学不到一年后，泰壹的父亲命令他离开学校，回家帮助自己做工。对于一个全家动员从事缝纫工作的家庭而言，送泰壹上学的确构成了一个极大的负担。随着季节的变化，会有更多的商品订单，送泰壹上高中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更别说是送他上大学了。泰壹再次辍学回家，这是他父亲最大的遗憾。在泰壹回家三天之后，他父亲生气地大声说道：“你都十六岁了，却只上过一年的中学。你以为自己能凭借学习取得成功吗？你以为社会上的那些成为国会议员、政府部长的人，是靠教育吗？你必须得有钱。只要你有钱，哪怕你到了二十岁或三十岁，你都能读书。你这个笨蛋，扔掉自己宏伟的理想吧。”

确实，上学真的是一个宏伟的理想。在那样的环境下，泰壹学习的愿望或许是一个超出其家庭承受能力的梦想，因为他只是个无名小卒，却如此不顾一切地学习着。

作为一个知晓所在社会环境的冷酷现实的人，作为一个在其短暂生命中饱经艰辛的人，泰壹渴望通过教育来逃脱这样一条无法解除悲惨与苦难的生活道路。迄今为止，他的生活仅限于努力填饱自己饥饿的肚子，这使得他很少有余力去爱自己受难的同伴。他不得不为了避免自己被赶下火车，而不得已地赶走一个乞讨的孩子，不得不留下自己在火车站发现的钱而不是交还失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他生命中还可能会有什么希望或者满意可言呢？

当他父亲要求他离开学校的时候，泰壹眼中的世界坍塌了。

我感觉自己好像被抛进了深渊之中。我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但我更强烈的感受是：我宁愿去死，也不愿离开学校。尽管从我开始上学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如果夺走我学习的乐趣，我怎么能活下去呢？我是如此的沮丧和痛苦。我现在已经十六岁了，如果停止上学，那么，我将永远也不能重返校园了。

或许，这是泰壹第一次违背他父亲的命令。他继续上学，并且加倍努力地在家工作，始终默默地忍受着父亲的愤怒与不满。泰壹的母亲支持他，这样一来，她的丈

夫便又多了一个酩酊大醉的借口。家里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泪水、矛盾和打骂的战场。

但是，泰壹不想屈服。他痛苦地决定：他继续学习的唯一办法，是再次离家出走。

我没有选择，只有做出这个痛苦而艰难的决定。不错，我必须离家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继续上学的话，那么，我的家庭将解体，而我宁愿去死也不愿放弃学习。

他决定通过位于首尔的学校来完成自己的计划。他将带着自己年轻的弟弟泰山，将他也送到学校去。在首尔这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要想养活自己都不容易，更别说是两个人了；但是，泰壹太孤注一掷了，以至于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些困难。他沉迷在这样的念头中：如果自己错过了这次机会，那么，他就永远逃不出去了。在计划中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后，泰壹决心拿走一些父亲做的夹克衫，离家出走。

一个冬季的夜晚，冰冷的寒风吹打着他们家的纸窗，此时，泰壹的父母都外出了。泰壹便拉着自己弟弟的手，溜出了屋子。他们携带的，有一条小毯子，以及泰壹父亲做好的八条成人尺寸的羊毛夹克衫。

兄弟俩迅速来到汽车站，选择了一条并不拥挤的线路，坐上本地公汽抵达[快线终点站 \(the express terminal\)](#)。在那里，他们坐上了去大邱市的汽车。他们并没有乘坐去大邱市的火车，以免被父亲抓住。抵达大邱市时，泰壹松了口气，因为他们现在安全了。但在等待去首尔的火车的那几个小时里，泰壹被这样的念头所折磨：那就是母亲会落在野蛮的父亲手中。

我最担心的是我母亲。我一想起留下她每天为我们担惊受怕，一想起父亲会如何比以前更厉害地责骂她时，眼泪就顺着脸颊流下来。当我想到自己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悲伤的事情时，我哭泣得越来越厉害。同时，我也感觉对不起我的小弟。现在，他完全要依靠我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自己要坚强些，并开始考虑自己在首尔的新生活。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学习的梦想被自己的软弱所毁灭。

兄弟俩乘坐夜间火车，于次日抵达首尔的[永善火车站 \(Yongsan Station\)](#)。

## 6、在首尔遭遇挫折

这是一场绝望的斗争：这是一个16岁的男孩，为了将自己从无止境的贫困的残酷现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

但是，真实的世界过于严酷，泰壹过于无力。因此，现实轻易地、残忍地将兄弟

俩抛进了社会的底层。

凌晨五点，当他们从永善火车站下车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酷寒，这增添了他们的恐惧之情。趁着其中一位店员在店外招呼顾客的时机，他们挤进了一家面馆。在吃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后，疲劳和困意席卷了他们，哥俩几乎就在煤炭炉前睡着了。在黎明时分，他们离开这家面馆，乘车前往东大门（Dongdaemun）。他们希望用出售偷来的夹克衫的钱，来找地方做点小生意。

但是，通常他们父母能够以1200韩元每件售出的夹克衫，他们却只能卖700韩元每件；八件夹克衫总共买了5600韩元。靠这点钱，他们没法住进一个房间。在考虑了一会后，他们购买了十二个装苹果的纸板箱，并将其搭建成一个仅仅比狗窝稍大的盒子，这样他们就能够躺下睡觉了。他们把箱子堆在位于帕戈达公园（Pagoda Park）后面的拉克文市场（Nakwon Market）的墙角下。

泰壹告诉自己的小弟要看好箱子，然后离开并在城市中寻找工作。他找了一整天，却一无所获。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来。他年轻的弟弟在寒冷中哆嗦了一整天，眼泪汪汪地对他说：“这里所有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那些小孩也整天捉弄我。明天，我要和你在一起。”自己也经历了悲惨的一天的泰壹，紧紧抱着自己的弟弟，泪流满面。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冬季的太阳落得太早，冰冷的北风吹着我们冻僵的脸庞。我抱着自己年轻的弟弟，默默抽泣，因为我感到十分孤单，并为自己在父母那里所做的事情而内疚。弟弟看到我哭了，也呜呜大哭起来。

哭累了之后，兄弟俩爬进早晨搭建的盒子里面，并肩躺在一起，并用毯子搭在身上。由于疲劳，他们很快便睡着了。泰壹醒来，他发觉有人在使劲摇晃他们的盒子。他爬出来，发现是一个守夜人。看到从满街的纸板箱中突然冒出了一个男孩，这位守夜人似乎有点吃惊。在明白了怎么回事以后，他叫嚷道：“喂！你们在这里干吗？你们无家可归了吗？”“是的，先生。”泰壹回答道。“你们无家可归？你们之前住在哪里？”哥俩没有回答。“你们从乡下来？”“是的，我从大邱市来。”“什么？你们的父母不在大邱市吗？”没有等孩子们回答，他又问道：“你们从家里逃出来了，是吗？”“不，我没有。”泰壹说道，“我和弟弟一起出来学习。”“那你的弟弟



在盒子里面？”“是的，我对你说的话，都是真的。看，这是我的课本和学生制服。”

“好了。”那位守夜人坚决地说道：“你们不能呆在这里，明天你们必须另找一个地方。你们必须搬走。在这里，你们会被汽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撞着，那样的话，就是你们自己的过错了”。

泰壹的弟弟此时也被吵醒，他偷偷听着哥哥和守夜人的谈话，变得害怕起来。守夜人离开后，泰山恳求自己的哥哥把他带回家。泰壹安慰着弟弟，却不能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慌与担忧。

在这样一个寒冷的世界里，我们没有地方可住，没有工作，身边的钱也不多。我心中充满恐惧和忧虑，父亲严厉的面孔和母亲悲伤的脸庞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此刻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十分后悔，宁愿自己直接就安静地死掉。

次日早晨，泰壹把纸板箱存放在货运仓库，和弟弟一起朝南大门集市(Namdaemun)方向走去。他们吃了一碗稀粥，并用剩余的钱买了一个擦鞋箱，以及鞋刷、擦光剂和其它杂七杂八的小物件。

泰壹决定让泰山卖报。在下午的报纸到来之前，他会带着泰山到处转转，向他让展示如何擦鞋；两个人一个卖报，一个擦鞋。到了夜晚，哥俩会在货运仓库那边碰头并收拾他们的纸板箱子。

泰壹背着自己的鞋箱走向大街，他更多的时间是用在躲避其他那些擦鞋的孩子，而不是用在真正的擦鞋上。就像农场里存在“他的土地”和“你的土地”、海洋上存在着“他的渔场”和“你的渔场”的区分一样，在擦鞋这一行当里，也存在着“他的地盘”和“我的地盘”的区别。一些地方，比如热闹的咖啡店，或者是临近高层建筑的地方，被擦鞋的“帮派”用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租赁下来了。尽管这样的权利，并未写入这个国家的宪法之中，这一法律却比其它法律被要求得到更严格的遵循。背着自己擦鞋箱的泰壹在每个地方都会遭到驱赶，他的擦鞋刷也被那些宣称拥有这些区域的人没收了。到一整天结束的时候，他仅仅挣到三十韩元。

当泰壹回到仓库的时候，弟弟已经坐在那里，在寒冷中颤抖着等他。他告诉泰壹，自己只卖出了两份报纸，并且他不能够进入咖啡店卖报，因为其他卖报的男孩不要让进去。他建议，等所有其他卖报的男孩们离开后，他和泰壹一起回去接着卖报。

那一晚，泰壹和自己的弟弟将剩余的报纸在米多巴百货公司（Midopa Department Store）附近卖完。在泰壹走进咖啡店里卖报时，泰山会等在外面；或者，弟弟进去卖报，泰壹在外面等着。

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为了买完剩余的四份报纸。他们跑到首尔中心火车站。当他们到达时，一辆火车正好抵达。

当看到旅客潮水般涌来时，我年轻的弟弟停下脚步，将因为寒冷和疲惫而困乏的眼睛转向我，说道：“我们回家吧。我想念妈妈，昨天晚上太冷了，我根本不能睡觉。另外，我们今天甚至不能回到那里去睡觉了。”泰山的声音颤抖，请求的时候泪流满面。我失去了卖剩余报纸的动力；相反，我用嫉妒的眼神盯着这些乘客。当我想着这些的时候，天空下起了雪花。我能够理解：当年年轻的弟弟看到所有的孩子们都牵着妈妈的手并幸福地走着的时候，他内心一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拉着泰山的手臂，泰壹默默地走向南大门集市。雪下得很大；大片的雪花差点将因寒冷和疲劳而筋疲力尽的兄弟俩淹没。

泰壹不想让弟弟再次睡在装苹果的纸箱里，于是，他们来到了靠近南大门集市附近的自由影剧院（Freedom Cinema Theate）背后巷子中的一家招待所。第二天，泰山再次恳求哥哥回家。第一个晚上他们在苹果箱中度过，第二夜，在一家招待所里，他们和那些社会上的失败者及被社会抛弃的人们（drop-outs）一起在汗臭和跳蚤的骚扰中度过。在经历了这些之后，泰山完全失去了学习的激情，除了回家，他什么都不想了。泰壹也开始对自己曾经很坚定的决定，产生了怀疑。

要是小弟弟得了重病，并且我不能照顾他，该怎么办呢？这种念头让我感到绝望，迫使我马上做出决定。我是该回家呢，还是不该回家？

绝望。很显然，他不能呆在首尔。但回家，则意味着失去所有的关于学习的梦想。并且，那些黑暗的日子将再次继续。

泰壹不能下定自己的决心，他整天痛苦地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当黄昏来临的时候，尾随着他的泰山，“扑通”一声靠在南大门地下通道的墙壁上。在那一刻，泰壹从弟弟的眼神看出（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他便瘦了不少），他强烈希望自己能够带他回家。泰壹从自己弟弟的脸上，依稀看出了母亲的容貌，她因为两个儿子的失踪而极

度悲伤。

泰壹决定：自己别无选择，只有回家。

“我再也不能回到学校了。父亲即使不会揍我一顿，也会责骂我。不过，如果我回家了，至少，我能够减轻母亲的负担，让我年轻的弟弟幸福。这正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最后，泰壹做出了痛苦的决定——离开首尔。

在离家三天后的那个晚上，兄弟俩乘坐前往大邱的火车。因此，泰壹在首尔工作和上学的梦想破灭了。

## 7、寻找母亲

回到家之后，泰壹不得不经常忍受父亲的打骂。泰壹的父亲似乎将两个儿子的逃跑当成了一种刺激，他压抑着的怒火爆发了，饮酒的习惯也愈加严重。结果是他们开办的家庭服装生意遭到挫折，家人的境况每况愈下。每当原来学校的朋友们来和泰壹谈论学校的新鲜事时，或当泰壹跑进街上的那间旧教室时，他尤其感到苦恼。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形，泰壹的心里，都象悬着一个铅垂那样沉重。

那些女孩们在上学的路上会盯着我看，我会很快转过脸去，在羞耻中回家。

父亲现在每天都会喝醉，疲惫的母亲则担心着房租；她还被每天早晨拒绝上学小妹妹弄得心烦意乱，因为我们家没有钱付学费；我真害怕面对另一天的到来。

随着冬天最严酷的寒风的到来，季节发生了改变。泰壹全家人仍旧处于凛冽寒风的侵袭下，因为他们没有钱支付租金，最终被迫搬出了原来的住处。他们搬到靠近学校附近的一间本来为大邱市黎大东区域(Naedangdong)的聋子和盲人准备的、只有一个房间的篱笆小棚屋。泰壹的父亲不停喝酒，体弱多病的母亲则出去为了一家六口的生计而奔波。饥饿的孩子们在冰冷的房子里哆嗦着蜷成一团，就像燕子等待母燕回家那样，急切地期盼着妈妈的归来。他们的母亲疲惫地徘徊在冬雨中，在首门市场上(Seomoon Market)将旧衣服卖掉。由于她口袋里没有几千韩元来开始自己的小店，只能将其卖给别人。在一天结束时，她的钱包里只有七十到八十韩元的钱，为等待了一天的家人们购买食物。她一回到家，看见的将是空荡荡的房子和烂醉如泥的丈夫。为了筹集酒钱，全三松实际上已经卖光了家里所有的东西。

和许多深陷困境的男人一样，泰壹的父亲经常把自己的妻子当成出气筒。在很多情况下，他的这种挫败感会转化成对家人的暴力行为。有一天，正好是1964年的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泰壹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道：“泰壹和恒泰（泰山），只有你们两个能理解现在的局面。如果我出去了，你们两个至少不会饿死，因为你们的两个叔叔很可能会帮助你们的。我要出去工作，去做一名住家女佣人。我有些钱后，就会回来的。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不能在市场上赚钱，受不了看着你们挨饿的样子。要是我提前得到了报酬，我会寄钱给你们的。泰壹，在我回来之前，照顾好你的小弟弟，听爸爸的话。明白吗？”

她一边和自己的孩子们说话，一边看着他们最后一眼，同时抽泣着。很久以后，泰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感到自己的心都碎了。”

那天凌晨，雨水夹着雪花从天空落下。新年的第一早晨，本该是一家人高兴团聚的日子，但就在此时，母亲要和儿子永远说再见了。泰壹默默地流泪，因为他已经很大了，懂得母亲去别人家当一名女佣，意味着什么。<sup>15</sup>

第二天中午，当泰壹沉睡的父亲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走了；他不顾后果地捶打着自己的儿子，怪儿子没有早点把自己叫醒。泰壹此后回忆道，这一次父亲的痛打实际上让他有所解脱：

我为母亲的离家而极度悲伤，父亲的捶打让这种悲伤更加剧烈。但是，我却不想躲避他的痛打；相反，为了表示蔑视，我让他随心所欲地打我。尽管我被打得很疼，却感到被打能够抚慰自己心灵上的压力。

泰壹的父亲被泰壹的这种不反抗的姿态所激怒，他走到厨房将所有能够拿到手头的东西，都摔了个粉碎。第二天，他找来一位收废品的，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只留下了一条毯子。

农历年正月十五，泰壹到叔叔家去吃晚饭，并偷了一块手表。他用卖偷来的手表的钱，买票赶到首尔寻找自己的母亲。路上，他背着自己的小妹全素玉（sook-duk）。自从妈妈离去后的十五天时间里，素玉都在不停地哭泣。

---

<sup>15</sup> 在当时的韩国，当一名家庭佣人（住家女佣人）的名声，仅次于被迫当一名妓女所蒙受的巨大社会耻辱。

第一次去首尔时，泰壹至少还怀着读书的梦想；但这次，他离家出走，却是因为不能忍受家里的生活。

他发现：首尔和从前一样，既寒冷又残酷无情。他用身上的600韩元，买了火车票；并且，在到达首尔的第一天，他就花光了所有剩余的钱。

泰壹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找到妈妈，尽管他已经下定决心：在找到妈妈之前，决不离开首尔。

首尔的天气十分寒冷。背着素玉，泰壹一个饭店、一个饭店地寻找着自己的妈妈。当夜晚来临时，他的寻找便要让位于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如何填饱自己和小妹妹的肚子。让我们看看泰壹的日记，是怎么描述其后发生的故事的。

## 8、泰壹扔下自己的妹妹

（以下段落完全选自泰壹的日记）

在首尔的寒冷天气里，我们从早晨走到傍晚。素玉又冷又累，整天都睡在我的背上。我自己也疲惫不堪，每次她哭泣时，我都很生气。在游荡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在南大门水果批发市场（Namdæmun Wholesale Fruit Market）那里找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并在一位买花生的商贩的炉子旁呆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们被保安踢出市场，冒险赶往所谓的“钟表巷”，那里整天都有人卖衣服，凌晨则有人卖各种来自乡下的农产品。

“大哥，我饿了”。

由于希望填饱在背上摇着自己肩膀的小妹的肚子，我站着瞅着巷子里的一家卖炖豆汤的店铺。

“大哥，给我买一些豆汤吧，求求你了。”

几个卖花的妇女同情我们，并凑了些钱让我们买豆汤吃。看着自己的小妹狼吞虎咽地吃下豆汤，我一点都吃不下去。

我不得不停止寻找妈妈，因为现在更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打发一天的生计。在想了一会后，我开始卖报，目的是节约自己口袋中仅有的60韩元。现在的情形和几个月前我和恒泰在一起时没有什么不同。不，实际上，这次的情形比上次更加艰难，因为现在我不得不一边背着自己的小妹妹，一边卖报；或者，将她放在咖啡店外的过道边，

自己挨家挨户进去卖报。我内心绝望地喊着，“卖报，卖报。谁要一份报纸？”天啦！我疲惫而悲惨的生活，遭到那些“有钱人”的不屑。

由于有小妹妹在身边，我不能为了能多卖一份报纸而快步奔跑。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我才卖完所有的十份报纸，这时我们得赶往南大门市场，找一个地方睡觉。我们吃了一碗十韩元的汤面，之后便在烤花生的炉子边，度过漫长的冬夜。我睡在从水果市场那里弄来的一张稻草席上，小妹则睡在我的怀里。在次日凌晨，保安驱赶我们，我们就向首尔火车站后面的[中心市场 \(Central Market\)](#)走去。因为背部太疼，我甚至不能背自己年轻的妹妹。那个地区有很多餐馆。于是，在报纸到来之前，我寻找自己的妈妈。

在每家餐馆的门口，我都会问：“对不起，夫人，我在寻找一位最近从大邱市来做女佣人的妇女”。

“这里没有你说的那个人，可怜的孩子，问问其他人吧。”

我一定问了超过20到30家的餐馆，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失望，每次都是白问。在背着妹妹走进大酒店问询的时候，我更多地感到丢脸，因为一开始，他们会误以为我们是顾客，但很快就会明白我进来的真正原因，同时，投来同情或鄙夷的眼光。

到了我该出去卖报的时间了，但妹妹不愿意离开我的背。她哭喊着，体温很高。

“大哥，我头疼。我能在哪个地方睡下吗？我想睡。”

我知道，在小妹生病的时候，自己不太可能背着她到处走动去卖报。我以低于成本的10韩元处理了报纸。我脱下自己的学生制服并给素玉穿上。然后，我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天气是如此的寒冷，她一定是感冒了。我到南大门市场的一家药房，用我们最后的50韩元为妹妹买了些药。然后，我决定将她带到一个暖和的地方，这样她就能躺下来睡觉了。当地有一个叫[帕都和 \(Patdul-hwe\)](#)的寄宿旅社，这是一家为卖报的男孩们服务的旅社，它现在的位置被[新韩国宾馆 \(the New Korea Hotel\)](#)所占用。这家旅社好像是一家未经登记注册的旅社，花上30韩元，你可以在那里免费住宿一晚并吃上一顿饭。我不能在那里睡觉，因为它只接收那些属于帕都和这一帮派的卖报成员。

我将自己年轻的妹妹放在一个暖和的地方躺下，并将一床毯子盖在她的身上。她

很快就睡着了。由于身无分文，我便从统辖密多帕百货公司（the Midopa Department Store）周边一带卖报业务的一位负责人那里，弄了一些报纸卖。这一区域后来成为我卖报的地盘。现在，小妹能够在—个地方休息了，我也感到了更多的信心和乐观。

雪不停地下了好几天，由于缺乏卖报的经验，我并没有卖出多少份报纸。不久之后，因为不能赚到填饱肚子的钱，我和小妹妹不得不离开帕都和（Patdul-hwe）。在欠下负责我卖报的区域的那位人士280韩元之后，我们再次出现在寒冷的大街上。没有人收留我们；我们再一次被社会所拒斥。

最后，我决定将自己的妹妹放在位于布望东（Bulkwangdong）的”流动儿童之家”中。我到了警察局并向他们说明我们的困境。那里的警察告诉我，我应该自己带着妹妹，并补充说，他们不太可能收留她。即使是我和妹妹呆在一起，假如她生病了，我也不能买药给她吃。我们现在都很饥饿，作为权宜之计，我决定扔下妹妹，因为我知道“流动儿童之家”会收留她的。从前天晚上起，她就滴食未进。我将素玉带到位于西大门（Seodaemun）的红十字医院，把她放在医院大楼的前面。

“呆在这里，素玉。我会带些食物回来的。你哪里都不要去，等着我回来。知道吗？”尽管素玉有点被我带哭音的声音弄得茫然不知所措，她还是安静地点了点头，“快点回来，好吗？”她回答道，疑惑地看着我的脸。

在我转身离开那家红十字医院时，在将自己年轻的小妹扔在阳光充沛的墙南侧时，我该如何描述自己的心情呢？一想起太阳落山后，素玉在寒冷中步履蹒跚地踱步的样子，我心中就充满了悲痛。当我想起她叫我的声音时，泪水悄悄流过脸颊，让我很难迈出这一步。在我几乎到达光华门（the Kwanghwamun）十字路口时，我转过身去，跑向扔下素玉的地方。

“哦，素玉，原谅你可怕的哥哥吧。求求你呆在原来的地方，求求你了！”

我拼命地哭着，一路上跑着回到那家医院门口。我的妹妹被—群人围着。当自己跑到距离素玉几米远的地方时，害怕和内疚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大松—口气的是，她还在寒冷中站着。她—看到我，就跑过来，泪流满面。我抓住她，并朝着自己来时路跑，因为我想逃避人们投向我们的狐疑的目光。我—边哭着一边安慰妹妹，跑到了南大门市场。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妹妹，而呆在一起意味着在大街上挨饿。我决定救

救妹妹，哪怕这意味着兄妹之情的中断。或许，我可以让她被一个富裕人家收养？

当我到达市政厅（City Hall）的社会福利部门时，已经过了11点钟。我哀求一位职员，将素玉收留在他们的“流动儿童之家”里。但他告诉我，他无能为力；我应该将妹妹送到靠近埃斯托利亚宾馆（the Astoria Hotel）附近的社会福利部附属机构那里，同时告诉那里的人，我们是从社会福利部办公室过来的。不过，因为担心他们不会收留妹妹，抱着这样一种渺茫的希望，我先去了和平市场：或许，我能够在那里，遇见一位我父亲的朋友。

在围着和平市场白白转了整整一圈之后，我放弃了努力，决定用尽一切手段将素玉送到“流动儿童之家”去，不管这一过程如何地令人蒙羞。当我迈向永都东（Yongdudong）方向时（我们曾经住在那里），我决定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去寻找妈妈，因此，我来到宗先生（Mr. Chung）家里，他家很久以前曾经和我们邻近。当我们到达时，宗先生正在做缝纫活。那一夜，他们收留了我们。当天晚上，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睡在他们温暖的房间里；我感到一种被彻底打败的感觉，对自己充满厌恶感。

次日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连早饭都没有吃的素玉，来到靠近埃斯托利亚宾馆的社会福利部附属机构。在听说了我的悲惨故事后，他们责怪我，说我应该早点来，并告诉我有一趟市政厅公汽将在四点钟前往“流动儿童之家”。我对他们满怀感激，和素玉前往泰克中市场（Taehakchon Market）。为了给自己的妹妹最后买点东西吃，我卖掉了自己穿着的那套学生制服夹克衫。尽管我卖了三十韩元，我却没有流泪；我的泪水已经流干了。用这三十韩元，我为自己的妹妹买了一碗米饭，她很快就要和我分别了，之后我们就快步向河云东（Hoehyondong）走去。

在那家附属机构等待市政厅的公汽的时候，我对素玉说道：“我要去寻找妈妈，所以我会和你在明天晚上碰头。公汽会将你带到一个有吃有住的地方。你要向我保证，公汽来的时候，你不要哭闹”。

市政厅的公汽到了。在公汽上面有两个孤儿，他们是从街道上被收留上来的。我在市政厅那里下车，扔下自己年轻的妹妹，她一点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我或许再也见不到她了。我艰难地迈步前往南大门集市，此刻，我感到更加孤单，因为现在我是孤身一人，由于我甚至连一件夹克衫都没有，寒冷沁入到我整个的身体。



在度过了一个寒冷而悲惨的夜晚之后，我来到泰都（Daedo）百货公司，向一位卖香烟的妇女讲述了自己故事。她给予了帮助，让我穿上一些御寒的衣服。在对她百般感谢之后，用她给我的钱，我花七十韩元买了一件学生夹克衫，一百韩元卖了一个鞋盒，最后剩下一些可以买一碗热面条的钱。

一个人孤单地住在二十韩元每晚的寄宿房间里，想起自己可怜的妹妹在等待着我，我夜不能寐。

## 9、“搬运工”的工作

泰壹接受的正规教育很少，他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种被一些人用来阻挠他、让他没有立锥之地的坚硬的壁垒，该如何称呼“富人”对他的这种拒斥，以及被强权者所控制的这个社会。

但是，为了谴责并征服这种现象，泰壹需要首先认识这种现象。于是，他将其称之为“富裕环境”（the affluent environment）。

在16岁的时候，泰壹便知道了这样一个事实：首尔的这种“富裕环境”完全拒绝他和自己的妹妹。这一残酷的社会，曾经将他和妹妹分开。他曾扔下自己的妹妹，在“极度的内疚与恐惧中颤抖。”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

有多少个夜晚，他在痛苦中面对自己生命中注定要面对的这种现实？泰壹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他曾经为反抗父亲而离家出走；他曾给自己贫困的母亲带来如此多的悲伤；他偷去叔叔的手表，在首尔的大街上扔下年轻的妹妹；为了维持那令诅咒的生命，向他人乞讨。有时候，他如此憎恨自己的生命，以至于想要结束它。

不过，泰壹还是咬咬牙，下定了决心。

“我不会屈服于这让人诅咒的现实；我不能放弃。我不会被‘富裕环境’所产生的压力所压垮。”这是一个十六岁男孩的精神，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征服自己疲惫而失望的心灵。这也是一个纯粹的人，为了人道和人权而向残酷的现实进行斗争，这一现实不仅压制他、拒斥他，还从他那里夺走一切。

为了不被打败，他不得不战斗；并且，他不想被现实所击败，他准备战斗到死。在这时候简单地放弃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样一来，所有那些年的斗争，都将被白白地浪费掉。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妹妹素玉带回家并找到自己的母亲。母亲一定在首尔的某

个地方。母亲不得不照顾泰山和顺玉，并将他们留在大邱市，相信他们不会象自己那样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此外，他必须实现自己在宗玉（Chong-ok）中学读书时的梦想，那时，泰壹他对自己作出这样的承诺：有一天，他会为了被剥夺者的生活而奋斗。

因为，那是对他自己被剥夺的生活的唯一补偿，同时，也是对那种残酷地拒绝给予他任何做人尊严的“富裕环境”的唯一报复。

泰壹走到大街上，肩膀上扛着一个擦鞋箱。

当冰冷的风吹在脸上时，泰壹感到更多的是精神抖擞而不是寒冷。他将那些痛苦的想法抛到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现在的工作中去。由于仅仅靠擦鞋不足以谋生，他便在傍晚卖报，晚上拣香烟咀；<sup>16</sup>他在夏天买雪糕，在下雨天卖雨伞。有时候，他还干着“搬运工”（push man）的工作。这便是一位男孩在十六岁时的生活故事。

“搬运工”是干什么的呢？他的日记这样描绘道：

疲惫的双腿拖着自已筋疲力尽的身体，我走向一家盖着肮脏尼龙布的临街小吃店。店主送来不到一碗的由大麦和卷心菜（分量不足）组成的食物。我会加些热的辣椒粉，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我很饿，来不及品尝食物的味道。我的脸上和头上满是汗珠。在我用袖子擦脸的时候，袖子上会留下一道深色的污渍。

这顿饭花费了十五韩元。为了用这点食物来填饱自己的饥饿的肚子，我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

早上五点钟时，我会在寒冷的晨雾中自动醒来。我会从位于首尔中心火车站后面的菜市场的水泥地面上铺着的草席上爬起来，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开始另一天的辛苦工作。我找到的工作是做一名“搬运工”；这就是我的工作。一个在货运车后面（rear cart）搬运的人。如果将一辆货车的货物，从南大门集市全程搬运到首尔中心火车站，<sup>17</sup>我就能够赚三十韩元。

甚至是晚夏的晨雨，都不会让我16岁的身体感到凉意。到了东大门市场（Dongdaemun market）时，我浑身发热，背上肮脏的衬衣因为出汗而热气腾腾。汗水

---

<sup>16</sup> 由于当时的民众（minjung）极端贫困，首尔存在一个繁荣的“二手烟”市场。有人从街道上捡拾被丢弃的香烟咀，等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就按照重量卖给街上的小贩。小贩们会将这些香烟切条，重新将其卖给那些做手工卷烟的人。

<sup>17</sup> 这一距离，单程约两千米。

加上肮脏衬衣的味道，甚至连我自己都会皱眉。有时，我脏兮兮的灰色牙齿，连自己都会感到作呕。

我的鞋子并不般配，因为每只鞋子都是我从不同的商店中捡来的。不过，只要它们不漏水，我就知足了。

你相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吗？

连昆虫都比我们过得好。

所有那些拥有主人的狗，都比我们过得好。

这种悲惨的生活持续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但泰壹坚持着。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在那段日子里，他从来都没有落泪。

我从来都没有哭过，哪怕是仅仅为了生存而在德寿宫（Duksoo Palace）前擦鞋子、在傍晚卖报、在整个首尔捡拾烟头直到凌晨一两点、用一张稻草席子盖在身上并睡在德寿宫的德汉大门口（Daehan Gate）时候。

在深夜之际，通常是晚上11点钟的时候，我们会在首尔火车站的地下通道里，看到一些衣衫褴褛的人，他们靠着墙在打盹。在这些人苦难而削瘦的脸庞上，充满痛苦；从他们无精打采和失望的眼神中，我们能读出某种对所谓“富裕环境”的深深的愤怒，正是这种环境，把他们推向了社会的底层。

对这位十六岁的“马路天使”来说，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泰壹不得不在露宿在外，为了生存干着他能够干的各种工作。是什么原因，让仁慈的泰壹在这种完全不人道生活环境中无泪可流？让我们看看他在日记中的记述：

回忆过去。我想起一位妇女在靠近国家剧院（National Theatre）台球厅那里说过的话。

那时正在下雨。在听到有人声呼喊“雨伞”的声音后，仅仅是因为想要多卖出去一把雨伞，我一路跑到三楼。“这伞多少钱一把？”“35韩元一把，女士”。“什么？上次我30元就买了一把。”“30元还不够成本价，女士。”“别找理由了。你让我恶心。”“等等。这是一把旧雨伞。它都发霉了。”“不，不会的。我刚刚拿到这些伞。”“闭嘴。不要找借口。怪不得你成了一个肮脏的乞丐。”

是的。我生来就是一个乞丐。而你出生在一个傲慢的家庭，你生来就是傲慢的；

保持你的傲慢，往前走吧。这件事就象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

泰壹正在挑战那些身处“富裕环境”中的人们，他们认为：穷人应该为自己的贫困和悲惨生活负责。泰壹抗议他们的这种逻辑，他这样说道：“为什么我要应该为自己的贫困负责？我们都生来就是人，而不是生来就是富人或穷人。”此外，他还这样抨击那些践踏人性（humanity）的傲慢自大的家伙们：“保持你的傲慢，往前走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或者，泰壹的意思是说，当最后的时刻来临时，没有人能保持这种傲慢。

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泰壹并没有因为未曾接受正规教育而失去任何东西，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已经发育出一种对这种剥夺他的“富裕环境”的批判态度，以及征服这种现实的强烈愿望。

现实是最好的老师。泰壹是一个感谢自己的人；他在残酷的现实中斗争。他见证了现实的残酷；他在没有任何批判家或学者的帮助的条件下，从这种现实中学会了最多的东西，并因此保持着自己更多的人性（humanity）。

如果全泰壹不是这样一种人，他的斗争和自杀都将不会发生，我们今天也不会记住他。

## 10、和家人重逢

在泰壹、素玉和他们的母亲离家之后，留下泰山和父亲以及顺玉住在一起，但问题在于，泰山也受不了父亲的严厉惩罚而离家出走。无疑，他的目的地是自己年长的哥哥所在的首尔。在首尔，他和其他乞讨的孩子们厮混在一起，并在南大门区域一带讨饭。有一天，泰壹正在水果市场前面擦鞋，他看见泰山和其他两个孩子，拿着一个装食物的锡罐头盒正好从他身边走过。

这便是兄弟俩在首尔再次见面的情形。

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恒泰，恒泰。”我差点都说不出他的名字了。我们俩都泪流满面，抱在一起，不管别人是否在盯着我们。泪水让我们回想起父亲的打骂，让我们想起各自的社会处境。

重逢之后，兄弟俩扛着擦鞋箱，肩并肩走在首尔的街道上。然后在某一天，他们拜访了他们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孩子们称她为桑羽（Sang-ryul）妈妈；他们发现，自

己的母亲确实在首尔。那位妈妈告诉他们，李小善曾经到她这里来过一次，但并没有透露自己住在哪里。她许诺说，要是他们的母亲再次拜访的话，她一定将他们的情况告诉小善。从那一天开始，在母亲的这位朋友的帮助下，兄弟俩干起了跑腿的工作，并且在位于南山东（Namsandong）50号的一家没有执照的公寓寄宿下来。这一区域位于南山山脉（Namsan mountain）的中部，在今天的缆车索道的下面。在呆在寄宿旅馆的这段时间里，兄弟俩的主要工作是将水从山脚搬到旅馆，同时也做些其它的杂活，在干活的过程中，他们常常筋疲力尽。泰山不太会干擦鞋的活，因此，在泰壹上街干活的时间里，他会干掉大多数的杂活。

泰壹的母亲曾计划在首尔挣上五年的钱，但当她来到大邱火车站时候，却不能下定决心，是否该踏上去首尔的火车。

在她的脑海里，生动地浮现出孩子们的模样，他们现在应该已经醒来并寻找自己的妈妈；她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是回到家里，抱着孩子们一起大哭一场。

但她不能那样做。因为回去的话，意味着全家的挨饿，要不然，就是全家冻死在那一间泥巴砌成的棚屋中。不光填饱每个人的肚子是一个大问题，她的孩子们还在冰冷的房间里哆嗦，寒风从房间的裂隙中钻进来，他们没有取暖的柴火。就在几天前，家里的所有人在试图使用泰壹和泰山从工厂带回来的煤炭取暖时，差点窒息而死。

李小善冷静地下定决心，登上了去首尔的火车。当火车经过大邱市中心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心都要碎了，脑袋似乎要爆裂一般。

此时，人们吸烟的场景在她心中闪过。她想，如果有一支香烟可吸的话，自己应该也能从中舒缓自己的饥饿和痛苦。她从火车地板上捡起一根烟头，走到卫生间并锁上门，尝试她生命中的第一次吸烟。或许是因为她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的缘故，加之面临如此巨大的心理压力，在吸完那支烟之后，她失去了知觉。但那次的吸烟经历给予了她某种可以依赖的东西，从那一天开始，泰壹的母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当她需要镇静自己的头脑时，都会吸烟。

在抵达首尔后，小善通过一家职介机构，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靠近东大门（Dongdaemun）的一家名叫“都文”（Dowon）的餐馆当帮厨女工。每天晚上，她都会默默哭泣，思念自己的孩子们。她常常感觉到自己好像要失去意识，失去自己的心智

能力。在这家餐馆干到第五天的时候，她因为高度贫血而晕倒。在那位帮助她找到工作的中介人的帮助下，她被送到医院。十天后，她出院了，却没有钱支付医院的账单，只好为那家餐馆免费干了六个月的时间。

为了不引起那家餐馆老板心中的更多疑虑，她更加卖力地工作。结果是，她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每天都会出现贫血现象，最终导致她再次失去知觉。老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李小善不得不失去那份工作。

一天，大约是春天的卷心菜上市的时候，此时李小善还没有被都文餐馆解雇，桑羽妈妈告诉了泰壹他母亲的情况。泰壹匆忙赶到那里，看到自己的母亲正在那家餐馆的厨房干活。

后来，泰壹在日记中这样描绘他们的重逢：

母亲从厨房跑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而我在一边可怜巴巴地等她。在母亲很快擦去眼泪的时候，我发现她看起来要比几个月前要苍老很多。见到我之后，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很长的时间里，母亲和儿子相互凝视着，没有说一句话：母亲看着被自己扔下的儿子，而曾经扔下妹妹的儿子，则看着自己的母亲。两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体验着同等的羞愧与内疚。

不久以后，泰壹的母亲被从都文餐馆解雇。感谢她在那家餐馆一起工作的女工们，她们集体抗议餐馆老板，要求基于人道的立场至少给予李小善一个月的工资。李小善被支付了一万韩元的工资。在去桑羽妈妈家的公汽上，她贫血得很厉害，之后几乎不能行走；她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到达朋友家之后，她被很快送到医院，打了好几针。她慢慢地恢复了过来。不过，因为太过虚弱，她不能够从事艰苦的劳动。很快，李小善便再次身无分文，所有的钱都花费殆尽。

这时候，泰壹搬出自己位于南大门东的寄宿地，来到母亲朋友家里，和母亲呆在一起。由于整天都出去，想要赚点钱，他不能在那家寄宿旅社干足够多的杂活来获取一日三餐。开始的时候，泰壹和自己的母亲与桑羽以及他的父母一起睡在一间屋子里，随着泰壹的母亲开始恢复健康，母子俩便睡在屋子外面的木板下面的一张稻草席上。桑羽的父母发现母子俩睡在外面之后，便敦促两人回到他们狭小的屋子里面睡觉。但

泰壹和自己的母亲特地很晚才进来入睡，并睡在屋子外面。天冷时，母亲将自己的衬衣盖在儿子身上，而儿子则将自己的长衫脱下盖在自己母亲的身上，于是，两人一起在稻草席上度过寒冷的夜晚。

在病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之后，泰壹的母亲便外出寻找工作。这不仅是因为她不想再给桑羽一家增加麻烦，还在于她一想到泰山扛着沉重的水桶每天爬山的样子，就不能自抑。她以几百韩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头发；然后，便到[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的蔬菜部工作。<sup>18</sup>

她捡拾卷心菜的边叶，以及从夜晚交货时的货运客车上掉落下来的芜菁。在这里，有许多妇女都从事着同样的活路。然而，由于存在这样一些妇女，她们假装从地上捡拾卷心菜叶，实际上却从货运卡车上偷菜，保安们试图用棍棒将所有的妇女都驱逐出市场。在一片骚乱中，泰壹的母亲努力从地上捡拾着卷心菜叶，并在市场上卖掉它们。开始的时候，找一个睡觉的地方成为一个问题，但她帮助过位于中心市场的一群乞丐，他们于是让她睡在一个角落里。他们称她为“好心的女人”，并且，一直都照顾着她，只要可能就带食物给她吃。

这时候的泰壹，同样在大街上挣钱；他会不时探望自己的母亲。泰壹见到母亲的第一句问候，一定是这样的：“妈妈，你一定饿了。从你嘴唇的颜色中，我能看出你从早晨到现在没有吃任何东西，是吗？”然后，他会向母亲许诺，有一天她会每天吃到三餐食物，至少能够三餐吃到面条。每当泰壹有钱了，他就会买上一个年糕，在确信旁边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将年糕递给母亲——他不想让自己的母亲感到难堪。一天，泰壹满脸青肿地出现在母亲面前，告诉她自己从楼梯上跌下来了。李小善后来才知道，泰壹被一群男孩抓住并打了他一顿，因为他在他们的地盘上卖报。

这便是母子俩从春天到秋天的生活情形，他们一有时间就相互见面。泰壹的母亲整个夏天都用围巾包着自己被剪去的头发工作。泰壹早晨在寄宿旅社附近擦鞋；中午则在和平市场、南大门市场和中心市场当一名裁缝帮工；晚上，他到处走动卖口香糖和面巾纸。到秋天的时候，母子俩东拼西凑，一起攒够了买一间棚屋的钱。在[南山](#)

---

<sup>18</sup> 买卖人发的商贩，是人造假发公司的供应商，他们常常会沿着大街小巷叫喊，让一些人卖掉自己的头发挣一些钱。商贩会亲自剪去头发，并按照头发的长度和重量付钱。对韩国妇女而言，一头长发意味着极大的个人意义和文化意义，失去一头长发，意味深切的情感上的悲痛。

(Namsan) 那里有一幢没有完工的公寓大楼，无家可归的人们涌到这里，用胶合板搭建起一些临时住所。但对泰壹和母亲来说，唯一能够搭建棚屋的地方是建筑的屋顶，因此，他们在那里建起了自己的棚屋。夜晚降临的时候，管理人员出现了，叫他们拆掉棚屋。他们向这位管理者恳求，以便能够在这里度过一晚。到了第二天凌晨的时候，母子俩就不得不拆掉这间棚屋并再次分离。

这是初冬季节，他们不得不省下足够多的钱，以便支付一间木制棚屋每月的租金。最后，母子俩得以再次住在一起。

然后，有一天，泰壹在去中心市场的路上买些面条的时候，偶然遇见自己的妹妹顺玉。她告诉哥哥，在他们都离家出走之后，自己和父亲也来到了首尔，并且，父亲现在在中心市场当一名裁缝。这便是他们全家再次重逢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泰壹的母亲坚决拒绝和自己的丈夫住在一起，除非他们至少拥有一间木制棚屋，但泰壹的父亲恳求她和自己住在一起，并许诺他再也不会喝酒了。

现在，家里的几个人都聚在一起了，他们必须找到最小的女儿素玉。在将妹妹送到前往“流动儿童之家”的市政厅公汽之后不久，泰壹曾回到社会福利办公室打探她的下落。他发现，素玉在重河东孤儿院 (Chonhodong Orphanage)。在有了足够的钱为孤儿院的其他儿童买一些饼干之后，泰壹赶到孤儿院将素玉找了出来。素玉变得有点精神恍惚 (semi-catatonic)。她似乎认不出自己的哥哥，只是呆在那里哭泣。泰壹请那里的主管照顾好妹妹，直到他带着足够多的钱回来。

大约两个月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新地方租住，泰壹便赶回到重河东孤儿院，将素玉接回家。到了家里，素玉依然神情茫然，见到母亲似乎也并不高兴。她会很早起床，洗完自己的脸、梳好自己的头，便目光呆滞地坐在镜子前。他们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坐在镜子前面，她回答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她的老师会惩罚她的。



## 第二章 在和平市场经历苦难

(背景照片待插入)

(插页：底图为全泰壹的身影)

如果穷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人的话，为什么穷人必须是富人的奴隶？为什么那些纯净、清纯的年轻人，要成为腐朽的富人们发财的工具？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吗？这就是富人和穷人的法则吗？

——摘自全泰壹1970年早期的作品

## 1、从“马路天使”到和平市场中的劳工

在首尔的崇野春(Chonggye-chun)区域，从第六大街开始一直到首尔体育场方向，有一个长宽600米、布满三层建筑的街区，名叫和平市场(the Peace Market)。和平市场建筑群的第一、第二街区之间，有一条通往首尔国立音乐学院(Seoul National Music College)的小巷，在小巷的左边有一幢五层的建筑，名为东华市场(Donghwa Market)；巷子的右边，则是一幢四层的建筑，名叫统一购物中心(Tong-il Shopping Centre)。

直到1959年的一项重建计划实施前，这一臭气熏天的区域，密布着非法搭建的木制棚屋，是首尔中最大的贫民区之一。同样，无数的两层服装厂坐落在该贫民区里面。到1961年重建计划完成的时候，所有的木制棚屋都被拆除了。和平市场占地约7400平永(一平永约为3.3平方米)，建造在木制棚屋曾经搭建的地方，之后，许多服装生产商和服装贸易企业，涌入这一被分割为数百个商店和工厂的建筑中。

有关方面成立了和平市场公司，按照规定，授权该公司负责安全、建筑中的卫生以及与相关市政部门(例如税收管理部门、劳工部)进行谈判的权力。然而，该公司逐渐扮演着服装企业代言人的角色，为这些企业施加到工人身上的严酷措施而辩护。1968年10月，统一购物中心建成，占地为1500平永；其后，东华市场在1968年8月建成，占地为5700平永。到了1970年，也就是全泰壹自我牺牲的那一年，三家市场的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全泰壹的研究，上述三家市场(包括新和平市场以及周边建筑)中的工厂总数为800家，就业的工人总数为两万人。(根据劳工部的统计，这一区域有428家工厂，约7600工人。但这一数据很不准确。因为服装工厂主上报到劳工部的数据，是为大为缩水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加和汇总很不准确。工厂主们正在违反着《劳工基准法》，该法限定每一工作场所的雇员数量为16人，因此，雇主们为了避免被起诉而在数字上作假)。

这三家市场供应着全国的成衣，因此，拥有毋庸置疑的商业地位。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位于所在建筑的第二层或第三层。这里加工出来的服装，被送到一楼的店铺中零售或批发。市场里的服装产品根据季节的不同而变化：在秋冬季节，主要生产夹克衫、

防水大衣和毛衣；而在夏天，则主要生产轻便夹克衫、裤子、衬衫和泳衣。这些产品被船运到韩国所有的大城市（如釜山、大邱、仁川和光州）以及一些边远地区，如位于江原道（Kangwon Province）的永沃尔（Youngwol）、朱文（Chulwon），并跨海到达济州岛（Cheju Island）。1970年，该地区的生产满足了韩国70%以上的服装需求。

由于所有的高技能技工都集中在这三个市场，消费者也希望购买到首尔生产的服装产品，结果是，省级的服装制造商难以与之竞争。因此，那些位于其它地方的服装制造商要么破产，要么搬到临近这些市场的地方；这样一来，和平市场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那句“无论生产什么都能卖出去”的俗话，再适用于和平市场不过了。在一些重大节假日前夕（如满月的中秋节（Harvest Moon Festival）以及韩国的感恩节），零售商为了购买到成品服装，带着现金在市场里排队。在这三个市场中，创业时，一家企业的资产规模不会超过400-600万韩元，或者至多是一千万韩元；但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这家企业就会从一个拥有三到四台缝纫机的小型企业，成长为拥有20-30台机器、购买了厂房和其它资产、在飙升的贸易量的基础上积累巨大财富的企业；这是很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经济的繁荣和服装工厂主的好运，与和平市场中劳工状况及其工作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状况究竟糟糕到了何种地步。

在一家服装厂，工种包括裁剪工（cutter）、技工（machinist）、助理技工（assistant machinist）以及徒工（helpers）等。此外，在一些工厂还有“马多买”（madomehs），从事着服装加工的扫尾工作；以及从事熨烫工作的“夏亚戈”（shiagehs）（这些工种术语，来自日语）。

1970年，在每个市场中，各工厂及其工人的分布情况如下：东华市场有160家工厂，4800名工人；统一购物中心及其邻近地区有约200家工厂和8000名工人；和平市场以及新和平市场，一共有500家工厂和约14000名工人。

让我们更加详细地考察其中一家市场的情况。在和平市场的一万多名工人中，有4000名技工（包括助理技工），4000名徒工，300名裁剪工和400名助理裁剪工。此外，市场里还有300名“夏亚戈”（shiagehs）、管理者、销售人员，以及近1000名企业主。

在这些工人中，大多数技工和徒工都是女性，而裁剪工和助理裁剪工，多由男性构成。因此，女性约占和平市场劳动力的80-90%。

实际上，徒工（也被称作“施达士”（shidas））要比助理技工或裁剪工要更为重要，因为他们的工作包括各项事务：如，帮助技工和裁剪工从事熨烫工作，剪掉松开的丝线，在技工或裁剪工的命令下安装纽扣与衣线，做老板要求做的所有类型的事情。徒工多来自贫困家庭，这些家庭因为太穷而不能将其子女送去读完小学。徒工的年龄在12-15岁之间。他们参加工作，希望能够学得某种技能并挣钱帮助自己的家人。在生产旺季时，人们能在和平市场每家工厂的门口，看到一张“急需徒工”的告示。

这些徒工中的多数人会在仅仅工作数月之后，就辞工不干，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如此地艰辛；不过，那些留下来的人，在一年后会被提升到助理技工的等级上；并且，在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成为一名裁剪工或技工，同时得到比徒工更高的工资。就助理技工而言，他们在三到四年后，会成为独当一面的技工。一旦成为一流的工人，他们就会拥有一名助手，并且成为“奥亚”（oya）（在日本语中即老板）技工，其工资的支付，会依据他们生产的衣服的数量来确定。通常，一个工作班组包括一名“奥亚”技工，一名助手（或“博邱”（bocho）技工）以及两名徒工。一般来说，从一名徒工干起，平均要花费六到八年时间，才能成为一名一流的技工。

每家工厂平均拥有10台日本制造的高速缝纫机，每台机器边有一名技工和一名徒工。在一家拥有10台缝纫机的工厂里，会有10名技工（包括辅助技工）、10名徒工，一名裁剪工和一名助理裁剪工。裁剪工的工作，是依照即将加工的衣服的尺寸与形制裁剪布料，并将裁剪后的材料传递给班组成员。

徒工会将裁剪后的衣料熨烫好，并将其折叠起来，放在缝纫机器边准备缝纫。一旦衣服缝好了，一名徒工会切开口袋，同时修剪松开的衣线。

然后，“奥亚”（oya）技工会清理衣料，将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地部分传到自己的助手那里，并将较难做的部分留给自己。例如，“奥亚”（oya）技工会加工衣领、拉链和袖子，而徒工则加工口袋和衣服的衬里。之后，完成的衣物会送到“马多买”（madomehs）那里，他们会修剪掉剩余的丝线并缝上纽扣。最后，“夏亚戈”（shiagehs）熨平衣服，并将其送到位于一楼的店铺中，或者是装船运到全国各地。

从和平市场服装产业的基本工作状况中可以看出：该产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具有经验的工人；同时，其运作很像家庭手工业的运作，因为这些工厂规模较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服装企业财富积累的秘密在于，它们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极低。另外，从一开始，工厂主们便利用和平市场公司作为一种工具，来强化这一低工资体系。通过这一组织渠道，雇主们形成了一个压制和对付工人的统一战线；因此，那些分散在众多工作地点、长时间劳作的工人们，不可能为了提高自己的福利共同团结起来。（这种团结直到全泰壹的惊人事件发生之后，才表现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和平市场中的大量工人具有很高的技能，却依然处于无组织的状态、象奴隶般工作并遭受着韩国最为恶劣的工作条件的原因。

在和平市场中，工人们的工作是没有保障的。由于在全国节假日前的两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生产的任务很重，因此，工人们不得不几乎整天加班，却不能得到额外的加班报酬。反之，在夏季以及农历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月里，大多数工厂要么关门，要么大幅度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这大大增加了工人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和平市场中的工人的失业率都会剧增；即便是那些仍在工作的人们，也只是在上午工作，下午不得不“被放假”。这就是为什么在“轮换季节”总有大量工人在和平市场的所谓“人才市场”（human market）上寻找工作的原因。结果是，总有大量工人每次在季节轮换时，就会变换工作。一流的技工，通常会利用他们上夜班时挣到钱，努力度过失业季节；但是，为数众多的助理技工和徒工们，不得不求助于其它手段来谋生，例如做女佣、酒吧服务员、公交司机助理，或者是卖冰茶的小贩。

1964年春季，全泰壹首次进入和平市场，当了一名徒工。那时他16岁。

直到1965年的秋季，他才成为和平市场里的一名全职工人。直到那时，泰壹他还依然是一个擦鞋匠，或者是在路边卖雨伞。

以下是他作为一名徒工被雇佣的故事。

有一天，泰壹和自己的兄弟泰山正在干着擦鞋的工作；泰壹看见和平市场附近的一家做学生制服的裁缝店，在门口贴着“急需徒工”的告示。第二天，他用冷水洗了澡，洗净并熨烫好自己褴褛的衣衫，之后走到那家门店。店主没有问太多的问题，就

当场雇佣了他。泰壹他作为流浪者的生活结束了，他作为一名雇佣劳动者的新生活开始了。

当一个流浪的劳动者（比如擦鞋的孩子、走街的小贩、卖报者或者是捡拾垃圾的人（rag-picker））拥有一份工作，成为一名雇佣劳动者的时候，这意味着生活的重大变化。泰壹倾向于接受这一变化，并将其看成是迈向获得更稳定工作和一技之长的一大步，尽管这一工作或许充满了艰辛和劳累。

就像生活在某个岛屿上的人们，梦想着能够生活在山上一样；就像乡下的农夫梦想为自己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一样，这些曾经四处游荡的劳动者，这些“马路天使们”（street angels），梦想着能够安定下来，获得一技之长和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然的话，这些“天使”中的许多人假如不能摆脱街道上的生活，其命运将注定是被关进监狱，或者是更为糟糕。

但是，他们能够学习自己所需要的技能的稳定工作场所，又在哪里呢？许多“马路天使们”已经知道，这些对他们敞开大门的工厂，实际上是劳工的地狱。因此，即便是他们确实存在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也是在监狱与劳工地狱之间进行选择。

在工作的第一天，泰壹心里充满了希望和梦想。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不会很快好起来。实际上，他做的工作将会更加辛苦，挣的钱也会更少。但是，一旦他拥有了特定的工作技能，他生命中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正是这一点，让他感到兴奋不已：

我的月工资是1500韩元。我不得不支付120韩元用于每天的寄宿，因此我每天挣到的50韩元甚至都不够支付房租。<sup>19</sup>但是，我决定在早晨擦鞋，晚上卖口香糖和面巾纸来弥补缺口。这样会很累，但因为我希望学得一门新技能，加上想念自己受苦的母亲和小妹（她很可能正在饥饿中哭泣），我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疲惫。

这便是泰壹对自己在服装厂做一名徒工的新生活的记录。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一整天的工作报酬，还不到一杯咖啡的价格。

不过，泰壹没有时间去追问这是为什么，或者说，去深入思考这一问题。

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各种计划，他要努力工作，挣到足够多的钱租上一间房子，并将自己的家人带回去团聚。他还有一个长久以来便珍藏的梦想：一旦自己的生活稳定

---

<sup>19</sup>在1965，1500韩元的月工资相当于约每周1.25美元的工资，或者是约18美分每天。

下来，就开始自学并上大学。

在开始从事徒工的工作后不久，泰壹找到了自己的母亲，这一事件坚定了他的决心：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成为一名有技术的工人。

我再次下定决心，努力工作以便让自己的母亲(她看起来比从前甚至更瘦小了)过得更舒适一点。

用母亲和自己挣来的工资，他们在南大门地区找到了一间房子（泰壹此前曾呆在这一地区）。李小善开始在中心市场上买菜，泰壹也不再早晨擦鞋或晚上卖口香糖和面巾纸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只能专心地学习一种技能，因此，我的生活要比从前舒适三、四倍。当然，这里的‘舒适’只是相对而言。”

由于以前曾经有过使用缝纫机的经验，泰壹很快便掌握了所需的技能，并引起了工厂主的注意。很快，他就被提升为助理技工，他每月的工资也增加到3000韩元。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家才开始重新住在一起。1966年秋季，在一家名叫萨米尔（Samil）的工厂干了一段时间的助理技工后，泰壹在一家名叫统一（Tong-il）的工厂（专门生产童装）里，找到了一份裁剪工的工作。

泰壹那时十七岁。他的困境最终得到了解决，他的家人也重新聚在一起。泰壹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工人，掌握了一门职业。但是，在为父母提供一种更加舒适的生活的梦想实现之前，在重新学习的梦想得到实现之前，他面临着的，却是和平市场工人工作条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在流浪生活的噩梦被完全从记忆中抹去之前，他作为一名雇佣劳动者所遭受的痛苦，抹杀了他的梦想，并让他的愤怒迅猛地增长。

## 2、劳工的地狱（一）：阁楼中的一天

我们该从那里，开始讲述关于和平市场的可怕故事呢？

让我们从一名十三岁的工厂工人讲起吧。她的名字叫施达（Shida）；她在和平市场做一名徒工。如果不是因为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她可能还是一个上中学的受父母宠爱的少年。不幸的是，她住在首尔一个名叫大浦石米（Dapshimni）的贫民窟中的一个单间房子里，在和平市场中工作。

她最恨的一段时间是早晨。因为那时她最想做的事情是睡觉；但是，她的姐姐会残忍地将她叫醒。姐姐不停地摇着她，直到她从床上爬起来：“求求你了，哪怕只让

我再多睡五分钟。”她请求道，但她的姐姐很清楚，她必须在八点之前上班。

这位施达匆忙离家，或许都没有洗脸或者是吃早餐。当她在位于崇野春(Chonggye-chun)区域的第六大街登上拥挤的公汽时，已经是筋疲力尽。但是，当走过阴暗而布满灰尘的建筑走廊并抵达位于三楼的工作场所后，漫长的一天在等待着她。

工厂只有不到八个平永大小。里面有十台左右的缝纫机，还有供徒工干活的烫衣板、裁剪台以及桌子等物品。在这些物品的中间，是32名脸色苍白而憔悴的工人。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是1.5米；这便是声名狼藉的“阁楼”(attic)。这里原本是一间三米高的房间，但通过在中间加上一道假顶，被分割出来的工作空间便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也是女孩们不能直立行走的原因。如果坐在行驶在室外天桥的汽车中往里面看的话，那么，这些血汗工厂更象一个个猪笼或鸡笼，而不是人工作的地方。

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在缝纫机的无尽噪音中，这位13岁的女孩从早晨的八点钟一直工作到晚上的十一点钟，并且几乎整天见不到一丝阳光。因为害怕被贴上“懒惰”的标签，她甚至不能自由地上厕所。她不得不干的最为艰难的工作是熨烫。由于身单力薄，她不得不用一个又重又烫的熨斗来熨平衣物，同时确保衣料不被烫焦。

她不得不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而不是仅仅干一次或两次。此外，为了能爬到阁楼上去，她每天都不得不在一个临时搭成的梯子上，爬上爬下二三十次，往返于阁楼之间完成各项差事。另外，她还不得剪去每件完成的衣服和衣料上的松散的缝合线。

尤其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工厂的老板或资历较深的工人会因她工作上的糟糕事情而责备她。她不得不忍受各种各样的咒骂，有时甚至是挨打。工厂里充满了混合着油脂和汗水的臭气，以及布料散发出来的化学气味和粉尘。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上一整天之后，她的眼睛会发疼，她会打喷嚏和咳嗽，连吐出的痰，都是黑乎乎的粘液。

每当厂里有加班而不得不通宵工作时，她都失去了活着的念头。有时，她会连续工作两到三个通宵，之后便几乎不能睁开眼睛。由于吃了工厂主发放的抗睡眠药丸，再加上通宵工作，她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她不能舒展自己的胳膊和双腿，眼睛里充满血丝，目光呆滞。她每月只有两天的休假。在许多女孩子周末度假的时候，这位十三岁的和平市场女工，却要在阴暗且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工作环境下，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



尽管每天工作累得要死，在1970年，她每月的工资却只有3000韩元。<sup>20</sup>在支付公共交通费用并将多数余钱寄回家里之后，她自己的手头所剩无几。因此，她的午饭只有几片面包，每片价值一韩元；有时候，她不得不干脆放弃吃午饭。在晚上11点钟之后，她回到家里，因为过度疲劳而没有胃口，甚至没有换下衣服便熟睡过去。她在睡觉时，不能自由伸开自己的双腿，因为她的全家都在这件狭小的单间里睡觉。她全身疼痛，手脚酸疼，但疲劳战胜了疼痛。黎明来临，她不得不起床并再次工作。她没有休息的时间，更不用说轻松吃饭的时间了。她从出生起，就习惯了挨饿，现在她和工厂里的所有老工人一样，得了胃病。这种悲惨的生活，何时才是尽头？

偶尔也有这样少有的时刻，由于厂里没有活干，她闲坐在一边，为自己的未来将是什么样子而困惑。她想和其他人一样，换一家工厂。但是，她不知道哪里还有这样的工厂。如果她的工作经验更丰富的话，她就能挣得象资深技工那样多的工资，这样的念头让她兴奋。但一想起一些工人前几天告诉她的话，她便感到了焦虑：

在和平市场工作了八年之后，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了各种疾病，人们还叫我“老姑娘”（old maid）。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努力跳出这个地方。

实际上，那些工作了五年或更长时间的年纪较大的技工们，身体看起来都很很差。他们脸庞上布满斑痕，眼眶深陷；他们都患上支气管炎和头晕的毛病；他们还患有各种眼疾、神经疼痛和消化疾病。她在疑惑，自己将来是否能结婚。工人们说，经过三年时间之后，和平市场的工厂女工就**没有什么优势了（are no good）**，即便是她们自己想要结婚。她能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吗？

这位十三岁的施达（Shida）在等待上述疾病一个个来临，她的心理总是沉甸甸的。

让我们欢笑、玩耍

让我们仰望天空

思考今天

梦想明天

---

<sup>20</sup> 尽管这一工资要比全泰壹1965年作为一名徒工开始工作时的工资要多一倍，汇率的变化，却并不意味着购买力也同样增加一倍。1965年，1500韩元相当于5美元，而在1970年，3000韩元相当于7.5美元，或者是每天的工资约为25美分。

这些话语被镌刻在位于南山（Namsan）地区的儿童公园外面的一个石头纪念碑上；但它却并不适用于这位在和平市场工作的年轻工厂女工。

她们不能欢笑、玩耍。因为她们过着的是这样一种生活：即便是她们每天在阴暗、粉尘密布的工作场所整天工作，即便是她们拼命保持清醒并工作到手脚麻木，她们还是不能吃上哪怕是一顿像样的饭菜，或者是为自己和生病的父母买上一点药品。

她们不能欢笑、玩耍。她们没有这样的奢侈时间，她们没有这样的精力东奔西跑到处玩耍；即便是她们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和平市场里也没有她们享受生活的地方。

和平市场有一次午休的机会：时间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取决于工厂的情况。那些吃不起午饭的女孩们（这种情况在她们中占大多数），会爬到楼顶消磨时间。在她们周边，什么都没有，只有崇野区（Chonggyechon area）的噪音和烟雾。她们从屋顶上往临近的都所商业高等学校（the Duksoo Commercial High School）的运动场上扔小石子，藉此来打发午休的时间。这便是她们娱乐的全部。

她们是这样一群人，她们没有权利仰望蓝天，没有时间思考，或者更糟糕的是，她们没有梦想明天的奢侈。她们没有时间读书，不敢怀有上学的希望。相反，她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艰苦的工作和失望，因为她们每天不得不在老板监视的目光下，忍受着工作的重负，忍受着自己悲惨生活的艰难困苦。展望未来，她们一无所有；她们拥有的，只是更多的疲劳、厌倦和疾病。她们没有未来，她们的未来与无止尽的劳动捆绑在一起。她们什么都不是，而是这样一种生物，一种被迫奉献上她们的青春、希望、健康和生命的生物。

### 3、劳工的地狱（二）：和平市场中的工作环境

在全泰壹的时代，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如下文所述。

在工作任务繁重时，工人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十一点，平均每天工作14到15个小时。有很多天，工人要通宵工作，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要连续工作两到三个通宵。这时，工厂主会购买抗睡眠的药丸或对工人进行注射，以便他们工作时保持清醒状态。

工人们每月会有两天的休假，即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末。但是，这些休息日并不总是得到雇主的认可。即使大多数工人都是女工，工厂里却并没有诸如例假之类

的离岗安排。在和平市场，没有固定工作时间这一说；在需要时，工人们不得不随时开始工作。

如果工人无须通宵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一般从上午八点开始，直到中午一点，他们才能够从缝纫机上抬起身来，短暂地舒展一下身子，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吃完午饭，之后便不得不又回去工作。工人们很少有机会去上厕所，直到晚上10点或11点，他们才能够再次从自己的机器上伸直身子。直到这时，一天的工作才算是结束了。

工人的工作的性质，是极其艰苦的。例如，一位技工弓着身子，不得不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缝纫机的缝针，同时，用自己的手指将衣料压紧，不时蹬动缝纫机。在遇到厚实的衣料时，她不得不用自己的手指往衣料上施加更多的压力，这让她的胳膊和上身疼痛而僵硬。即便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技工，在这样的状况下工作几个小时之后，也难以避免肩膀与后背的疼痛。她的手指会变得如此的疼痛，以至于手指连一双筷子都拿不起来。她的指端被磨损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上面都没有任何指纹。在缝拉链的时候，她要将手指压在锯齿状的金属上，有时会将自己的拇指和中指弄出血。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后，她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感到头晕目眩；她的小腿肿胀，整个身体充满剧痛，几乎不能行走。当她试图穿上自己的鞋子回家时，会发现自己肿胀的双脚已经穿不下鞋子了，她不得不使劲把鞋子穿上。人们能够会发现：几乎所有技工脚上的鞋带，都有因为肿胀而染上的深色印记。

工作如此长的时间，这些女孩和年轻妇女们得到的工资是多少呢？

多数技工以及他们的助理和徒工，其报酬是基于合同，而不是固定的工资。因此，徒工和助理技工的工资，是由“团队领导人”即“奥亚”（oya）技工来支付的，而不是由老板来支付；因此，老板实际上违反了《劳工基准法》中关于“工人的工资应该直接支付”的规定。通过这种方式，徒工和助理技工的低工资体制，得以被正当化。

毋庸置疑，这种工资支付体制对工厂主是有利的，却将工人置于极为不利的位置上。由于工人的收入取决于生产出来的服装的数量，许多工人更加关注的是如何生产出更多数量的产品，而不是为改变低工资和长时间的工作而斗争。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欢迎长时间的工作，因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工作可干，因此赚到更多的钱，即便是这种工作会导致他们的身体差不多完全被摧毁。

即便是在生产淡季，工人们仍不得不呆在工厂里，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活可干。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为工厂主跑跑腿，或者是被指派打扫工厂，而这些活并不会支付工资。当重大节假日来临时，当生产被被延误时，工厂主会在没有签订任何合同的情况下，让工人工作；并且，他们根据自己的考虑，随便发点工资给工人。这种情况会持续到生产任务完成之后。因此，工人从来都没有得到他们实际从事工作的全额工资。

工人们收入的层级分布，其实际状况如何？

在服装产业，即便是那些干着同样工种的工人，其工资也依据各自工作经验和技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全泰壹在1970年所作的调查，一名徒工每月的工资从1800韩元到3000韩元不等（4.5-7.5美元）；一名技工的工资是从7500到25000韩元不等（17.5-62.5美元）；助理技工的工资是从3000到15000韩元不等（7.5-37.5美元）；裁剪工的工资是从15000到30000韩元（37.5-75美元）。就徒工而言，一名十三四岁的女工，每天工作超过十四个小时，得到的工资为七十韩元（17.5美分）。尽管如此，只要任何一个工人能够按时拿到工资，都可以说是件幸运事；工人的工资被拖欠五到十天（有时甚至是数月时间），是极为平常的。实际上，对工人来说，一点工资也拿不到，也是件正常的事情，尤其是当工厂的业务清淡时。

最糟糕的，是和平市场中可怕的工作环境。

尽管和平市场的建筑看起来很现代且外表干净，但第一次参观工厂的人们，总会被建筑里面如此嘈杂、肮脏、阴暗和粉尘密布的工作环境所震惊。

在拥挤的工作场所里，每个平永都有四个工人，其间布满生产工具、固定装置以及缝纫设备，这些东西占据了如此多的空间，以至于工人不可能在椅子上自由伸腰。堆积在角落里的布料散发出的福尔马林味道，令人窒息。在缝纫机上工作两到三个小时后，工人的头发上便布满织物的线头和粉尘。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吃上第一口午饭，午饭上面已然布满粉尘。试图抖去身上的粉尘是徒劳的，而淋浴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工人们唯一期盼的事情，便是睡觉。

尽管在散发出污秽气味的厂房里面，挤满了工人、设备和粉尘，但工厂里却并没有通风设备。根据全泰壹在1970年的调查结果，尽管和平市场无论何时都有超过一万

名工人，但这里却完全缺乏通风设施。首先，房屋的结构很差，几乎没有自然采光；建筑的三面墙壁都没有窗户，剩余的一面墙只有一扇没有打开的窗户，以及一扇通往走廊的门。

最糟糕的，是上文提及的“阁楼”的布局。工厂主通过这种方式，努力让空间的利用最大化并减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是韩国低工资经济的体现；这种经济的基础以及资本积累的基础，是工人人格的被贬抑和工人供给的充裕；许多工人直接从乡下的田野来到工厂。所有这些女孩和年轻的女工们，不得不弓着身子到处走动；由于天花板太低，她们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无法伸直腰，可以想见：她们经历着怎样的无尽痛苦。

另一个耗尽技工健康的，是房间里极差的照明状况。由于几乎没有自然光，他们不得不在一盏明亮的电灯泡的直射下工作，这导致大多数工人的眼睛疼痛、充血，许多人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眼科疾病。

工人们还面临着许多其它不合理的待遇；例如，工人的公共厕所位于二楼，厕所不分男女，其数量严重不足，因此，每个人都不得不不断地排队上厕所。仅有的三个洗澡间，供超过2000名工人洗澡，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供水同样不足；在和平市场，400家工厂才拥有三个水龙头；并且，这些水龙头的水量供应受到了限制，结果，工人们几乎没有充足的水可以喝、可以洗。三家市场都没有专门的淋浴或清洗设施。在冬天，没有供热系统，而冬天正是大多数工作任务得以完成的季节。工人们唯一取暖的方式，是分享彼此的体热，很多人在工作场所被冻伤。

从所有这些描述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工人们在和平市场工作超过五年时间以后，他们的健康会处于怎样一种状况。

仅凭常识我们就能够推测：(1)工人会遭受营养不良的痛苦，因为他们吃的很少；(2)工人患有慢性消化病，以及肠胃紊乱的毛病，因为他们吃得很差且吃得很快；(3)他们总是处于疲劳状态，其脸色憔悴、气色不好，因为他们夜间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睡眠，白天也没有得到休息；(4)工人患有尘肺病、肺炎、肺结核等各种其它呼吸道疾病，因为他们整天在充满粉尘的空气中呼吸；(5)工人的视力很差，因为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6)由于工人坐着工作，并不停地移动手脚，他们的腿会肿胀，背部和肩

部会疼痛；(7)女工们还会患上月经不调以及其它各种妇科疾病。

根据全泰壹在1970年所作的调查：

100%的裁剪工得了消化道疾病、肠胃紊乱、神经痛、肺结核，或其它肺炎类疾病。

90%的技工患上了神经痛、消化不良、肠胃炎、肺结核（程度为二度）。

在和平市场工作五年或超过五年的工人中，所有人都至少患了一种疾病，其中最多的是神经痛、消化道问题、肠胃紊乱或风湿病。

在填答了全泰壹设计的问卷的126名工人中（其中包括徒工、裁剪工和技工），有96人患上了尘肺病、肺结核以及其它呼吸道疾病，102人有消化不良的毛病。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正常照明的环境下完全睁开自己的眼睛。考虑到并非所有工人都知道这些职业病的症状，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工人患病和不健康的实际程度，甚至要比调查的结果高很多。

考虑到上述状况，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说和平市场的工厂女工在结婚后只会坚持工作三年的时间。在经过五年的时间以后，几乎没有一名工人能够从和平市场走出而身体没有受到损害；在经过了如此漫长的虐待之后仍旧能够保有正常的健康，可以说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有，也只能说是一个奇迹。工人们不敢奢望得到正当的医疗待遇；他（她）们中的多数人，甚至都不清楚自己疾病的症状；并且，事实上他（她）们并没有闲功夫去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许多人因衣料粉尘而患上了早期肺病，他（她）们干体力活时呼吸困难，很多时候，这些人的疾病转化为肺结核或肺气肿。不停的咳嗽以及血压的升高，几乎都是职业病的征兆。不过，这些症状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结果是，工人们往往并不会关注自身健康状况的恶化。即便是极为精密的胸部X光检查，有时都不能查出疾病的存在；因此，在没有医疗设备检测的情况下，要想诊断出疾病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工人们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他（她）们并不情愿去寻求治疗。他（她）们凭什么去治疗呢？他（她）们既没有治疗的时间，也没有治疗的金钱。如果说他（她）们有什么逃脱之道的話，那就是等待；直到他（她）们病情加重不能再工作为止；之后，他（她）们会被从工厂解雇。

是的，工厂主们应该为工人的福利状况负责。为患病的员工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

是他们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然而，和平市场上从未发生过这种状况，即便是发生过，也不过是凤毛麟角。尽管《劳工基准法》作出规定：雇主必须为所有的员工提供年度健康检查，但实际上这种检查很少发生。全泰壹写道：“在30名工人中，只有两到三个工人在和平公司指定的医院接受过敷衍了事般的体检。因为，用来体检的X光机中并没有底片；并且，在接受体检之后，这些工人并没有得到诊断报告。”

#### 4、关于被不公平地对待的思想

和平市场是一个“人力市场”。1966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全泰壹开始每天出卖自己的生命。尽管他每天都遭遇苦难并目睹自己工友的苦难，他却没有时间坐下来并分析这种苦难产生的原因，或者是去直面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减轻工人的这种苦难？他是否认为这种苦难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并且，只要他简单地接受这种命运的安排并努力工作，情况就会变好？他是否认为，这种苦难应该归咎于自己出生于贫困家庭，而不能抱怨任何人？他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工作和挣钱？或许是这样。但正如一句俗语所说的：“那里有压迫，那就有反抗”。甚至是最低等的生命形式如毛虫，都会有愤怒抗争的时候。全泰壹似乎开始对工人面临的处境感到愤怒。在他的日记中，我们能够发现这种情感。

1966年秋季，也就是感恩节的前一个月，全泰壹被提升到统一公司的技工位置上。由于此时韩国最大的一个节假日即将到来，工厂的工人每天从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在生产进度滞后时，他们不得不通宵加班。对此，全泰壹是这样描述的：

让我们感到愤怒的，不仅仅是我们长时间从事艰辛的工作，还在于我们不得不通宵加班。我们不能不服从裁剪工，他对我们有着绝对的权威。如果我们表现出对晚上加班的不满，那么，第二天他就会只给我们分配很少量的工作。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只干那么点活。因此，实际上我们工人是无力的。

工人每月的工资，是依据其生产的童裤的件数来计算的。由于每月事先约定每件衣服应该付给工人多少钱，工资的支付实际上不公平的。只有到了所有的工作结束之后，老板才会与裁剪工私下里进行交易，然后支付我们报酬。由于存在这种情况，哪怕是我们在特殊季节里工作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只能得到比平常月份多一点的工资。我自己都工作得要趴倒了，却并没有获得与自己的辛劳相匹配的工资。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全泰壹第一次批判和平市场的工作状况。其时间是1966年的晚秋，距离泰壹第一次进入和平市场两年之后。

这是他生命中特别重要的一段时期，因为此时的他不仅感到愤怒，还开始思考以下的问题：自己能够为改变这种状况干点什么？换言之，这是他迈向最终献出自己生命的劳工运动的第一步。

此后，他做了些什么呢？他辞去了自己作为技工的工作，决定成为一名裁剪工。

许多工厂女工都是女孩子，她们从来都不会质疑什么事情，或者很少抱怨工厂主。由于我不认识其他的技工，加上自己是技工中的唯一男性，我别无选择，只有随大流。

当我知道裁剪工的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时候，我决定自己成为一名裁剪工，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够与工人站在一起，并与工厂主进行公平交易。除了大型的工厂，在几乎所有工厂里，裁剪工都扮演着工厂管理者的角色，掌握着招聘和解雇工人的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对工厂主来说，“裁剪工是老板的得力干将”的原因。工人们的建议通过裁剪工反馈到工厂主那里。从良心上来讲，一名裁剪工的立场应该是完全中立的。但很自然地，裁剪工会偏向工厂主这边，因为后者支付工资给他。

正如全泰壹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工人之所以没有质疑或者是抗议工厂主，是因为技工多是年轻的、缺乏社会阅历的女工。但这种屈从，同样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作为经济上无力的一群人，女工们生活在经济强势者的阴影之下。

如果雇主没有满足其要求，一流的技工可以辞掉工作，并且，他们会很快找到另一份工作。但对大多数工人个体而言，这并非易事，因为他们缺乏一流的技能。此外，他们负担不起失业数天的生活成本，因为即使是每天能够拿到一份工资，他们都生活得颇为艰难。况且，在新的地方工作，也未必就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待遇；有时候，他们变换了工作，却不能象在从前的厂子里那样，拿到全额工资。<sup>21</sup>

另外，他们一旦与雇主发生了冲突，即便是不被解雇，也会被给予更艰辛和低报酬的工作任务，并且，遭遇到各种刁难。

对裁剪工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大多数裁剪工是二十或三十多岁的年轻男性，他

---

<sup>21</sup> 当时，大多数工厂实行所谓的“工资扣留”制度，新进厂工人的第一个月工资，会被雇主扣留。表面上，这笔工资在其离开那家特定的工厂时，会被雇主偿还。但是，许多工厂主会想方设法避免支付这份被扣留的工资。



们见过的世面要比女孩子多。管理方更尊敬裁剪工们，因为他们是技术工人，对工厂的赢利能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一名裁剪工犯了某个错误或者是拖延了工作进度，工厂将无法运转。尤其是在生产旺季，这样的事故会对工厂的生意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全泰壹将裁剪工贴上“老板的得力干将”的标签的缘故。

不过，上面的叙述有点夸大其辞。归根到底，总是工厂主或者是资本的提供者，处于最有权力的位置上。和技工不同，裁剪工得到的是工资，如果他们在某家工厂干的时间足够长的话，他们的工资会有相当程度的增长。通常，管理方会力图争取裁剪工的支持，以便通过他们来剥削技工及其属下的徒工，以及其他的工人。

于是乎，在管理方和裁剪工之间形成了某种密切关系，裁剪工会偏向工厂主。正是这一点，令全泰壹感到愤怒。

通常，有经验的裁剪工会比技工拥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裁剪工负责裁剪一天工作所需要的衣料，他们工作任务的完成，至少要比技工早两到三个小时。裁剪工对其他工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不夸张地说，十个裁剪工能够管理两百个工人。因此，回顾过去，可以说全泰壹下决心成为一名裁剪工，构成了他迈向让自己能够参与到劳工运动中去并改善和平市场的工作条件的第一步。

根据日记的记载，泰壹在决心成为一名裁剪工的时候，还不太可能对后来的事情看得那么远。相反，他下定决心的原因，也局限于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那些年轻的工厂女工们。同时，站在工人的立场，确保签订的合同是公平的，或者是在工人与工厂主发生冲突时，站在工人这一边。

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思想便开始超越这些有限的目标之上。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全泰壹想要成为一名裁剪工的决定，是在认识到这将会加重其家人的负担的条件下作出的。当时，他当一名技工每月能够挣7000韩元，并且，家人依靠他的收入来过日子。实际上，他是家里六个人当中，唯一能挣钱的人；因为泰壹的父亲失业了，他年轻的弟弟在和平市场做徒工，挣的钱几乎不够自己花销；而他的母亲，以二十韩元每碗的价格卖汤面给那些零工们，挣回家的钱很少。要是泰壹转换工作转而做一名裁剪工助理的话，他的收入将减少到3000韩元。这是因为，要想成为一名一流的裁剪工，他必须首先需要学习技术。尽管如此，他还是下定决心转换工作；他必须这样做。

我们知道，泰壹当初之所以想在和平市场工作，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为自己的母亲提供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然而，他为什么决定接受一份报酬低于4000韩元的工作？他是否想突然决定放弃自己的家庭责任？情况并非如此。在当上一名助理裁剪工之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很痛苦，因为自己只能带3000韩元回家给母亲”。

全泰壹开始认识到：他作为一个人的责任，不仅在于为家人提供一份收入，而在于和那些在极为可怕的条件（上文已经有所描述）工作的邻居和工友们，一起分享苦难。因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曾经在痛苦中度过，并为年轻女工们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认识到：正确的生存方式，是为反对企业主们施加上工人身上的专横与不公正而战斗，而不是为了能够带给家人那点可怜巴巴的收入，保持屈从的状态。很久之后，他成为了一名独当一面的裁剪工，他常常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妈，甚至是我们的素玉，都比和平市场的年轻女孩们要过得好多了。”

## 5、年轻的工厂女工

1966年的**满中秋节**（[the Harvest Moon Festival holiday](#)）过后不久，泰壹开始在和平市场寻找助理裁剪工的工作。他在市场二楼的一家名为**汉密**（[Hanmi](#)）的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工厂生产夹克衫与外套。厂子里有10台缝纫机，其中两台没有被使用。他的工作是为裁剪工准备布料，在衣料店和工厂之间穿梭，干着各种各样的杂活，同时，为厂里的夹克衫和外套裁剪口袋盖。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在这个本来就很辛苦的岗位上，他干得比谁都卖力。

为了达到我的目标，我十分努力地工作，学习着自己需要的技术。我清扫杂乱不堪的地面，整理阁楼里的东西，以便徒工们来了以后，不用等待或寻找，就能够拿到自己需要的各种东西。

据当时和泰壹共同工作的一名徒工回忆，他对所有的徒工都很友好，甚至是在小事上都帮助每个人。大家都很喜欢他。对于裁剪工或助理裁剪工来说，让徒工们干些有辱人格的工作，让他们干过多的工作，有时甚至是在口头上乃至身体上虐待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因此，泰壹降低他们工作强度、让他们的劳动变得轻松一点的各种努力，看起来非同寻常。和平市场中的徒工们都迫切需要他人的同情。全泰壹总是对他们很友好。很快，他们就将泰壹看成是一个兄长，向他寻求帮助，有时还将自己

的私人问题讲给他听。泰壹从来都是耐心地倾听或帮助他们。

但自然而然地，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泰壹都变得很疲惫。那时，在邻近**南山东（Namsandong）**地区发生了一场大火，泰壹和他的家人正好住在那里，因此，他们不得不搬往**米亚蕊（Mia-ri）**；此后，又搬到位于**都邦山（Tobong Mountain）**脚下的一个棚屋小镇。由于通往都邦山的公交尚未开通，泰壹不得不从米亚蕊汽车站步行一个小时回家。

有时候，泰壹会步行两到三个小时，从**崇野春**第六大街步行到位于**都邦山**的家中，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省下公交车费，为那些中午什么东西都不吃的徒工们，购买一些面包（每片一韩元）。有很多次，因为下班很晚，他不能在宵禁之前赶回家，便不得不在米亚蕊警署那里过夜。很快，警察便熟悉了泰壹，并让他通行，因此，他能够在凌晨一点或两点赶回家。这种状况持续了三到四年时间，直到他去世前夕。

刚开始的时候，每当泰壹滞留在米亚蕊警署的时候，他的母亲都会等待他，直到深夜。以下记述，是基于李小善对一件往事的回忆：

“凌晨一点了，泰壹还没有回家。自从他开始和平市场工作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很晚还没有回家。”在等待儿子回家的时候，各种念头闪过她的脑海。最后，在黎明时分，泰壹回来了，他的衣服被朝露打湿了。在灯光下，泰壹的脸色一片死白色，看起来就像死去了一般。李小善担心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泰壹只是露齿一笑，什么都没有说。连续三个晚上，他都直到凌晨才回到家里。直到第三次，李小善让儿子坐下，并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受不了你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她的儿子回答道：“我睡在警署里了。我将你给我的30韩元的公交费用买了30片面包给徒工们吃了，她们吃不起午饭。她们睡眠很少，工作时不能保持清醒。但是，在吃了一些面包后，她们至少在一到两个小时内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很晚才回家的原因；我步行回家；并且，因为违反宵禁的规定，我被带到了警署。”

他母亲的心里很痛，却没有说什么。李小善并没有告诉儿子，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她为儿子包了一包自己用廉价面粉做的面包作为午饭，但他只是在别人不在的时候，才吃这些面包，或者是将其让给其他工人吃。有一天，泰山告诉自己的妈妈，他不愿意与自己的大哥一起上班，因为泰壹常常这样建议他：“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

走路回家并将公交费用来买面包呢？”但是，即便是泰壹在离家前已经吃过早饭，并带了面包作为午饭，在工作完一天后，他还是饿得难受。

然而，比饥饿更让人难受的，是他内心的痛苦。因为从工厂内部明白了工人的境况，泰壹的不满与愤怒与日俱增。他常常陷入沉思之中。他告诉自己的母亲：“每当我看到那些比素玉还小的女孩子们在烟雾弥漫的环境中，从上午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并且不吃任何东西，我就会问：这是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同时，我既钦佩她们，又同情她们。”

他在1969年冬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痛恨这样一个人们已经成为商品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人的个性与基本的需求，成为第二位的東西，人们的希望之树已经被砍伐；我痛恨这样的人，为了求得生存而贬抑自己，成为一种商品。

和平市场中的徒工们，就是人类成为商品的典型。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壹认识到：不光是徒工、技工，包括他自己，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被商品化的不幸时代里。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被贬低为物质价值。直到后来，这种意识形态的发展才在他的脑海里充分形成；但是，很显然，这种思想似乎已经开始体现在他每天对徒工们所蒙受的苦难的观察中。

1967年2月初，也就是在他开始在汉密厂当一名助理裁剪工三到四个月的时候，泰壹与一名工友共同住在位于拉卡山（Naksan）郊区的一间棚屋里。他们刚刚捱过了农历新年前的工作负荷极重的十天。其他工人已经兴高采烈地离城回家，与乡下的家人在节日团聚，但泰壹因为没有钱，不能回到位于都邦东（Dobong dong）的家里。

我怎么能两手空空地面对家人，甚至是邻居们都知道我已经有一份工作了？如果不能至少为我的兄弟姐妹们准备一份小礼物，我是不能回家的。

由于知道泰壹的处境，那位房东同情他，请他在自己和妻子离开时照看店铺。房东将泰壹介绍给自己的小姨子，叫他们一起上班。在和这位女孩一起工作了数天之后，泰壹开始喜欢上她了；这种感情似乎是两情相悦。因为这个原因，他度过了一段兴奋与苦恼交替的日子。

在感情问题上，我想了很久很久，之后，我感到一种罪恶感，我想起自己的母亲

每时每刻都将自己的所有奉献给她没用的儿子。现在还不是我被爱情分心的时候，爱情对我来说，是一件奢侈品。

就这样，他的这段短暂的爱情结束了。对一名十九岁的男孩来说，沉浸在浪漫爱情的卿卿我我之中，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对泰壹来说，这样的爱却是一件奢侈品。在泰壹1967年2月14日的日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

又一天过去了；这一天我在百无聊赖中度过。我不能相信自己会允许自己这样消沉地堕落。为了成为工厂里的一名独当一面的裁剪工，我折断了处于萌芽阶段的爱情；我觉得自己在这样的爱情面前，已经成为了情感的奴隶。即便是我的情感之树扎根于内心深处，如果没有茎干（stem）的支持，它就不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快点醒来吧，直面（be faithful to）社会的现实。

或许，对泰壹来说，浪漫的爱情是一场奢侈的游戏，因为残酷的现实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并且，他既没有恋爱的权利，也没有恋爱的时间。

## 6、一个裁剪工的苦难

1967年2月24日，泰壹所在厂子里的前任裁剪工跳槽到另一家工厂，他最终被提升到裁剪工的位置上。

不过，在新的岗位上，他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毋宁说，他的工作负荷变得更重了。由于知道泰壹工作极为认真和努力，工厂老板一方面表面上夸奖他，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剥削他。开始的时候，泰壹以为自己的老板是一位好人，但后来，他称其为“伪君子”。

以下文字节录自泰壹的日记，描述的是他从事裁剪工工作的那些日子的情形：

这就是我生活的最终目的吗？每天进厂、出厂，承受着难以承受的无止境的痛苦：裁剪和熨烫15小时衣服的悲惨生活，从早晨八点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一点。

我腰酸背痛，双手疼痛充血，我的手腕和双腿从来都没有得到休息。天啦，这种疼痛痛得让人象要死去一样。比这种肉体的痛苦更让人难受的，是精神上的苦恼，这让我想起死亡。我想，我不得不与这些艰难困苦作斗争。

这里有六台缝纫机，每台机器边只有一名徒工。我不得不干他们应该做的所有工作。在其它工厂，一名裁剪工身边会配备一名助理裁剪工，以及一名“夏亚戈”

(shiagehs)，干完那些我正在做的工作。这种苦难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摘自全泰壹的日记，1967年3月17日）

慢慢地，泰壹开始认识到：他在和平市场开始工作并成为一名裁剪工的最初的希望与梦想，将永远不会实现。作为一名劳工，他的梦想是学得一门技能以便摆脱贫穷，重新开始自己的学习，并帮助那些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在决定成为一名裁剪工的时候，曾经希望自己能够站在工厂里的年轻女工们一边。但是，他的这些希望一个都没有能够实现。

他的收入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泰壹在这一阶段的日记的记载，反映出他当时是何等地饥饿与贫困：

我身无分文已经有三天时间了。我向工厂主的妻子索要700韩元，最后她只给了我200韩元；她打了500韩元的折扣。要是她稍微知道我是多么努力地工作，她就不会减去500韩元了。在过去的四天时间里，我只吃了四顿饭，两顿是在家里吃的，一顿是在[小型群体储蓄俱乐部 \(gae\)](#) 的集会上吃的，<sup>22</sup>最后一顿是自己在外面吃的。借支的200韩元我已经花掉了80韩元。无疑，靠这点钱是熬不到十九日的。我准备在二十日那天，为银都 (Induk) 这家工厂做些额外的工作，但是，吃饭依然是一个问题。我有了一份工作，却没有饭吃。（1967年2月17日）

在工厂中的三年奴隶般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你所挣工资的与你自己的诚实程度 (integrity) 是成反比的。三年的艰辛生活和十四年的贫穷，已经把我变成了一架点钞机。我的青春难道不是一直在为吃饭的问题而操心吗？（1967年2月22日）

我不得在二十八日搬出这件房子。我的生命就像是风中的一点烛火。“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的被窝象从前那样寒冷。（1967年2月27日）

如果泰壹面临的问题仅仅是金钱，如果他的唯一目标是金钱，那么，随着他逐渐成长一名具有丰富经验的裁剪工，他是能够及时解决这一问题的。但是，对一个想要学习并完成某些有意义的事情的人而言，这一问题的解决只是个梦想，它只能在极为遥远的未来才可能成为现实。实际上，他不得不因为经济问题，因为缺乏金钱，而终

---

<sup>22</sup> “盖伊” (gae) 的意思是小型的群体储蓄俱乐部。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这样的俱乐部在技工和[施达士 \(shidas\)](#) 中间非常盛行。

生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正如他所自嘲的那样，即便是他放弃劳工运动，放弃教育，成为一台点钞机，同时，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于赚钱，他仍然得花上15到20年的时间并且在幸运的情况下，才能够达到不用为钱的问题而操心的生活水准。

我们能够想象，当泰壹清楚地看到和平市场的工人的境况时，他的失望该是多么大。他在1969年12月的日记中，写着这么一段话：“尽管我的理想象熔岩一样奔涌；但从自己生命的一开始，我就鼓起了足够的力量。”

和工厂里的任何一位工友相比，泰壹都显得能力出众，梦想高远；他从来都没有停止学习，即使是自己在从事艰辛工作的时候。尽管他重新回去上学的梦想从未实现，他却从来都没有放弃学习。从泰壹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艰难困苦中一直都保留着自己崇高的希望：

我终于做到了。我到位于市政厅后面的那家书店，花150韩元为自己购买了一套适合于中学和大学程度的函授教材课本。我要永远下定学习的决心，防止学习的念头因为自己生存状态的艰辛而熄灭。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为什么就不能做到呢？我要开始学习，等到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我还剩下大约376天的时间，一年零十天的时间。如果我在下班后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的话，我就能够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了。（1967年2月20日）

我们知道，泰壹的学习的决心，不过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仅仅受过比小学程度稍高的教育，不得不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同时，还得常常为每天的生存而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呢？实际上，为了购买那些教材，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煤气炉和裤子。

对一位裁剪工而言，要想帮助年轻的工厂女工，他所能够做的事情极其有限。泰壹越是了解她们的处境，就越是认识到：作为一名普通的裁剪工，他无力解决存在于工人背后的各种深层次问题。

除此之外，工厂主们还对泰壹给予徒工们的极为有限的那点帮助，进行干预和阻挠。

在认识到自己的梦想破灭之后，生活对于全泰壹而言，还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没有希望和乐趣的无止境的罪恶日子，只剩下持续劳动的令人窒息的异化的日子，只

剩下那些没有意义的单调的日子，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一天天地流逝。在这些日子里，裁剪工全泰壹感到：自己正在从一个人，变成一架机器。因此，他发出这样的抗争的呐喊：“我们不是机器！”

工厂里充满了巨大的金属噪音，以及技工恼怒的声音。我不能区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自己仍然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工作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按照自己知道的去做它罢了。除了自己正在做的东西，我没有任何的意识。不，甚至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现在也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自动的动作而已。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是，我成为了自己工作的旁观者。我的身体在做着工作，但这种动作并没有得到谁的指示。我的感觉和噪音告诉我，自己做完了多少英寸的活路，干了多长时间的活。所有的布料都是在裁剪台上被测算、拉长和剪裁的。但是，是谁裁剪了这些布料呢？每当这种念头浮上心头时，我都明白，当然是我在裁剪这些布料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工作？当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问题的答案时，下班回家的时间到了。我洗完脸、换上衣服，和工友们说声再见，之后，就回家了。在家里，我吃过晚饭，和家人聊会天，然后睡觉，自己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1967年3月13日）

上述段落描述的是全泰壹工作的一天，但它同样适用于工厂里的所有劳工。

由于被剥夺了活动自己健康肌肉的机会，被剥夺了青春的汹涌热血，被剥夺了梦想、希望、欲望和情感，被剥夺了思想（philosophy）和青春活力，他们变成了被操控的木偶。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在并不存在。睡觉的、吃饭的和工作的那个人，并非是我（I）。真正的‘我’已经消失了；只有他（她）的躯壳还保留着，这个躯壳被某种莫名的东西所驱动和控制。只是在当‘我’即将要完成一天的工作时，“我自己”（I myself）才慢慢地复活。为了生存，泰壹会在没有任何意识的情况下，凭借本能工作，就像强者所设计的制度中的一架机器：“在这里，希望之树已经被砍伐”。

后来，他这样描写自己的这种体验：

他思考。他痛恨这种幻灭感，以及自己的无能的表达方式（utterances）。

人们设计出绳索，捆绑人们，

这种捆绑，毁灭了人类的本质所在——希望。

所有这些外部的束缚。



泰壹并没有完全陷入对自己境况的失望的深渊之中。他不顾一切地试图抓住那一线希望，并进行战斗。从那段时间开始，在他的日记中无数次重复着诸如此类的段落：“我不会放弃，”“为了明天，我要生活下去”。

但是，直到他下定自己的决心去挑战和直面生活中的残酷现实之后，泰壹才能够超越种种“外部束缚”强加给他的失望，并在希望和兴奋中守望着明天。

一旦确信了自己不得不走的路，一旦决定投身于这条道路，那么，尽管一路上荆棘密布，他的生活将不再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罪恶的循环；因为，现在的泰壹知道：他正在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迈向反抗上述各种束缚的道路，直到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实现的那一天为止。

直到那时，泰壹还不过是一个牺牲品。

他曾经被“富裕环境”所排斥。他童年时代的所有梦想，都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他曾经失望过。

巨大的现实压力沉重地压在泰壹的身上；他太脆弱了，难以反抗这种现实的压力，他感到自己不得不永远忍受这种不公正，他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但是，有一天，他奇迹般地复活了。他从死亡一般的失望中醒来，宣告自己将不再忍受这种现实。他心中郁积的近二十年的所有不满都爆发了出来，并且，他开始拒绝那已经拒绝了他的现实。伴随着他对工友们的同情，他充满生机地开始自己激昂的反抗。泰壹以巨大的力量，向现实的要害之处（the core of the reality）发起挑战，正是这种现实，要为他的痛苦和非人的遭遇负责。

然后，他用燃烧自己的方式，胜利地发出一个关于人的宣言，他打破了沉寂的苦难的历史，打破了那种漠视人类的社会现实。

这种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样一个无助的人，怎么会投身到危险的劳工运动的浪潮里去？现在，让我们转向这些问题背后的故事。

## 7、震撼：迈向斗争之路

为什么被压迫者会依然处于被压迫的状态？

为什么同样的一群人，会继续忍受那些苦难？

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大多数人被一小撮压迫者所蹂躏。每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一大群奴隶在拿着皮鞭的少数人控制下默默工作时，就会感到奇怪：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然而，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发生了这种现象；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知道，同样的事情正在某些国家发生，并且构成了民主发展的一种障碍。

有好几个原因，导致了上述反常现象的存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尽管被压迫者在数量上超过压迫者，但他们处于没有被组织起来的状态。因此，他们受到组织起来的压迫者的支配。不过，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被压迫者的“奴隶心态”（*slave mentality*）。

只有当被压迫者摆脱了自己的精神束缚，只有他们坚持自己作为自由人的各项权利并准备为之战斗的时候，此时，他们逐渐组织起来，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他们作为“组织起来的大多数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推翻“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的压迫并获取胜利。这就是人民运动与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这种进步是真正的进步。

我们所在的社会是一个为民主而奋斗的社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为反抗从封建时代便伴随我们的压迫者-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而斗争的原因。但是，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即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仍然遗存着根深蒂固的奴隶心态，正是这种奴隶心态，阻碍了我们社会的民主的发展。

让我们分析一下某位受压迫者的心态吧。

在他出生以前，严酷和冰冷的现实便一直存在着。由于在这样的现实中长大，他会错误地以为：无力的自己被强有力者所统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开始相信：为了生存，自己必须屈服于这个社会的以及这个社会的各种结构性安排。因此，他变得谨小慎微、奴颜婢膝。任何针对社会的批判，都会被看成是危及其生活的鲁莽而危险的行为。因此，他变得虚伪而没有道德感。批判精神的种子甚至是在它们在这个人的意识中萌芽之前，便遭到了毁灭；他成为了一只“温顺的绵羊”，他接受社会所规定的任何事物；他变成了一个不能独立思考的奴隶。

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将欲夺之，必固予之”（*He strokes the back while eating the liver*）。<sup>23</sup>当权者会用各种恭维话来表扬那些温驯的绵羊，譬如“可靠”、“谦逊”、

---

<sup>23</sup> 英文的字面意思类似中文中的“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这里的翻译，借用了老子《道

“性情温和”、“勤勉”以及“坚韧”等等。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麻痹人们的意志。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会暂时被迷惑住，不知道自己是在受难或是被剥削。即便是在更加清晰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之后，他还是感到自己必须忍受这种不公正的现实，并为了生存而继续受苦受难下去。他有时会感到“不公平”或“不公正”，但由于自己“无权无势”，他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因此，他很快就会放弃改变现实之类的大胆想法。“忍耐”成为他的座右铭。

然而，随着压迫和残忍的虐待的加深，并且甚至开始危及其生存时，他内心潜在的批判精神开始觉醒，并且变得积极而主动。只有当痛苦（无论是身体层面的亦或精神层面的）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人们才会开始审视对与错、真与假、美与丑；并因此而重新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于是，他作为人的自尊心得以重新浮现，被压抑的愤怒也会爆发出来。他开始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他认识到自己绝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他会发现并确信：现实的种种束缚，并非是无法征服的堡垒。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全泰壹从童年起，就过着一种被完全剥夺的生活。面对自己生命中的苦难与遭受到的虐待，他曾经反抗过、抗争过，他知道现实的种种不公正之处。在他决定成为一名裁剪工的时候，他还抱有这样的愿望，即去帮助那些无力的工人们去反抗强权者的剥削。然而，直到很久以后，他都处于上文所述的那种奴隶心态之中，认为自己是没用的人。在1967年2月23日的日记中，泰壹这样告诉我们：

从明天开始，我将努力工作，来报答我的老板所做的一切，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裁剪工。

但是，就在不久前，他还表达过自己的感受，认为工人并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称的报酬，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换言之，工人们受到了剥削。但此刻，他却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要报答老板所做的一切。这表明，他被雇主们关于“工人应该感恩并努力工作来回报他们为工人们所做的一切”的宣传所收买（buying into）。泰壹似乎认为，工人们不得不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并非是雇主们的过错。此时的他，还不理解这样一个道理：和平市场劳工的苦难，与雇主们残忍的剥削与专横，存在着直接的联

---

《德经》中的一段经典论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意思是先付出代价以诱使对方放松警惕，然后找机会夺取。

系。

不过，泰壹的想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事实上，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想法。在我们所在的社会，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会努力工作来报答老板的。”尤其是当他（她）是一个善良而勤劳的人时。真正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象泰壹这样一个甚至来连中学都没有读完的人，竟然能够克服这种奴隶心态，能够洞穿社会状况的现实所在。

在从事裁剪工的工作后的很多个晚上，泰壹下班回家后，都会与母亲谈起徒工们令人同情的工作状况。有一次，他告诉母亲一名徒工的故事：她坐在一边，什么事也没有干；最后，她当发现泰壹在观察她时，她的眼泪直流。“裁剪工先生（一种标准化的尊称），我想我要失明了。在喝了抗失眠药后，我不得不工作三个通宵，我的视力模糊，我看不见东西，我的手臂麻木；我想抬起手臂，却发现自己做不到。”

在和平市场，这种现象极为普遍。每当一名女工因为工厂非人的工作条件所导致的疾病或伤残而再也不能工作时，工厂主多会指责工人偷懒，或者是简单地解雇她。对工厂主而言，这位女工因为过度地丧失了劳动能力，不再具有利用的价值。当一名患病的工人向泰壹求助时，在多数情况下，他会倒光自己口袋中的药品，并亲自干完这位工人的工作；当工人的病情不很严重时，就劝她忍受一下病痛、继续工作。他不太可能将这些情况告诉老板，这会导致对女工的更多的伤害。对泰壹而言，这种状况是令人痛苦的。这也促使他更深刻地思考其中的问题。（根据泰壹在1968年春季结识的一位熟人的描述，泰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颇为坚定和忧郁，似乎他正被某种幽暗的思想所困扰。在这段时间里，泰壹以小说的形式写道：

他坐在木制地板上，陷入深深的思考。他在反思发生在春部市场（Chungbu Market）工作上的事情。工号为5号的技工，是一位身体虚弱的女孩，她向他恳求道：“求求你了，你能帮我找一家我能够在周末休息一天的工厂吗？”“我拿不稳。你知道的，除了工厂的仓库，能够满足你要求的工厂是很少的。即便这里有一位基督徒开办的工厂，但那里现在还没有什么空缺岗位。不管怎样，我会尽自己的心，帮你看看。”对于他伪善的回答，那位年轻的女技工仍然用最诚挚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激之情。尽管他回答说会帮她看看，但他知道：根本就没有找到这样的工厂的可能。

此后的日子充满痛苦，泰壹不再梦想赚到足够多的钱或者是去上大学。相反，他的脑海中充满这样的念头，那就是如何去帮助自己工厂里的工友们，解决他们日常面临的各种问题。

一天，一位年轻的女技工在缝纫机边工作时，突然吐血。泰壹很快募集了一些钱，将她送到医院，医院检查发现她患有三期肺结核，这种病是和平市场中很常见的一种职业病。很快，她就被解雇了，变成了一种没有人要的商品。这件事对泰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位年轻的女工在病中就被解雇了，治愈其疾病的钱，要远远超过她在和平市场所有这些年所挣得到的钱。实际上，她的生命成为一场失败的战争。

现在，等在她面前的唯一结果，就是在得不到任何治疗的情况下，慢慢死去。即便是她能够设法生存下来，其身体也会致残。有谁在乎她的情况呢？无辜的她，被抛向死亡之路，被这个社会所诅咒。她生命中所曾经做过的唯一事情，是力图赚点钱来帮助自己不幸的家人，并送自己的小弟小妹们上学。这也是为什么她从来都没有好好睡上一觉或吃上一顿饱饭，而是按部就班地在一间光线暗淡的房间里拼命工作并迈向死亡的原因所在。泰壹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的发生，他只能发出愤怒的悲叹，并常常在自己的日记中涂抹着这样的字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然而，正是工厂女工们所遭受的悲惨且令人同情的境况，持续不断地促使全泰壹参与到劳工运动中去，尤其是当他的意志处于薄弱状态的时候。在他1970年8月9日所写的日记中，我们能够隐约看到这一点：

我必须回去，必须马上回到我贫穷的兄弟姐妹们身边去，回到我精神的天堂；回到和平市场，我所有理想（ideals）的所在地；回到那些年轻的心灵的所在地。

暂时再忍受一下这种状况吧。我将自己的所有献给你们，并且，永远都不离开你的左右。

在下文中，我们将再次回到这一段日记的记述上去；这段日记是泰壹离开和平市场，在**三木山的寄宿寓所（Samgaksan Retreat House）**中所写。在这段日记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焦虑，以及对工人们关切之心。

在那位工厂女工的咳血事件发生之后，泰壹开始考虑采取一种他以前做梦都没有

想到过的行动。他想让正在死去的工人们觉醒起来，他想改变这种蚕食工人们生命与健康、让他们失去欢乐与幸福并将其生命变成废墟（waste-land）的体制。他对这一行动，充满决心。

在知道自己是否能够从事这一行动之前，泰壹不得不面对自己良心的呼唤，他应该这样做。以前，他曾经认为自己应该忍受的东西，现在对他来说似乎是无法忍耐和不公平的事情；并且，他开始认为：纠正这种无法忍耐和不公平的状况，将是自己最后的使命，无论其成功的前景如何。很久以后，当有人试图规劝泰壹不要领导一场劳工运动时，他坚定地回答道：“这是我必须承担的任务。无论我能否成功，我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完成这项任务”。

泰壹全神贯注地做着一件新事情，那就是与自己的父亲对话；这在以前可是件稀罕事。每天晚上，他一下班回家，顾不上考虑吃饭的问题，便开始直奔主题，询问父亲关于劳工运动的事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劳工基准法》的存在。

通过与自己父亲的对话，泰壹发现：要发动一场劳工运动，培育工人间的团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尤其重要的是，泰壹懂得：成立一个工会组织，是一件合法的事情。

大约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另一件可怕的事件，这一次的当事人是泰壹自己。他被解雇了。情况是这样的：

在泰壹成为一名裁剪工之后，他常常将劳累的年轻徒工们提前送回家，并亲自将她们的的工作完成，直到深夜。一天，他的老板发现了这一点，当时，泰壹在送一名生病的工人回家之后，正清洗着工作场所。老板问泰壹在做什么，泰壹如实告诉了他真情。这位老板颇为光火，警告泰壹说：“裁剪工要做裁剪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干预徒工的工作？你这样做会，是给她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

第二天，这位老板再次发现，泰壹晚上一个人在清洗工作场所。

“你以为你在做什么，提前让工人们回家？昨天晚上，我不是逮住你在干着同样的事情吗”

“很抱歉。原因仅仅是，我看到她们几天前连续加夜班之后太累了。但是，如果我代替她们把工作做完，不是也很好吗？”

“好。要是你不听话，按照自己的意愿坚持自己的做法，那我这里就不需要你了。从明天开始，你不必上班了。”

在那次和雇主的一次简单交流后，泰壹被解雇了。

那位工厂主对泰壹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他巴不得赶跑他。泰壹已经成为他的眼中钉，而不是自己的“得力干将”，因为他总是站在工人一边。泰壹在她们生病时将其送到医院；当老板叫工人们加班加点时，泰壹则会表达自己的不满。

对泰壹来说，被解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像他那样拥有裁剪工技能的人，能很容易地在和平市场找到另一份工作。但是，老板不允许他对工友表示出哪怕一点点的善意的事实，让泰壹极为伤心。他想起自己想要成为一名裁剪工的最初动机。那时，他的目标是帮助这些无助的工厂工人，并友善地对待年轻的徒工们。他错误地相信，至少那是他作为一名裁剪工所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老板不会允许他人道地对待工人；这一点泰壹没有想到，即便是在不久之前，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现在，泰壹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开始感到：自从他一出生，他就似乎彻底弄错了某件事情。

不久之后，泰壹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和从前一样，他继续做着一名裁剪工。但现在的泰壹，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泰壹了。在白天，他是一名积极的组织者，寻找自己的裁剪工朋友们，让他们加入“愚人社”（The Society of Fools）；晚上，他在自己的棚屋里，通宵达旦地勤奋学习《劳工基准法》的相关条款。因为，他梦想着为劳工赢得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 第三章 “愚人社”的成立

(背景照片待插入)

(插页：底图为全泰壹的身影)

每一个工作的人，都有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条件，并且，在必要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护。

人人都有为维护其利益而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

人人都有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包括对工作时间进行合理的限制，定期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24条



## 1、发现《劳工基准法》

全泰壹的父亲全三松在年轻时，曾经在大邱市的一家纺织厂工作，具有参与劳工罢工的经验。这一时期是韩国从日本获得解放的无序时期。当时，劳工运动正处于风起云涌之际。作为一名普通劳工，全三松仅仅是参与了罢工而已。不过，随着罢工的继续，他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会的领导者。

和当时所有的劳工运动一样，全三松参与的那次罢工行动，很快就被警方和雇主两方的力量所挫败。管理方试图通过动员新工人从而结束罢工，而罢工者们则身着袖章，封堵住工厂大门，或将这些新工人们送出工厂，或阻止他们进入工厂；正因为如此，这场罢工持续了超过一个月的时间。然而，管理方并没有屈从于工人的要求，而是关闭了工厂。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工人们开始动摇起来。并且，警方逮捕了罢工领导者；最后，这场罢工结束了。

全三松在发现自己的儿子对劳工运动感兴趣之后，他回想起了自己的过去。他曾经目睹许多人因组织各种劳工运动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那一代的人，甚至连提及“劳工运动”这样的字眼都会感到恐惧。

正因为这样，他觉得自己应该想方设法阻止儿子参与劳工运动。在泰壹第一次问及他关于劳工运动的事情的时候，他坚决拒绝告诉儿子任何关于劳工运动的事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认识到儿子对于劳工运动的兴趣的深切程度与严肃程度。以前，泰壹从来都没有向他问及有关劳工运动的事情，但现在，他却固执地追问这一问题。

全三松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决定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劳工运动的每件事情，都告诉自己的儿子，从而提醒他劳工运动即使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同时，他是警告泰壹，参与劳工运动会给他带来众多的灾难。他希望一劳永逸地说服自己的儿子，不要参与劳工运动这样的事情，因为他自己的经验已经证明：参与劳工运动，什么都不会得到。

最终，泰壹努力从父亲那里学得了很多，尽管父亲最后的结论总是同一句话：“丢掉你那些想入非非的念头，专心学会一门技术，这样等你到了三十岁，你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了”。泰壹的回答则是：“我现在不想别的任何事情。学会一门技能，

那是我今后需要做的事情”。然后，父子两人的对话会演变为一场争论，这时候泰壹会说：“我必须完成父亲您没有完成的事业”

不过，泰壹在听过父亲关于劳工运动的讲述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劳工运动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他知道：那场父亲参与的罢工，因为缺乏资金的资助而失败时。他的父亲坚持认为：“要想发动一场劳工运动，你得需要钱。”不过，尽管曾经有过这种最初的气馁，泰壹开始变得备受鼓舞，积极性大增，尤其是当他偶然发现了《劳工基准法》及其相关条款的存在之后。发现《劳工基准法》，是泰壹生命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转折点。

《劳工基准法》的第1款这样宣称道：“设定劳动条件的标准，其目的是保护并改善工人基本的生活”。就像在黑暗的洞穴中发现了一束亮光，在《劳工基准法》中发现这样的词句，让泰壹兴奋不已。被整个社会拒斥的工人们，现在拥有生活的权力了。这种激动人心的觉醒，是否意味着所有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开始呢？这种觉醒，是否会将泰壹的愤怒，转变为泰壹对这一令人诅咒的现实的反抗呢？

根据《劳工基准法》第42款的规定：“除了休息时间，一名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应为每天八小时，平均为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时。在工人同意的情况下，工作时间可以延长到每周六十小时”。在看到这些规定的时候，泰壹会想到什么呢？或者，当泰壹看到第45款“雇员每周必须至少享受一天的带薪假日”的规定时，会想些什么呢？对泰壹来说，发现《劳工基准法》引发了泰壹极大的震撼，因为他曾经无助地面对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时间，面对和平市场的劳工每周九十八小时的工作日程。

《劳工基准法》上还有那些条款和规定呢？《劳工基准法》中有关于危险的工作环境的规定（第43款）；有关于女性每月享受一天的带薪休息的规定（第59款）；关于为年龄低于18岁的工人提供教育设施的规定（第63款）；关于医疗保健的规定（第71款）；关于工伤事故的规定（第8章）；禁止女性和年龄未满18岁的工人参与夜班工作的规定（第56款）。所有的这些规定，都令泰壹热血沸腾，因为他再清楚不过地知道：在和平市场，没有任何一款的规定得到了执行。实际上，《劳工基准法》还规定，雇主若侵犯了工人的权利，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例如，该法规定，对年龄在13到16岁的工人而言，每天的最长工作时间为七个小时（在有些情形下是九个小时），一旦雇

主违反了规定，就可能被判处两年的有期徒刑，或是被处以两万韩元的罚款。该法第108款规定：劳工监察员若故意对雇主违反《劳工基准法》的行为保持沉默，则可能被处以最长时间为三年的有期徒刑，或者是终止其劳动监察资格，最长可达五年。然而，在泰壹工作于和平市场的所有年份里，他从来都没有看到这些条款得到执行，他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位雇主被捕，或有那一位劳工监察员因违反《劳工基准法》而受到惩罚。

泰壹感到自己就象一个傻子：因为他不知道，原来还存在着如此好的“各项规定”；因为自己的雇主违反这些规定后，他不曾得到哪怕是一次的保护；因为，泰壹受到了欺骗。

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一种新希望的时候，他（她）才能否定“现在”，并去超越“现在”。只有当明天将与今天不同时（因为“现在”很快会超越自身而抵达新的彼岸），一个人才会感到有必要去抗议和挑战这一丑恶的“现在”。泰壹敏锐地意识到，和平市场的工人们都是“傻子”，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保护其权利的国家法律，他们受到了有组织的剥削。于是，泰壹要组织一个“傻子”的聚会。确切地说，这就后来被称为“愚人社”（Society of Fools）的组织。

## 2、裁剪工朋友

1968年春季，和平市场中的一名名叫**金基南（Kim Gae-nam）**的裁剪工，成为全泰壹的朋友。金基南辞去了自己在**汉密（Hanmi）**的工作，并在别的地方工作。尽管当时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明媚的春天已然到来，但他们两人碰头的地方，却是在和平市场二楼的阴暗而沉闷的走廊上。

那时，泰壹的头发剪得很短，穿着一件厚重且布满油污的工作服。基南注意到，他这位新朋友的表情忧郁；并且，通过更密切的观察，他意识到：泰壹正处于深深的思考中。

他们两人见面的次数频繁，因为彼此工作的地方靠近。让基南感到不同寻常的是，泰壹总是携带着一本厚厚的书。他从其他工人那里得知，这位“不同寻常的朋友”，对工厂里的女工们极为友好。由于常常见面，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会在附近的自助餐厅一起花上三十韩元，吃两碗面条；或者是站在窗前，俯瞰首尔国立大学音

乐学院的建筑，并相互交谈。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彼此交流各自的家庭生活和童年时代的大致细节。最后，他们开始讨论彼此作为工人的生活的艰难，以及关于外面世界的各种琐碎的事情（bits and pieces），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们无话不谈。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基南发现：泰壹对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以及劳工面临各种问题，颇为关注。他意识到，这正是他的朋友看起来总是如此忧郁的原因。当他们的讨论集中到劳工状况的问题上时，基南注意到：在通常情况下很沉默的泰壹，会变得十分激动，并充满情感地发言。有一次，泰壹向基南展示了《劳工基准法》的相关条款，他指出：即便法律已经规定工人每周应该休息一天，规定要支付工人所做的任何额外工作的工资，但这些条款，从来就没有在和平市场得到执行。基南也突然感到自己的心中充满了愤怒。直到那时，他的基本目标还是尽快掌握裁剪工所需的必要技能。但是，在和泰壹越来越多地讨论劳工状况之后，基南开始对劳工问题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并且，对于发生在自己工作场所中的各种事情，有了更为深切的观察。

基南回忆道，大约在1968年年末的时候，泰壹提出了这样的建议——组建一个裁剪工的聚会，目标是改善劳工的状况。泰壹的逻辑是：“作为个体，我们一无所有、软弱无力，但一旦联合起来，我们就能够战斗，并变得坚强有力。劳工状况的改善，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但是，哪怕是我们裁剪工中的一小部分人能够组织起来，并使用所有可能的方法来改善劳工的状况，那么，我们至少能够确保《劳工基准法》的基本条款得到遵守。要是工厂主们拒绝遵守《劳工基准法》，市场上所有的三万名工人可以举行罢工，那样一来，工厂主们就不得不听取我们的要求了。”

听着泰壹的话，基南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害怕：“你不觉得这个计划太过于伟大了吗？”但在经过认真的思考之后，基南开始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好计划，并给予了自己的支持。

两个人很快坐下来制定计划。首先，他们讨论了即将召集的聚会的事情。结论是，他们在聚会上不要提及劳工运动，而是要让聚会看起来象是一次社交聚会。他们同意协调各自的行动，邀请其他裁剪工参加聚会，手段是向他们说明参与聚会的必要性；通过聚会，他们能够交换信息并学会如何彼此帮助对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举行聚会。基南的住所太小，不能举行一次聚会；而泰壹的家则距离和平市场太远，

此外，事实上他的父亲会反对在自己家里举行这种集会。他们认为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有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举行聚会，尽管这样一来，会开销甚多。事实证明，聚会的开销确实很费钱，但泰壹和基南还是买了单；泰壹的理由是：要是出席者不得不买单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很多人参加这个聚会了。

在三到四天的时间里，他们拥有了大约十名成员；泰壹召集到了约六到七个人，基南召集到了三个人。这些人和泰壹一样，大多是在职的裁剪工。

他们的第一次聚会，是在邻近东华市场的[银河路咖啡店（the Milky Way Coffee Shop）](#)进行的。在咖啡店的一个灯光朦胧的角落里，他们彼此自我介绍。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谈话集中在工作地点、认识的熟人、对雇主的评价，以及各自的报酬等问题上；最后，大家一致赞成，彼此间要相互合作和支持。当话题转移到这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上时，泰壹和基南会警惕地留意其他顾客，因为他们可能会偷听他们的谈话。

在聚会进行了将近一小时之后并正好将要结束的时候，泰壹会站起来，说道：“我们到这里，是为了彼此相识；但是我们还必须共同完成一件任务，那就是改善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那里有三万名工人正在遭受剥削。在下次聚会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面对这种局面，大多数裁剪工们的反应是不高兴。只有一个人走到泰壹身边，对他说道：“我同意你的看法。下次聚会时，我会有很多话对你说。”泰壹支付了那次聚会的所有费用，在其后的聚会中，买单的也大多是他。他刚刚从位于[库若东（Kuro-dong）](#)的那家自己工作的裁缝店那里，拿到了工资。并且，这次的聚会，几乎花掉了他所有的工资。

一周之后，他们举行了第二次聚会，地点依然是银河路咖啡店。尽管所有人都到场了，但聚会并未按照泰壹曾经预想的那样进行。泰壹和基南都没有举行此类聚会的经验，并且，除了在泰壹充满激情地发言时所有人都安静倾听之外，这次的聚会在杂乱的对话中结束，没有取得什么特别的成果。

大多数裁剪工们除了对自己面临的日常问题有所关注外，从来都没有想到关心其它的事情。在泰壹的讲话过程中，裁剪工们会因为和平市场不人道的工作条件以及自己在生活中所经历过的艰难而表现出愤怒和激动；但是，除了被这些所感动之外，他们更多地是感到困惑，对泰壹究竟想要做什么表示好奇。

参与聚会的成员们的消极态度一点一点地得到了改进，却基本上依然保持着原样，直到“愚人社”解体为止。这让泰壹深感失望。他痛苦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的裁剪工都像自己那样思考问题；他还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从零开始，参与并组织一场劳工运动，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在努力过程中，泰壹还有一个宏伟的想法，那就是募集一笔巨款，开办一家完全执行《劳工基准法》的模范工厂。他的想法是，这家模范工厂会向世人展示：在人道地对待工人的同时，工厂仍然能够赚钱，因此，其它的企业也能够效仿这家工厂。当从自己的这一不合时宜的幻想中觉醒之后，他感到了悲凉和失望。这种失望反过来使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如果牺牲掉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他就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

自从裁剪工们开始聚会以后，泰壹和基南每天会在和平市场的二楼俯瞰首尔国立大学音乐学院，讨论着上次实施的聚会以及与劳工状况相关的各种问题，并为事情的进展并不像他们设计的那样而叹惋。建立模范工厂的计划，也因为他们遭遇到的各种现实困难而夭折。最后，泰壹这样悲伤地评论道：“无论如何，这个计划或许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围”。有时候，他心情沉重，颇为严肃地补充道：“或许，牺牲掉一条或两条生命，会让事情有所改观。”这时，基南会担心地回应他：“你怎么能有这样的念头呢？”

在泰壹的巨大努力下，尽管面临诸多挫折，裁剪工们的聚会仍然继续着；并且，在1969年6月末，“愚人社”正式宣告成立。由于泰壹在几次聚会上花时间向裁剪工们解释了《劳工基准法》的所有条款，社员们更加支持泰壹。并且，与普通工人相比，他们对各种劳工问题更为敏感。他们还开始将“愚人社”看成是一个劳工群体，其最大的任务是改善劳工的状况。唯一的问题在于，大多数成员仍然感到疑惑：他们是如此地无力，该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呢？并且，没有人能够回答他们的这一问题。

他们不得不避免自己的活动被发现；因此，“愚人社”的成立大会，选择在邻近都所中学(Doksu Middle School)的一家中国小餐馆进行。泰壹将组织命名为“愚人社”的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不久以后，他们将聚会的地点转移到泰壹的家里；在那里，他们能够通宵达旦地讨论各项计划。

### 3、“愚人社”

为什么全泰壹提议将这一旨在改善劳工状况的裁剪工协会，命名为“愚人社”（Society of Fools）？为什么其成员们一致同意接受这一名称？全泰壹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拥有被作为人对待的所有权利，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生活就像一架机器，从来都没有反抗剥削我们的雇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聚会是傻子的聚会的原因。我们必须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因为那是我们不再做傻子的唯一途径”。泰壹还复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他叫一些资深工人参加“愚人社”，所有的工人都拒绝参加，他们的回答是：“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呀？你觉得自己头脑中的想法有可能实现么？只有傻子才会想着去发动一场劳工运动。”泰壹还补充道：“至少，我们应该在死去之前发现自己是否真的就是傻子；让我们尝试一下。”

在泰壹的演讲结束之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每个人都赞成他的目标。有两个人站起来，发表了支持泰壹的演讲。出席成立大会的每个人，都被自己听到的话所感动，在他们的内心，一种深深的团结感油然而生，悄悄地发生共鸣。此前，他们确实生活得像傻子一样，但现在，他们将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世界，象傻子那样生活。

我们该如何辨认出一名傻子呢？谁是我们社会中的“更为聪明的人”呢？那些剥削他人的人，那些因为别人的业绩而获得获得荣誉的人，那些为了自己的利润而轻易伤害他人、从不会“拨一毛而利天下”的人，都是我们所在社会中的“聪明人”。这些人通过赚钱或者通过获取政治权力，从而取得自己生命中的“成功”；他们被一般人所推崇，成为每个人仰慕的中心；自从“成功”之后，这些人就过着体面的生活。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聪明人”和“知名人士”。

除却上文提及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一类人，他们“精明”而“谨小慎微”：他们知道“如何与现实妥协”，知道如何“适应现实”，他们的“妥协能力”与“适应能力”都很强。他们从不会反抗强者，他们遵守每一项现实规则；与此同时，他们傲慢自大，鄙视穷人。他们从来不会批判现有的体制或者是反抗压迫者。在经历过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代人当中，在经历了1945年韩国解放之后的政治动荡和韩国战争的混乱局面的一代人当中，这样的“精明”之人多如牛毛，他们已经熟稔了这种奴颜婢膝的生活。作为父母，这些人教导并期盼自己的子女至少成为所谓的“精明人”，即

便是他们不能成为所谓的“杰出人士。”除此之外，在所有强者实施统治的社会中，父母们都会教导下一代人要具备诸如此类的品行，如“妥协、”“顺从”、“谦逊”、“适应能力”、“中庸”等。

适应我们社会的能力，已经成为不容质疑的一个绝对真理，一项生存秘诀，一条公共准则。如果我们揭露社会灌输给我们的东西，就会发现，无论其灌输者是我们的父母、长辈、老师、大学教授、和尚、政治家，亦或是收音机、电视、电影，事实上，所有这些社会上层结构（the upper echelon）灌输给我们的真正信息，是让我们必须放弃自己反抗不公正的勇气，变成无能为力的奴隶。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通过服兵役，一个人会“如此这般，变成一个男人。”部队会塑造人，在服兵役之后，人们会知道该如何适应社会。这样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呢？对长官的无条件服从？“要是我让你将栗木盖在地板上，你为什么要问原因呢？你所能够做的，就是执行命令。”无论长官的命令是多么荒唐和不人道，在一个等级取向的军事社会里，他必须服从命令。当我们说军队塑造人的时候，当军队的命令是打骂士兵而不考虑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现象的出现，意味着在服役期间，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无力，意识到了挑战、抗争强者所施加的压迫的困难所在。这些人变得温驯并服从他人，他们意识到：“用鸡蛋碰石头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我们对一个人学会适应社会所作的剖析。

在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许多称呼“模范人士”（the ideal person）的各种委婉说法。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告诫——“成为社会需要的那种人”，就是其中的典型。当然，成为所谓的“模范人士”，并不是意味着那些致力于帮助社会中所有成员的那个人，就真的能够成为一个“人”。对一名公司雇员来说，成为“模范人士”，就是成为一个讨雇主欢心的人；对一名工厂里的工人来说，成为“模范人士”，就是成为一个奴隶并服从工厂主。这些人都是我们社会“需要”的人。换言之，在一个被权势者控制的社会中，那些最好地服务于权势者利益的人，被认为是“模范人士”。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人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拥有梦想和愿望的人的自主性，作为替代，他（她）成为服务于权势者利益的一种工具。并且，他们没有反抗就接受了这种悲惨的生活。强权者对这些人的说教是：“义务而不是权利，责任而不是自由”；这些说



教被设计出来，再生产着这种类型的人。

全泰壹和他的朋友们拒绝成为这样的“聪明人”和“精明人”，他们宣布：自己是一群“傻子”。对于那些听从自己内心的正义召唤并选择迈向艰难之路的人，这个世界称其为“傻子”。对普通人而言，这些人确实是“傻子”：他们冒着被解雇甚至是挨打的危险，为了诸如更好的工作条件等似乎没有意义的目标而斗争；他们并不想赚钱、自己经商，或者是在和平市场创办自己的工厂。他们是一群“傻子”。有人或许会这样发问：“他们认真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吗，由于我们缺乏勇气而无所作为？这些鲁莽的、谈论着劳工运动的厚颜无耻的家伙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认为劳工运动是件如此简单的事情吗？这些‘傻子们’将一无所有，他们是在自取灭亡。”

对于那些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利、抗争让其成为“非人”的社会的人，我们的社会将其贴上污名化的标签——“傻子”。我们的社会，会将那些拼命努力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宣称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的人，看成是不正常的人。

普通人会将泰壹及其朋友们看成是“傻子。”为什么？人们之所以认为他们是“傻子”，是因为他们自愿选择了一条苦难之路。他们是“傻子”，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向占据主导地位的现有秩序妥协；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适应现实。但是，他们真的就是“傻子”吗？

当泰壹要求和平市场的资深裁剪工们参与到各种活动中去，努力打造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工人之间的团结并帮助他们恢复其人权时，这些裁剪工的反应，是将泰壹称为“傻子”；此时泰壹会对自己说：“是的。我就是个傻子。”他的回答并非是一种自嘲，而是对被扭曲的现实称其为“傻子”的一种挑战，一种强烈的自我肯定，即他选择的道路并非错误的道路。他的这种回答，还常常是对“谨小慎微”之辈表示愤慨的一种表达，对社会上那些“精明人”的一种同情的嘲笑。

要是一个人拒绝放弃自尊，要求社会将其看成是一个人对待，这样的人是“傻子”吗？或者说，“傻子”是否就是那些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过着充满羞愧和耻辱、没有欢乐和意义的生活的人？那些相信当下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这样一种神话的“精明人”，并非真正的现实主义者（realist）。那些屈从命运、向命运投降的人，绝非精明之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能够在严冬中向其追随者们展望盛开的鲜花；真正的

现实主义者，是那些为了今天的梦想能够为了明天的现实而奋斗的人。

全泰壹和他的朋友们所选择的，是一条成为人的道路。他们共同发出了新一代工人的声音，这一代工人打破了漫长的沉寂和值得谴责的奴役制度，他们在自身当中深深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力量，他们相信真理将战胜压迫和剥削。他们是争取一个自由而平等的韩国社会的真正先驱者；他们是英雄，打破了死亡一般沉寂的坚壁和失望情绪。尽管今天的他们力量薄弱，但明天他们将强大而有力。某一天，这种孤独的声音将得到人民的响应，变成一声巨大的呐喊。他们燃起的这一微小的烛火，将点燃成千上万的火把，驱散我们所在时代的黑暗。

#### 4、全泰壹父亲的去世：“愚人社”的早期岁月

全泰壹被一致推选为“愚人社”的领导人。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一直在该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拥有关于劳工问题的最为丰富的知识和最为热烈的兴趣。

在成立大会之后，泰壹带着愚人社的十名成员去自己家中，当时已经将近深夜十一点了。自那以后，他的家便成为“愚人社”成员的聚会场所。这一点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泰壹的父亲不久前刚刚去世。

泰壹的父亲全三松，在1969年6月去世。我们知道，他的大半辈子都是在断断续续的酗酒岁月中度过的；但在去世前不久，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泰壹就对自己的父亲颇为怨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试图对自己的父亲好一点，因为他看到父亲生命中悲剧性的一面。有时候，当母亲批评父亲的时候，总是泰壹劝说她要多理解父亲，他会指出父亲所遭受的苦难。泰壹极其艰难地努力安慰自己年老的父亲，尤其是在父亲失去所有的希望的时候。<sup>24</sup>在刚开始赚钱的时候，泰壹便给自己的父亲每月500到1000韩元的酒钱，叫他不要光喝酒不吃菜，那样会伤身体的；他要求父亲，在喝酒时买些食物吃。

全三松患有高血压，他死得颇为突然，临终的时候，只有李小善在场。在去世的时候，他数次向在自己身边哭泣的妻子道歉，还叫她打开自己的枕套。在枕套中，李小善发现了六张紧紧折叠在一起的500韩元钞票。当她再次看着全三松时，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滑落。他向妻子解释道，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之后，他觉得用泰壹给他的钱买酒

---

<sup>24</sup> 实际上，全三松去世时，只有45岁。

喝真的是一种罪过。之后，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道：“你跟我在一起过日子，真的是件很不幸的事情；但你很幸运，你有一个象泰壹这样的儿子。请不要阻止他正在做的事情”。三松自己曾经作出各种努力，来阻止泰壹参与劳工运动。他曾经劝导和斥责儿子，有时候甚至将他踢出家门。泰壹则努力避免与父亲发生冲突，这并不是因为害怕父亲，而是不想让父亲太难过。这也是为什么泰壹选择在一家昂贵的咖啡店举行裁剪工聚会的原因，尽管每次聚会他都不得不买单。只是在父亲安葬之后，泰壹才第一次将自己的裁剪工朋友们带回家。

那天晚上，当李小善看见自己儿子的朋友们时，她知道“必然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了”。她内心充满担忧。但是，她记得自己的丈夫临终时所说的话；另外，她不想让儿子的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感到不友好。她让自己平静下来，很热情地接待他们。泰壹则微笑着向自己的母亲道歉，然后和自己的朋友们走进房间。

她听见儿子关门的声音，听到房间里传出聚会人群的低语声。不到一会，泰壹走了出来，来到厨房，塞给母亲一些钱，让她买一些豆腐，为朋友们炖些汤。他迟疑了一下，然后局促不安地对母亲说道：“你只要把汤炖好，其它的事情我来做。请不要到我们的房间来，去睡觉吧”。

不久之后，他们开始讨论新成立的“愚人社”的日常工作事宜。讨论继续不断，一直持续到凌晨时分。所有成员都热情地参与了讨论。对于当晚的聚会，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但根据当时参加聚会的成员的回忆，他们对以下的工作达成了共识：

“首先，当前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为和平市场的三万名工人，为敦促雇主实行《劳工基准法》而斗争。尤其是该法规定的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安排以及每周一天的休假，必须得到执行。和平市场的工厂主们都漠视这些规定，工人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工人要上夜班，周末没有休息。徒工们只接受过小学程度的教育，她们在暗无天日、灰尘密布的环境中挣扎，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善。除了患上各种疾病之外，她们再也没有学习的机会，注定终生处于无知状态之中。

其二，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增强我们组织的力量，扩张我们的组织。对我们这些无钱无权的人来说，‘愚人社’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和资源。一旦我们团结起来，我们会比任何人都强大。我们必须进行自我教育。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充分

学习《劳工基准法》，尽我们的全力来探索劳工运动的道路。我们将聚会并讨论我们学习的内容。‘愚人社’的每个成员都将努力去联系其他裁剪工，并说服他们来帮助我们，这样一来，和平市场的30000工人就能够知晓我们的目标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将让这些裁剪工作为我们的联系人。至于他们的可靠程度，我们将在聚会中交换信息，一旦某位裁剪工被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他就可以加入‘愚人社’。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并且我们有了钱，我们会选择一个有电话的办公室公开办公；等等。我们会实施一些检查，确保《劳工基准法》的相关条款得到执行，帮助那些在工作中遇到问题的工人们摆脱困境。最后，我们会将‘愚人社’转变为一个工会组织。

第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对工人人们的实际劳动条件进行调查。法律的制定需要人们遵守，而不是违反。劳工从事工作的目的是生活，而不是死亡，他们不愿意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工作到死。但是，为什么《劳工基准法》被雇主们所漠视呢？为什么工人们遭受到如此多的苦难呢？假如我们揭露和平市场中的残酷现实，那么，尽管这个世界是冷酷的，它也不大可能漠视我们所揭露的现实。为了检查《劳工基准法》是否得到了执行，劳工部（the Ministry of Labour）正在派出劳动调查员。如果我们向他们提交我们关于和平市场工作环境的研究证据，并且要求他们实施干预，他们是不能忽视我们的建议的。

第四，让我们寻找一位慈善家，他会投资五千万韩元开办一家模范企业，这家企业将完全遵守《劳工基准法》的各项规定。由于我们都是裁剪工，比任何其他人都更知晓市场状况，因此，我们能在遵循《劳工基准法》的条件下经营好这家企业，同时，依然赚取利润。雇主们向我们声称，他们不能提高我们的工资，因为生意不好；他们还宣称，没有雇主，就没有雇员。但是，如果我们向世人示范并证明，以更加人道的方式来经营一家企业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赢利的，那么，这些雇主就不得不听取我们的要求了。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筹集这笔资金；无论如何，一旦关于和平市场的真相被外界所知晓，那么，一定会有某位慈善家来捐献这笔钱的。”

以上就是泰壹提出的各项建议。在听到这些建议后，“愚人社”的社员们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一位姓蔡（Choi）的成员表达了相反的意见：“我们以后再采取这样的行动吧。我们只有二十多岁。我认为我们应该等待，直到我们的经验更加丰富为止”。

有好几位成员都赞成他的意见。

泰壹试图热情地说服这些成员。他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不能等待的原因：“工人们所过的每一天，难道不是地狱般的日子吗？要是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话，我们将如何摆脱困境呢？”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怎么能够放任不管，忍受那些年轻的工厂女工们所遭受的虐待？“他们说我们经验不足，但是，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和那些据称是被上天赋予一切的人拥有同样的人性（humanity）。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勇敢地战斗，那么，就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年轻并不影响我们做这些事情；另外，如果说20岁太年轻，那么，等我们到了30或40岁并有了家庭的时候，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愚人社”的成员们似乎被泰壹的话所感染，变得脸色凝重，对泰壹敬重有加。而泰壹在结束讲话之后，也变得极其严肃。

“我完全明白，我们将要做的事情绝非易事。但是，一旦我们全力以赴，就没有我们做不了的事情。不过，在我们做的事情好像进行不下去的时候，那么，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将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那就是我们所必须做的事情，那么，就让我们做这些事情吧。”

因此，他们多少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建立一家模范企业的计划有点勉强，不过，他们都同意执行其它的各项建议。

以上，便是“愚人社”诞生的过程。

## 5、斗争

“愚人社”的开始并非一帆风顺。这群年轻裁剪工群体的聚会日和组织的成立日，都发生在首尔郊外的一间棚屋中，没有人关注他们的活动。他们并没有在一家时髦的饭店里面，庆祝“愚人社”的诞生，或者是打开一瓶香槟酒，为他们更加灿烂的明天而欢欣鼓舞。相反，他们试图用一碗豆腐汤来缓解饥饿，努力在一间狭窄拥挤的房间里驱散困意，希望能够克服他们在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令人担忧的事情。

但是，尽管“愚人社”的成立显然并不是那么辉煌，但它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愚人社”的成立，撼动了工人放弃自己权利和在沉默中顺从的坚壁，这是第一个年轻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的、希望通过它来改变自己在和平市场的命运的组织，正是和平市场这一“万里长城”（great wall），剥削、压制并榨干了他们的生命。

尤其是对泰壹来说，“愚人社”的成立是一个颇为激动人心的开始。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付出了多少努力啊。在家里，他不得不克服家人的担心；在工作中，他不得不避开雇主监视的目光；他不得不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支付咖啡店的聚会开销，同时不断力图说服那些对劳工问题不感兴趣的朋友们。他常常带这些朋友去电影院或者是出去喝酒，尽管他自己对看电影或喝酒并不是很感兴趣。尽管他常常为自己的生计而担忧、受挫，并且，他的身体、精神和心灵已经处于疲惫状态，他还是竭尽全力地投入到“愚人社”的组织活动中去。

现在，“愚人社”成立了，他成为了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领导者。很久以来，他第一次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这种放松只是短暂的一刻。在“愚人社”成立不久之后，他就得承担各项紧迫的任务；同时，因为社中成员的消极状态而感到沮丧。此外，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愚人社”的活动，或者，他不知道实施自己曾经如此确信地提出的各项建议，实际上是否可行。那一刻，他能够确信的唯—事情，是“愚人社”成立之后，他将面临的巨大艰难与困境。

组织是一个奇怪的事物。如果说迄今为止驱动泰壹前行的动力是他的意志，那么，现在驱动他前行的动力，则是他感受到的对“愚人社”的那份责任感。这份责任感，让他成为了一个更加热情地倡导劳工运动的人。在“愚人社”成立后不久，泰壹恳求自己的母亲为自己买一本书，一本由某位劳动法专家写的解释《劳工基准法》的书。该书的售价为2700韩元。对泰壹的妈妈而言，这是一笔巨款。但是，她不能拒绝儿子热切的请求。她从不同的邻居那里，各自借了500到1000韩元不等的钱，最终凑齐了这笔钱。就在同一天的晚上，泰壹赶到镇上买回了这本书。他极为高兴。直到那时，他还在使用《劳工基准法》中的那些深奥难懂的语言进行斗争。

从那天起，只要有时间，泰壹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本书。这本书当初本是写给学法律的学生们的书，并不适合象泰壹这样的工人，因为他所受的学校教育加起来，只有不超过两年的小学和不到一年的中学时光。对泰壹来说，这本书真的是太难读了，实际上他很难读懂它。该书的每一页都有无数的法律概念和术语，他不知道这些概念和术语的意思。要是其他人的话，就会放弃，但泰壹坚持不懈，即便是他一整夜只能费解地读懂其中的一页。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希望自己有一位大学生朋友。

在昏暗的工作场所，在颠簸不平的回家的路上，在自己狭窄的房间里，只要时间和地点允许，泰壹就研究这本书。在夏天的夜晚，他将自己身上喷上杀虫剂来驱蚊，熬夜研究这本书；在冬天，泰壹用一件单薄、破旧的尼龙毯子裹住身体，在寒冷的房间里呼气来暖和自己的双手，他一页一页翻开这本书；由于经常使用，这本书已经变得肮脏和破旧。

泰壹所做的，不仅是学习；他实际是在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泰壹有一位年长的邻居，是一位大学生，泰壹叫他万石（Kwang-shik）先生。每次泰壹遇到了一个不懂的生词，便跑到那位邻居的房间去。有时候，他会在凌晨两点或三点的时候，叫醒这位邻居，十分诚恳地向他致歉，并请教某个问题。有时候，万石先生不在家，他就会跑来跑去好几次，或者是在其房子前等待，直到万石先生回家为止。（对泰壹在这段特殊时期的情形，李小善记得很清楚。）

在这本书上，在他认为对和平市场的工人们有用的地方，泰壹做了大量的笔记。（结果是，他写下的这些数量丰富的材料，后来为他准备问卷调查和撰写《致劳工部的请愿信》，提供了颇为方便实用的资料。）一旦泰壹开始充分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他就向自己年轻的弟弟泰山阅读并解释其中的内容。有时候，他会叫醒自己的母亲，让她看那些让他感到特别兴奋的段落。

“妈妈，妈妈，听我说。这里有一条关于解雇员工的规定，但在和平市场，工厂主们却随意解雇工人。”

“如果不睡觉的话，我没法活下去。你为什么不仅仅为了自己而读这本书呢？知道那些规定，是让你有钱赚还是有饭吃？”

母子之间常常发生这样的对话。每当发生这样的对话的时候，泰壹便会回答道：“妈妈，你必须现在学会这些条款的内容。要是你现在不学会这些话，你以后会后悔的。”（泰壹的母亲说：直到今天，她还记得自己儿子说这些话时的声音；还记得她当时在想，在那一刻，儿子一定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随着泰壹对《劳工基准法》理解的加深，他试图向“愚人社”的成员们、其他的朋友们以及熟识的新进工厂的工友们谈起其中的相关条款，向他们解释雇主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是多么地不公正。当情况许可时，他会带上自己的朋友们（有时是两到三个，

有时是七到八个），来到自己位于昌东（Changdong）的家中，通宵达旦地讨论相关问题。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着“全泰壹，‘愚人社’主席”，并到所有的工厂发放名片，然后，他会在工作场所拜访劳工，并为他们送上热情洋溢的关于“更好的劳动条件”的演讲。

逐渐地，泰壹开始被和平市场周边的人们认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一些人称他为怪人，还有一些裁剪工会向其朋友们不停地唠叨，同时指着泰壹，称他是一个“古怪的人”（eccentric）。然而，受泰壹的热情的激发，一些人加入了“愚人社”，还有一些人，则表达了他们对该组织的强烈兴趣。

下面的一封信的内容，是在泰壹的日记中发现的。这应该是一位工厂的工人，写给泰壹的一封信。

亲爱的主席先生：

请爽快地告诉我你成立的组织的结构。尽管我的话可能有点外行，我还是愿意为了向人们说明你所在的群体而制作一些图表，譬如，关于你们组织的各类信息：

1. 成员情况：多少成员？女性成员的数量？
2. 组织活动的方向与目的？
3. 组织办公机构的位置？规模？
4. 你如何筹集组织的运作费用的？
5. 你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同样，你认为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张贴下面的诗句，合适吗？

“一个人表现出聪明的样子也罢，愚蠢的样子也罢，都是没有意义的，不足称道的，没有价值的。

一旦仔细考察，

无论一个人表现出聪明还是愚蠢的样子，

都是无知的、没有意义的和充满矛盾的（riddled with chinks）。”

为了“愚人社”的发展，你应该需要上述这些激动人心和富于诱惑力的**指导语**。并且，为了组织的扩张，难道我们不应该将组织成员鼓动起来并激发其积极性吗？



## 6、绝望

然而，尽管泰壹作出了全部的努力，命运依然对他极为残酷，让他经受着各种考验。不过，他对“愚人社”成立的早期阶段所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是有所预计的。

在“愚人社”创建后不久，泰壹再次失业，原因是他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煽动工厂里的工人，和他们谈论劳工状况以及《劳工基准法》。他在过去曾经辞去好几份工作，但这次的情况却不同。以前每次辞职之后，他很容易就能找到另一份工作，但这次没有人愿意聘用他；因为，现在的他，被工厂主们看成是一个危险人物。

1969年夏天，泰壹在深夜回到家里，双肩耷拉着。他压低声音对母亲说道：“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人愿意聘用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和平市场的所作所为。”

“我已经告诉过你，结果会是这样。不要责怪别人，今天的局面，你只能怪自己。为了我们不再不得受苦受难，你难道不能停止活动？”

从那天晚上后，泰壹好几个月都没有带钱回家。当他从事裁剪工的工作时，即便是他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收入都用来买咖啡店的单或是为生病的工友买药，他多少会设法带回家大约10000韩元。而现在，他得向自己的母亲借钱，因为他没有收入来源，同时，他也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劳工运动中去。

不过，泰壹并未停止工作。只要有办法，他就设法赚钱；他奔走于库若东（Kuro-dong）、南大门市场和东大门市场等地，希望能够在和平市场以外的某个地方找到一份工作。他干过的工种包括裁剪工、技工，有时甚至是当一名徒工（一名施达士）。不过，这些工作都是临时工作，都只会持续数天的时间，并且，每个工作都艰难才能找到。另外，由于已经下定决心积极参与和平市场的劳工运动，泰壹不能离开这一区域太久。在不工作的时候，泰壹会与劳工们碰面，或者是收集当前和平市场中与劳动状况相关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能用兼职挣来的那点钱，来补助自己家人的原因；因为这点钱，甚至连“愚人社”的运转都维持不了。因此，泰壹不得不向他人借钱，或者让母亲为自己借款。

在贫困地区，借款的利息总是很高的。结果，到1970年春季时，泰壹背上了10万韩元的债务（将近250美元）。尽管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现在泰壹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却不能帮助他们上学。这一点让他极为苦恼，因为他深知不能上学的痛苦。但是，他无能为力。而借款人经常的骚扰，让他感到更加焦虑。

由于泰壹曾经有过一个不合格的父亲，这位父亲曾使得整个家庭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极为悲惨，泰壹担心自己会重蹈父亲的错误。他不是曾经发誓，要让自己贫穷的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吗？但现在，他不仅没有为她提供一份好的生活，反而让母亲更加受苦受难。

和对自己家人的罪过感相比，尤其令泰壹感到痛苦的，是他对“愚人社”的那份责任。当时，加入“愚人社”的多数成员都处于失业状态。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们入社的目的，并非是因为对劳工运动抱有深厚的兴趣，而是由于处于失业状态，希望遇见新的朋友并交换求职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成员受到了泰壹的影响，变得对劳工运动产生了热烈的兴趣。但多数成员一旦找到新的工作，便不再参与聚会了。此外，在1969年的早秋时节，有两三个“愚人社”的热心成员应征入伍。结果是，自从那次成立大会以后，社里的成员们便不能再组织起一次全体会议。召集聚会时，只有四到五名成员会露露面，并且，往往泰壹是唯一的参会人员。在他们向和平市场的劳工分发一份调查问卷调查其工作环境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愚人社”处于濒临解体的状态。

大约是在1969年8月或9月的时候，泰壹用自己在一家裁缝店工作五天的工资，印制了300份关于劳工状况的调查问卷。

“愚人社”的好几位成员向和平市场的工人们分发了问卷。他们叫一些可靠的技工和裁剪工小心谨慎地发放问卷。尽管他们很努力地保持小心翼翼的状态，但他们的经验还是不够丰富。几位雇主发现了复印的问卷，他们要么没收问卷，要么将其撕碎。结果是，每百份问卷只有30份被回收上来，而另外的200份问卷，则仍旧没有发放出去。

“问卷事件”引发了和平市场集团公司方面的强烈反应，“愚人社”的成员们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之中。对泰壹来说，便是他不再能进入和平市场的工作场所。社里的其他成员们，则担心如果继续为“愚人社”工作的话，就会丢掉自己的工作。可以说，该事件是对“愚人社”的一次重大打击。

另一个与尝试发放问卷相关的事件的发生，将泰壹推向绝望之中。

在收集到所有的问卷之后，泰壹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完整的分析，然后赶到市政厅去见劳工监察员。一名劳工监察员的职责，是检查、观察工厂是否遵守了《劳工基准法》的相关规定，并且，如果工厂违反了相关规定，提出整改的要求。政府用来自人民的税款付给劳工监察员工资，要求他完成这一职责。

泰壹相信：《劳工基准法》存在的目的是保护劳工，因此，他将自己所有的信任都放在《劳工基准法》上面。他对与劳工监察员的见面充满希望，劳工监察员的工作便是确保法律得到执行。泰壹曾经历过贫穷所带来的种种艰辛，但他对上层阶级蝇营狗苟的不公正和私下的腐败，却一无所知；在这种不公与腐败中，劳工监察员与工厂主们沆瀣一气、各取所需。至少，泰壹以为这位劳工监察员会表扬自己的努力，并向他保证会采取相关措施的，哪怕是做做表面工作。但是，泰壹为自己受到的这种“接待”而震惊。

当倒霉的（ill-clad）泰壹走进那位劳工监察员的办公室的时候，他迅速瞥了一眼泰壹，不耐烦地皱皱眉头，问他干什么。泰壹努力向他解释自己来访的原因，但这位监察员咆哮着打断他：“我没有时间听你整个的故事，你只需要告诉我主要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耐心听完这些主要问题，就把泰壹踢出办公室，“把你的报告放在这里。”即便是在听到和平市场的令人震惊的工作环境之后，这位监察员并没有表示出一点点的惊讶，或者是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兴趣。

泰壹目瞪口呆。他怀疑，这位劳工监察员已经知道了和平市场的情况。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不行使自己的权力来改善这种状况呢？或者，他是有意保持沉默？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吗？假如到目前为止，他并不知道现实情况，那他又为何如此冷漠，将自己踢出办公室？泰壹百思不得其解。

他决定向劳工部请愿。但结果没什么两样。劳工部的官员承诺，会在和平市场进行一次关于劳工状况的调查；但是，政府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在泰壹递交调查报告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泰壹开始思考这种状况。以前，他曾经这样考虑问题：既然劳工被贪婪的雇主们所利用，他只需要与雇主们进行斗争即可。泰壹曾经相信：一旦雇主违反法律的真相被揭露出来，即便不是那些劳工监察员自己出面，政府方面或劳工部的相关机构也会

出面保护工人们；同时，处罚有过错的一方。泰壹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反应是如此冷淡。更糟糕的是，当局实际上似乎站在工厂主一边。

假如劳工部与工厂主们相互勾结，又该怎么办呢？在泰壹想到这种可能的时候，他感到愤怒得即将窒息。他问自己：“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斗争的对象不仅仅包括雇主，还包括劳工监察员、劳工部，甚至是某种更为庞大的东西？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自己又怎么能够期待《劳工基准法》得到执行呢？要是每个人都反对我的话，我又怎么可能战斗并取得胜利呢？这一罪恶现实的铜墙铁壁，该有多么的厚实？这道铜墙铁壁，该有多长、多远？”

甚至是对泰壹这样曾经一直都在与困难进行斗争的人来说，这种打击都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泰壹感到自己好像被某个信任的人所背叛，自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处于意志消沉的状态中。（很久以后，他在一部小说的概要中写道：“正是那次事件，让我不再相信社会。”他指的事件，似乎正是这次请愿事件。）

对自己的家人心存愧疚；实现目标的艰难；失业带来的情绪低落与恐惧；朋友们对自己的疏远；“愚人社”的解体；人们的冷漠；对官僚制现实的巨大而不可逾越的坚壁，并没有什么预计和认识——所有这些困难，都极其沉重地压在泰壹身上。生活在嘲笑他，生活将自己的巨腿踩在泰壹的脖子上，迫使他屈从于生活的力量。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泰壹这样说道：“现实的冷漠与嘲笑，让我感到极为残酷和痛苦。”

泰壹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陷进失望和沮丧的泥潭之中。他感到一种无边无际的绝望。他不停地折磨自己，但最后恢复了过来。就像草木遇到了春雨，他对社会现实以及人事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广。一种更加深刻的愤怒和更加热烈的情感，在他的心中涌动。每一次当他克服自己精神上的痛苦和绝望之后，他都会变得更加强大，就像经历了炉火的精钢一样。他发誓：自己永远不会与这一荒唐的现实妥协，他开始研究并重新思考所有的各种策略，准备投入到斗争中去。

1969年秋季到1970年春季的这段时间，是一段至关重要的日子。这是本书作者称之为“全泰壹哲学”的形成期。这是一位曾经工作过、爱过和斗争过的年轻人，形成的一种极具自主性、现实性和人道主义色彩的哲学。

## 第四章 全泰壹的哲学

(背景照片待插入)

(插页：底图为全泰壹的身影)

我痛恨这样一个将人们变成商品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人的个性与基本的志向，成为遭人嘲笑的东西；在这样的时代里，希望之树遭到砍伐。我痛恨这样的人，为了求得生存而把自己贬低为商品。

——摘自全泰壹的作品

## 1、在一家建筑工地的见闻

1969年10月中旬的某一天，泰壹早晨很早就起床了。他让母亲为自己准备好到和平市场上班的工作午餐。那时，他已经被解雇很长时间了；但泰壹连续几天都装出已经上班的样子，他告诉母亲，自己又被聘用了，目的是安慰自己贫困的母亲。

但是，泰壹的母亲已提前从一位亲戚那里听到某些消息，于是，她坐在桌子边问泰壹：“你真的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吗？”

正准备喝上一调匙汤的泰壹，低下了自己的头，默默走出了房间。那天晚上一回到家，沮丧的儿子便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以下的实情。

由再也不能在和平市场找到工作，同时也不想无所事事地闲坐，泰壹在一家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已经在那边工作了大约二十天，学会了很多东西。一个人应该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这些天他在松井东（Soongin-dong）工作，那里正在建造一栋房子。这天下午他差点因为一个工作上的过失而丧命。工地上有一位年近四十岁的建筑工在搬运鹅卵石。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这位建筑工因为饥饿，在背着鹅卵石爬梯子时摇摇晃晃。在照顾那位看起来好像要跌倒的建筑工时，泰壹差点从梯子上摔倒。建筑工们的工资是按日支付的，因此，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最近以来，这些建筑工们的处境尤其悲惨，因为他们的报酬被严重拖欠。那位建筑工告诉泰壹，他第二天不会来上班，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泰壹回答说，明天他会与管理方对话，希望能够为那位工人讨些工钱。

听着自己儿子的故事，泰壹的母亲心中充满焦虑。她要比任何人都明白建筑工人的处境，因为她自己曾经在日本人占领韩国的时期当过“苦力”（forced labourer），并在建筑工地工作过。建筑工人的生命，难道不是所有生命中最悲惨的吗？泰壹从孩提时代起，就心地善良，她一直都希望儿子长大了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人。带着这种希望，她试图捱过自己悲惨的生活；但现在，一想到自己的儿子沦落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要到建筑工地干活，她就不再想活了。

李小善不能想象，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呆在和平市场，顺从地学习裁剪工的手艺？现在，这条道路因为儿子自己的固执己见，就这样终结了。但是，不管怎样，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受指责的，难道不包括他的父母，他们没有为儿子提供好的家庭

生活？

“这个可怜的孩子没有任何过错，如果说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也是因为他没有好的父母。”泰壹的母亲这样想着，强压住自己的泪水。

这就是穷人的不幸。李小善比谁都清楚贫穷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她拼命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成为穷人的一员的原因。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她了解泰壹，她同样为儿子感到自豪：他并不因为贫穷而感到羞耻，他并不谴责那些穷困潦倒的人，而是同情他们的遭遇。李小善心潮起伏，但这次并不是因为悲痛。不，她并不为儿子感到羞耻。她因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除了自己的儿子外，还有谁会同情穷人呢？她看着自己的儿子。他穿着褴褛的、因汗水而潮湿的建筑工制服，身体消瘦，面带菜色，眼睛中满是疲惫和厌倦，即便是这样，他还是想帮助那些比自己处境更糟糕的工友。突然之间，李小善有种想笑的感觉。但她没有笑出来，而是问泰壹：“你又参与劳工运动了，是吗？如果你再次被解雇了，你会怎么办？”泰壹笑了。他刚才还在担心自己的母亲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现在，他放心了，因为母亲的反应是如此地平静。

第二天，泰壹又一次很晚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但这次，却面带着喜悦。泰壹告诉自己的母亲，他已经解决了那位工友的问题，因为他走到经理面前问道：“你是不是应该补发这位工友5000韩元的工资？”那位经理问道：“你是谁呀？”泰壹告诉他：“我是这位工人的同事，我不会坐视自己的朋友面临这样的可怜处境而不管。”之后，他向这位经理详尽说明了情况。那位经理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3700韩元，说道：“我不能马上就支付这些钱，但我把自己的一部分钱给你，既然他的处境是如此艰难。”泰壹补充道：“金钱的力量是强大的，因为钱既能挽救一个人，也能杀死一个人。”那位看起来奄奄一息的工友，收到3700韩元后，马上跳了起来，鼓足干劲背着一袋沉重的鹅卵石爬上梯子。

泰壹在那家建筑工地干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这是否是因为他需要钱的缘故呢？或许。在干满整整一个月之后，他带回家里一万多韩元。但是，挣钱并非他到建筑工地工作的唯一原因。

或许，他需要逃避自己在和平市场中的那种孤独的斗争；他想要逃避那种绝望。无论他采取什么方式，都不能撼动那巨大的、压迫人的现实之墙；他想要逃避那种在

内心翻腾的挫败感，他无法消除这种挫败感。或许，他过于疲惫，想要借助自我折磨的劳动，来摆脱自己极度的绝望感。或许，他想通过这种没有情感、希望、愤怒和爱的“行尸走肉”般的工作，来抹去自己对和平市场的所有记忆。但是，泰壹不能忘却自己对和平市场的记忆。

甚至是在建筑工地的時候，他都不能阻止自己看到残酷现实的冰冷的一面，这一现实虐待人类、践踏人类并使人类致残，象“没用的、丢弃的葫芦”那样抛弃劳动者。不光是在平市场，泰壹在自己去过的每个地方，都看见了这种压迫人的强权之手（powerful hand）。面对这只手，他无处可逃，忍不住感到极度的愤怒。在泰壹受伤的心中，再度燃起了对被剥夺者和被遗弃者的同情。

以下是他写给自己的朋友文三浦（Won-sup）的一封信，他曾经和文三浦在宗玉中学一起学习过；这封信表达了泰壹对民众（minjung）、普通人的爱，以及自己和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愿望；表达了泰壹对虐待劳动者的压迫人的现实的愤怒与谴责。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1969年9月30日。

## 2、写给文三浦（Won-sup）的信

亲爱的文三浦：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我们彼此间是朋友。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但是，它同样并非那么重要和令人感到奇怪，我们是普通的朋友，不是吗？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拿起笔给你写信。不过，我确实绝望地感到自己需要向一个人倾诉，不然的话，我可能会窒息而死的。

我生活在首尔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但却没有多少话可说。或许，这是因为我要说的话太多的缘故吧。我正在信纸上胡写乱划，这样，我就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来抚慰我的痛苦。我写这封信没有针对任何人。我想，我正疑惑该和谁来分享自己的悲伤。

很不幸，你是我的朋友，因为我正处于痛苦之中，因为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准备向你展现我悲伤、忧郁的心灵。对你来说，这将是件痛苦的事情，但你只能听我讲了。

这好像有点残忍，但是，只要你在最后的旅程陪伴我一段时间，那么，我疲惫的



心灵或许会因此而再次充满活力。

我要继续写信了。你会接着读下去吗？

大约在两周前，也就是9月15日左右吧，我在一家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或许，你很难相信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那天的天气和今天正好一样，象我的内心一样，灰暗而阴郁。一层薄薄的、阴暗的灰色云彩覆盖了整个天空，就像湖面上结了一层薄冰一样。

正如自己在前一天晚上所承诺的那样，我实际上在凌晨五点四十分就起床了。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自从当了“搬运工”之后，我还从没有这么早起来过。

我的家人用奇怪的表情看着我，看我要做什么。

我刷完牙，洗完脸，穿上自己破旧的建筑工裤，套上肘弯处布满破洞的黑色汗衫，扣紧腰带。这些事总共花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很奇怪地发现，自己的母亲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以为她会说什么，但相反，她坐在桌子边，默默地吃早餐。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要是她说些什么的话，我就会接着她的话，向她解释自己今天早上的行为，以及自己未来的打算；然后，我会请求她的理解。但是，甚至是直到我吃完了早饭，母亲都没有说什么话。

吃完早餐后，太阳出来了。我在沉默中离家。时间是早上六点二十分。

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呢？看起来有点奇怪。我母亲的态度让我感到困惑，我低着头走到汽车站。

啊，那一晚！真的是自我折磨的一晚。糟糕透顶的行为。

我是多么愚蠢啊。一位妇女，头顶背着装满货物的圆篮，正试图挤上公交车；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禁不住责备自己。看！在为了生存而斗争的时候，这位女性是一位多么诚实、忠诚和诚挚的人啊！

我心中的遗憾，要比一只准备在即将夷平的地点建造蚁窝的蚂蚁，还要强烈；我是如此地憎恨自己，以至于我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的母亲，她将自己的所有和全部，都献给了自己的后人，她一言不发地接受这一痛苦、冰冷和沉重的现实。

我为什么要虐待这样一位好人呢？今天早晨，我的确是虐待自己的母亲了，即便是这种虐待仅仅是在我的心头发生。并且，我也虐待着自己。

我母亲已经知道，我准备在一家建筑工地铲土。她的儿子以前从来都没有干过这种活；但现在，他却不得不在烈日下淌汗。她担心我能不能熬过当天的工作；尽管她为儿子自豪，但儿子的身体却很虚弱。她还担心，我将不得不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她的儿子并不理解自己的母亲，并且，还因为社会上的各种荒唐事而责怪她。虽然没有说什么话，我却在责怪母亲。我正是这样一个人，提出了不可能回答的问题；然后，嘲笑别人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情况似乎总是这样。

对于这种状况，该责怪谁呢？我已经成为现实的帮凶，忽略了自己的存在，嘲笑着自己的存在。我对这种冷笑和嘲弄已经极为厌倦。我已经暂时将真正的自我（true self）抛到一边，然后生气地板着脸。

公共汽车到了。有人说，公共汽车就像是一个装满豆芽菜的纸盒子。这辆公共汽车就像一个充满氧气的膨胀的气球；里面的“氧气们”衣着光鲜，留着长头，戴着帽子，他们五颜六色，奇形怪状，被挤向公交车的各个角落。只要有可能，这个气球就尽可能地一点点膨胀。

最终，气球中的一两个人尖叫起来。他们的尖叫，就象是动物发出的嚎叫；他们是在抱怨：社会应该关注他们当前的处境。

但是，谁会在意他们的处境呢？

这些人又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呢？

在我乘坐的这辆公交车上，挤满了大约一百名乘客。我身上冒汗，公交车里的空气极其污浊，我感觉自己好像要窒息过去。在这里，人的处境要比动物糟糕。并且，正是人类自己发明的这种交通，给他们带来了折磨。

公交车前面有一辆卡车，上面装了几只奶牛。

那辆卡车上五头奶牛，被隔板分离开来。文三浦，这种现象不是让人感到很滑稽吗？

梦魇般可怕的四十分钟过去了，我也到了上班的地方。

一些工人已经在工地上了。四个老年男工，十个中年男工，以及和我年纪相仿的

三个年轻男性。其中两个年轻人的身材很高，他们尽管长着一张娃娃脸，看起来却像是大学里的学生。

工作开始了。工地方面给了我一把手柄上依然留有价格标签的铁铲。这把铲子的头部很尖，是建筑工地上很常见的那种铲子。我们十五个人挖掘的目标相同，都是为了建造一个地下室。在这里，我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在家时那种想象的那种恐惧或羞耻。

尽管这是我在工地工作的第一天，但既没有谁打扰我，也没有谁关注我。没有人问我的姓名，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他们好像都在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又熬过这一天。

如果是在公司或工厂工作的话，工友们至少会问我叫什么名字。但在这里，这是一种奢望。这里的工友对谁都漠不关心。或许，这就是建筑工地的劳工要面临的现实。

我们不得不将污泥挖出来，并将其运到地面上。

和我搭伙的，是一位胖胖的中年男子。这项工作很消耗体力。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汗流浹背，手心发热。

我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对面的工作伙伴，身高约1.7米，有一副老板常有的将军肚；他戴着一顶油迹斑斑的司机帽，穿着一条军裤，脚上是一双白色胶鞋。他的衬衣上布满了蜂窝状的破洞，右手上戴着一副仅仅套住手掌部分的棉手套；他所有的手指，都骨节突出。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休息，他的表情都像是一位眺望地平线的水手。他似乎是这样一种人，从不刨根问底，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无论是拿着铲子干活时还是吃午饭时，他都面无表情。假设有人拿走了他那顶油污斑斑的帽子，那么，他很可能就会瘫倒在地，成为一具傀儡或僵尸。我很难描绘这位看起来象是石塑佛像的男人的表情：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戴在头上的那顶帽子，让他看起来还像这个世界的一员。现在，他正和我们一起挥铲干活。

但是，挥铲干活的并非是这个男人。干活的是他肮脏的帽子。这个人是我的一部分，他是如此地需要慰藉。这个社会的失败者，是如此地让人可怜。[我们社会上的这一个污点，是如此令人作呕。](#)

不错，他就像一只被这不公平和值得诅咒的社会所抛弃的葫芦。如果社会上的人

要使用这样一只葫芦，他们要么应该在不损坏它的前提下使用它，或者是根本就别使用这只葫芦。但是，社会已经自私地将这位温和、善良、有教养的戴着水手帽的男人，抛弃在大街上。实际上，这个人是我们所有人中的一部分。

这位可怜的男人会在温暖的大街上无意识地躺上一会；然后，他恢复了自己的意识；之后，他会依靠自己纯粹的意志和自尊心坚持一段时间。最后，这只破碎的葫芦将被风干，并在火焰下被劈成两半。

他身体的一半已经放弃希望，已经被扔进垃圾桶，已经闭上眼睛死去。他身体的另一半呢？正在绝望地试图吸收水分，恢复自己，希望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然而，站在我面前的另一半的他，并不抱什么希望，而是在想着已经崩溃的另一半身体。他身体的另一半在过去的时间里，喝了如此多的水。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我拒绝被这种现实所同化。我将粉碎这种大众社会的现实。

我将拯救未来；我会研究所有能够打破大众社会现实的方法。我相信，一定有各种打破现实的办法，我尤其希望这种大众社会的现实能够被自由地打破。我将焚香祈愿。这种美丽的香气一旦燃起，将永不消散。这样一来，社会将不再是一团散沙，人们也不再是一片片碎面包屑。

你觉得我的想法怎么样？难道你不认为，所有的人都团结成一个人那样，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我现在感觉有些饿了。但离收工，还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我的胃里似乎空无一物，我的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劳动对我来说一定是件好事情，因为这样一来，我能够感受到饥饿。

那位戴着司机帽的工友，一定比我还要饿。他已经直接在水龙头那边喝过两次水了，同时，还抽过好几支香烟；这当然有提神的作用。同时，他一直盯着工头看。他每挖上三锹土，就朝工头看一下。对于他为什么朝着工头看，我感到好奇。而当我看到那位工头在吃零食时，我的好奇也就减轻了。

呀！那位工头吃的东西，正是我们最为期待的东西，两片价值十韩元的面包。要是我能够吃上其中的一两片的话，那味道一定象蜂蜜般甜美。打个比方说吧，这就像用仅有的两片饼干去喂大象。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

啊！我马上就能够下班回家了，我想尽快离开这里。这时候，哪怕是有些自己平常不喜欢吃的腌制大头菜，也是不错的；我期待着吃上一顿自己已经吃了二十年的老米饭。在想着这些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停地干活。我的手臂全都肿痛交加。我的后背疼的厉害，不能直腰。很快就要到七点钟了。

或许，你不明白：我为什么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其实，我自己对于所做的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想法。现在，我所能够想的事情：就是今天能够平安无事地过去，而明天很快就会到来。今天早上，我就是这样想的。

或许，你还以为我在一家服装厂当裁剪工吧。

我很清楚：以你沉着的性格，你是不会向我提出任何问题的。不过，你现在一定在疑惑之中。别担心，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请听我讲下去。我辞去了此前的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我在一家制作儿童夹克衫的服装厂工作，那里有大约三十名工人。现在，他们正在制作秋装，不过，很快他们就要制作冬季的夹克衫了。那里的工人多数是女工。其中，在缝纫机边工作的技工，年龄在十九到二十岁之间，而徒工的年龄，在十四到十八岁之间。她们一般从早晨八点半工作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三浦，你在想什么？难道你不认为这样太残酷了吗？这就是问题所在。

看看她们的工作时间吧。她们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呢？大约十四个小时。你认为这些年轻的徒工们，是如何熬过这漫长的十四小时的呢？那些年纪稍大的技工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女工们的身体通常比男工虚弱。另外，服装厂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工人如果不是手脑并用，他们的手脚与脑子稍有不协调，就干不了那些工作。在做建筑工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体力，在做办公室工作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脑力。而在做服装厂的工作时，你却得体力并用。想象一下，那些工人们在粉尘密布的环境中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难道你就不同情她们吗？

尽管被“富裕环境”所拒斥，但即便是她们，也有着承受的生理极限呀！

三浦，作为一名裁剪工，我曾经与这些工友们，一起度过了自己所有的那些清醒的日子。这些日子令人痛苦。那些不到十四岁的女孩们，不得不从早到晚干着这些重

活，她们的午饭，少得可怜，就等于是用一块饼干去喂一头大象。

要是生于富人家庭的话，这些女孩们在这个年纪还在受着父母的宠爱吧。但情况相反，她们年轻的心灵，正在遭到一位邪恶的恶魔的残忍剥削。

### 3、“跟我走”

1969年秋季，全泰壹感到极其孤单和孤独。

他来首尔已经五年了。在这些年的时间里，他目睹了这样一种残酷的现实；他心中开始充满深深的、无以言表的“愤怒”和“悲哀”。他有很多的话在内心涌动，但又能向谁倾诉呢？当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在默默地接受现实的时候，谁又会和他一起，去撼动这种社会现实，同时分享被压迫的工人的痛苦呢？全泰壹感到意志消沉，体会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孤独感。

我就像三叉路口的一块石头，  
没有谁与我作伴。  
无论是风还是雪，  
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切。

（摘自全泰壹的日记，1969年9月）

“我能够和谁分享自己的这种难以言明的心情呢？”泰壹呐喊道。但最后，他不会无动于衷，旁观并接受现实。他不能保持沉默：“我都压抑得快要窒息了；如果不向某个人倾诉的话，我会受不了的。”

泰壹发出的声音，是一种不能再被压制的声音；这种声音来自被折磨的痛苦、愤怒和悲伤；这种声音来自沉默的深渊。在他写给文三浦的信中，我们能够发现这种声音；这是他写给我们所有人的一封信。这种声音便是全泰壹的哲学，它现在铭刻在我们心中。全泰壹哲学的意义和价值，还有待于我们去检视和挖掘。现在，我们将重点关注其中的某些方面：

（1）全泰壹的哲学是被压迫者的哲学。那些被剥夺的人，也有自己的哲学吗？是的，一个没有完成中学教育的人，也会有自己的哲学。这便是全泰壹的哲学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

或许，全泰壹的哲学与那些用复杂的概念和完美的逻辑构建并以雄辩的语言所表

达出来哲学不同，后一种哲学是在汗牛充栋的书房中，用来端着咖啡来谈论的。或许，全泰壹的哲学，仅仅是一个因为苦于没有能力流畅表达其思想观念的人，对自己思想的间断的、急切的迸发罢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能够清楚地看到，和那些著名哲学家的言谈相比，全泰壹的哲学包含了某种更为激动人心和正确的真理。

全泰壹属于这个社会中被剥夺的那部分人，他并不知道“异化”这一哲学术语，<sup>25</sup>但他却写出了下面的话：

挥铲干活的并非是这个男人。干活的是他肮脏的帽子。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描述了；它简洁、精确而生动地表达出那些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们、那些被边缘化和被所有人排斥的人们，他们确切的痛苦经验。

泰壹能够以自己在底层社会的生活经验，以他与这些生活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的人们的直接接触（他们的处境，是时代的悖论的结果），来透视人们的整体状况。他对人们的爱，以及他对人类处境的理解，并非出自抽象的概念，而是来自具体而鲜活的现实。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多次这样称呼人们：“他们是我的整体的一部分”；“他们是另一个我”。这里没有必要指认他是如何自由地表达这一感受的。我们只需要看一看本书此前引用的一段话就可以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肠一直都这么软；每当自己看到一个悲惨的可怜人时，内心都会难过，并且整天感到心情压抑。我想，这是因为我太清楚：彻底的贫困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2) 全泰壹的哲学是一位清醒的人，凭借自己的直觉，从社会底层所发出的声音。这种哲学，是一个长期以来从沉默中觉醒的人，对社会强加给他的价值的拒绝；这种哲学，意味着一个独立的人，感受到了自己的内心，他思考自身的命运并通过自己的经验、用自己的眼睛来透视这个世界。因此，对于所有那些从一开始便以颠倒的形式呈现的各种价值而言，全泰壹的哲学构成了一种颠覆，一种倒置，一种纠正。对韩国民众（minjung）而言，全泰壹的哲学能够将自卑转化为自尊，将羞辱转化为自豪，将

---

<sup>25</sup>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译者注。

恐惧和卑贱转化为愤怒和勇气，将依附和诋毁转化为自主和解放，将沉默和顺从转化为批判和斗争。因此，这种哲学能够使奴隶获得再生，重新变成一个人。

全泰壹哲学的这些特点，很好地体现在一位女性小贩在公交车的经历之中。一天早晨，泰壹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看见了一位背着柳条筐的女性小贩在和售票员争吵。她的样子，就象是自己和母亲的一位邻居，他和这样的邻居已经相处二十二年了。这样的人，他（她）们的生活没有希望、没有理想或者是人类的成就感；他（她）们的生活的价值，就和一只蚂蚁的价值差不多。这样的人，在绝望中维持着自己的生活，她和自己的邻居争吵，对邻居不恭，有时候甚至粗暴地对待自己的邻居。这样一些人，他（她）们并不知道何为“自尊”、“诚实”和“尊重”，他（她）们被所在的社会鄙视。

有时候，全泰壹讨厌这种场面，诅咒这种场面，并为之感到苦恼。在那个令人沮丧的早晨，在和自己的母亲激烈争吵后，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当时的场面，和他在公交车上看到背着柳条筐的妇女所经历的，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这时，他忽然流下了眼泪。“这位诚实、简朴而脆弱的妇女，她又有什么罪过呢？”

泰壹知道，这位妇女并不是他应该谴责的那种人。即使他才只有二十二岁，却感到了自己生命的无用。无论泰壹如何努力、如何勤奋、如何节俭和节约，他都无能为力，只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眼睁睁地看着强者和富有者为所欲为。

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但当这个世界鄙夷并嘲笑他的时候，泰壹有时候会忘却这一事实，并和这个社会站在一起，朝着每个民众（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吐口水。这是一种奴性，这种奴性源自如此荒诞的自我贬抑，它并不质疑压迫者的价值，而是可耻地与压迫者合作。

因此，泰壹对自己曾经与这个社会站在一起而感到深深的羞愧。他摇着自己的头，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和这个社会站在一起？我为什么要往自己的脸上吐口水呢？”

由于获得了这样的洞见，在那些受苦受难的民众面前，泰壹低下了自己的头；他用自己整个的身体来拥抱他们，他得以从自我折磨的深渊中爬出来。

(3) 作为一名被压迫者，泰壹在这种价值观上的这种彻底的改变，具有深远的意义；尤其是，此时的他正处在抗争和斗争的道路上。当民众因为自身的处境而谴责自



己并因此感到羞耻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蔑视并诅咒自己的时候，改变社会的意愿是很难涌现出来的。首先，他们必须克服自己的那种毫无理由的羞耻感以及自己是无用的自卑情结，重新找回自信。他们必须停止往自己的邻居脸上吐唾沫；他们必须转过身来，直面鄙夷、折磨和桎梏他们的社会现实。反过来，朝着这个属于富人和强者的世界吐口水。这是一个起点。

在建筑工地目睹了一个工友几乎被完全剥夺了所有属于人的权利之后（他就像是被丢弃的半只葫芦），泰壹说出了这样激烈的话：“[我们社会上的这一污点，是如此令人作呕。](#)”面对这样一个将自己的人民变成废物的社会，泰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让这个荒谬的、令人诅咒的社会，见鬼去吧！”因为这个社会对自己的人民，是如此地冷漠。人民对自身痛苦的生存状态的呐喊，其所折射的，正是这种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体制，凌辱人民的现实。

但是，有谁能够理解这些呢？

面对这样一个人民彼此间陷入“异化”状态的社会，泰壹发出了痛苦的呐喊；他痛苦的呐喊，指向的是这样一个人性被扼杀的时代。和平市场正在发生的一切，便是这样。但是，又有谁知道这些呢？泰壹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当人民对某些人没有用处的时候，这些人“就无情地将人民扔到荒芜的路边”；泰壹的悲愤达到了顶点，转化成“朝向这样一个荆棘密布、冷酷无情、象巨石般沉重和冷血的社会的不满。”

因此，泰壹对这个社会的总体上的抨击，构成了一种绝对拒绝和否定的哲学。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泰壹的某些宣言上来；他说，自己不会成为这样的“大众”（mass）的一份子；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大众社会中，少数被选择出来的一部分人，将他人看成是自己的使用工具，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贪婪；这些人鄙视那些被其所利用的人民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这样的一个大众社会，可以说是绝对不公正的、糟糕透顶的、完全没有什么价值的社会。对泰壹而言，真正有价值的任务，便是“粉碎这样一个‘大众社会’”。

（4）因此，全泰壹的哲学是一种革命的和行动取向的哲学。他必须行动起来，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对哪怕是某一个人的敌意，都构成了针对所有人的敌意的原因。即便是一位邻居的悲伤，都会在泰壹的心中激起感

同身受的感觉。因此，他不得不为了创造一个建立在人类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社会而奋斗；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会像碎面包屑那样被扫地出门，”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是一个人（all become one）”

由于泰壹知道，这样的社会构成了生存的前提，不仅对个人而言如此，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因此，他的哲学并非是一种隐士的哲学。泰壹的哲学是一种团结的哲学，它召唤我们和他一起行动起来，正如他在自己的陈述中所呼唤的：“我将带头走在前面；你们跟随在我的后面。”他对我们所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号召：

这会让你感到痛苦，但你不能逃避，只能正视。

泰壹所正视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逃避而只能正视的，是什么呢？

#### 4、人性的挑战

大约在1969年冬季的时候，“愚人社”的活动几乎陷入停滞状态。泰壹没有继续和朋友们讨论劳工问题，而是一个人，深入思考着这个社会以及其中的人们的状况；他聚精会神，想要整理出自己的思路。白天，他四处奔走，寻找工作；更多的夜晚，他在奋笔疾书，或者茫然地盯着夜空，若有所思。而对于以前曾经如此全神贯注研究的《劳工基准法》，他已经失去了研究的兴趣。

泰壹回顾着自己令人厌倦的生命历程：在这二十二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苦难的童年；然后，他从一个黑暗的地方向另一个黑暗的地方转移。其间，他向富人们投去羡慕的目光；有时候，他是如此地憎恶自己，以至于想要在羞耻和失败中结束生命；还有一些时候，他在坚持和战斗。这二十二年的时间，是劳作、饥饿、疾病、压抑、耻辱和失望的二十二年。

在一个向右转是正确选择的世界里，我却总是选择左转；同时，羡慕地看着那些右转的人所享受到的各项权利。我一直都是这样（Alpha and omega）。

（摘自全泰壹的日记，1969年9月）

在过去，他不能高兴地玩耍，也不能和别人一样上学。他的生命在和平市场的牢笼里枯萎、凋零。在那段时间里，他没有笑声。在那段令人难以煎熬的日子里，他害怕今天过去之后，明天又要来临。那是一段绝对受苦受难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他

对自己的父母产生了憎恨，同时，他在内心深处折磨着自己。

但是，回想起来，他的过去并不令人羞耻。他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在过去，他被社会所拒斥；他贫困潦倒；他缺乏教育；他脸上充满忧郁；他地位卑贱；他身体虚弱、疾病缠身；他住着猪窝般的房子，衣衫褴褛；他不过是一名劳工；所有这些事实，都构成了这个被称作是“社会”的巨无霸施加到他肩膀上的十字架。不！他不应该受到谴责。他不过是承担这个世界的罪过的一头羊羔罢了。尽管他可能会被这个十字架所压倒，泰壹依然过着有尊严的生活，毕竟，他努力地想要象一个人那样生存下去。或许，这个世界会对他不幸的过去说三道四；但是，如果连他自己也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辱，并试图在窘迫中掩饰自己的过去的话，那么，他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一个失去自主权（sovereignty）的人，一个和这个压制人的社会同流合污的人。

如果你沉溺于对自己过去的不幸的抱怨中，那么，这一段不幸的过去，将永远困扰你的生活。（选自全泰壹的日记，1969年12月31日）

泰壹自己不幸的过去，体现的正是所有那些在这个国家里遭受苦难的民众的历史。由于感受到了记录下自己历史的急迫性，泰壹以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过去写成传记。此外，他还读了很多书，并就小说写作的方法和文学形式等，做了笔记；他还构想着将自己的经验，写成剧本。他决心拓宽自己的视野，不仅仅关注和平市场的劳工问题，因为泰壹意识到：和平市场的劳工命运，与整个的社会是分不开的；因此，社会不公的根源，要比他所想象的，要深刻得多。

也就是说，仅仅与和平市场的那些工厂主们进行战斗，是不够的；这是指向错误的战斗目标。难道他不是已经认识到，仅仅向劳工监察员者或劳工部揭露工厂主的腐败，并不足以改变劳工的处境吗？难道不是他的天真，已经导致了自己斗争的失败，并使得“愚人社”处于濒临解体的边缘吗？难道不是压迫人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构成了他斗争的真正对象吗？全泰壹写作自己的传记的计划，目的正是在于揭露和谴责这种压迫人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揭露和谴责它对于人们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揭露和谴责这个社会的伪善和虚伪之处。

泰壹检视了人类处境和社会矛盾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

首先，他为自己所知道的和平市场的雇主们，画了一副肖像。这些雇主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赚取最大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剥削劳动者，愚弄消费者。他们从不考虑“人类的伦理、希望和真正的价值”这些问题；他们所考虑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钱袋子”。同样，他们是伪善的一群人。他们宣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装出一副劳工的衣食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样子，而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雇员漠不关心，只是榨取他们的血汗。

雇主们对工人的非人道的剥削，得到了这个社会结构之中的统治权力的保护。泰壹想起自己拜访那位劳工监察员和劳工部的情景。他向这个社会发出了如下的质疑：“为什么它在明明知道雇主们所犯的罪恶的情形下，却依然保持沉默？为什么保持沉默的，不仅有劳工监察部门、劳工部、政治家，还有媒体、宗教人士以及知识分子？”没有谁对劳工的悲惨处境感兴趣。

泰壹鄙视这些家伙，他们在“五一”劳动节的庆典大会上，将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工人们的贡献，与此同时，却采取各种压制性的措施，来阻止劳工运动；他们宣称，经济的繁荣应该优于工人的福利。其后，在写给总统的信中，泰壹列举了工人们所面临的糟糕处境，他这样抗议道：“难道这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吗？”

不仅是劳工的状况如此，韩国大陆上的所有那些受苦受难的民众，都在“丛林法则”之下遭到蹂躏。换言之，“弱者遭到强者的系统性的、经常性的迫害”。泰壹将剥削工人的工厂主的贪婪，看成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根据他的体验，这整个的社会，构成了“束缚人的一个强有力的绳索”。在这一强大的绳索的捆绑下，人自身被降格到用“物质价值”来衡量的地步。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了诸如敷衍塞责、反对和平、非人道行为，以及人民和人性成为牺牲品。泰壹见证了敌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从“残酷生存斗争而引发的不必要的罪恶”中产生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人们被其他人剥夺了所有的东西；同时，他们也在剥夺着其他人。”

然而，所有人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无论其社会阶级或地位如何，他们都是“动物的主人，上帝的子民；能够为自身的命运思考，能够享有美好的事物，在高兴的时候欢笑，”所有人都“在价值上是平等的，”他们天生具有成为“高尚的生命”（noble life）的本能和愿望。所有的人都彼此需要。他们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权

利，关注对方的需要。

一个人面临的挑战，应该被看成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全泰壹的日记，1969年12月31日）

泰壹梦想着这样一种生活，其中，人们将成为一个整体。他梦想着这样一个理想社会的来来，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将对他人有着真正的关切，并以爱和关怀来彼此帮助；这一理想社会，将取代那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冷漠社会，取代那人们彼此（仅仅是出于人们的贪婪和私利）以冷酷和粗暴的方式而发生联系的社会，取代那个将被抛弃的人们像“破碎的面包屑”扫地出门的“大众社会”。不过，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冷漠的社会中，泰壹还是发现了一股清澈的溪流，它流淌在人们的心底；泰壹将这股清流，看成是他理想的理想社会的一个美丽组成部分。

泰壹重新回到现实之中，回到人们彼此间怀疑和敌视的社会现实：在这里，强者欺凌弱者，弱者的绝大多数基本需要，遭到了漠视。简言之，这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必须改变这一社会。然而，这一社会的根源是如此之深，它的根基和坚壁是如此深厚。同时，泰壹觉得自己正在变得愈加虚弱无力。但是，他还是千百次地坚定着自己的决心，他不能够妥协；他要战斗。

泰壹相信，他选择的道路是出于“良心的指引”，并且，历史将证明他作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每当他受到诱惑，怀疑自己是否要遵从“既定的社会现实”并和别人一样为了更加舒适的生活而努力的时候，他都告诫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大多数人所追求的舒适安逸的生活，是一种愚蠢的关于幸福的幻觉。这种幻觉，就像是一个囚犯，在欣赏监狱墙壁上的一副美丽图画的时候迷失了自己一样。”泰壹再三对自己断言：真正的幸福，来自人们之间彼此充满爱的生活，来自在今天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泰壹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下了自己的思想、感受，他观察到的现象，他的痛苦、愤怒和决心。下文所记录的，来自泰壹在1969年12月份所写的日记。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这些日记的作者并非“象牙塔”中的学者，而是一位甚至连中学都没有读完的人，一位居住在首尔郊外的贫民区的棚屋之中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人，发出的鲜活而极度痛苦的声音。

## 5、为什么我必须是一个奴隶

（以下部分，完全摘自全泰壹的日记，标题为本书作者所加。）

### 我所看到的世界

我所看到的世界，我所看到的自己的工作场所，绝对是反人类的，人类的本质就在于伤害。一个人用非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他人是不对的。哪怕是这些人是雇主和雇员，他们也不例外，因为他们都是具有同等价值的人。

每一个人所面临的挑战，应该看成是所有人面临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代，有人将其他人的所有东西都剥夺了，对此，我不能保持沉默，或者是对这些不公正做出任何的妥协；与此同时，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来纠正这些错误，无论这些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

对所有需要他人的服务的人来说，什么是第一位的事情呢？是人的价值？还是人的希望和道德？还是他们自己的钱包的分量？

### 对资本家的描述

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认为尝试凭借有限的资本去获得巨大的利润，是一桩罪行。现在，我们国家的利率不到3%。但企业家们的利润率呢？让我们看看两位工厂主的对话吧，假定他们分别是A和B。

A：今年，我计划将自己的资产增加一倍。

B：我也一样。我敢打赌，我赚的钱比你多。

A：我们为什么不来一场竞赛呢？让我们看看谁先将自己的钱增加一倍。哈哈，哈哈，哈哈！

这些制造商们的竞争，以牺牲工人的工资为代价。正是工人和消费者成为他们竞争的牺牲品。第一个原因在于，为了降低成本，他们生产并兜售劣质产品。例如，一件服装的内层会尽可能采用最差质量的材料。这意味着服装的外层的保期质能够持续五个月的时间，但内层就只能够持续一个月了。

既然如此，那他们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说着这样伪善和玩世不恭的话呢？他们行为，看起来像是最慈善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最无情的机会主义者的所作所为，目的是确保自己财富和地位；然后，他们在这个被称为“大韩民国”的国家里，

发出一声叹息。

这里有一个故事：一个家庭，有三十名孩子。这个家庭通过制造服装谋生。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意兴隆，家庭也变得富有了。但是，那位父亲却让自己的孩子们，象从前一样工作同样长的时间，工作条件也没有任何改变。不仅如此，那位父亲还过着奢华的生活，而他的孩子们却遭到恬不知耻的剥削。那位父亲每顿就花掉200韩元，而他的孩子们，每三顿才花销50韩元。这种行为，让人忍无可忍。

### **我们为什么必须是奴隶？**

那位雇主一顿就花掉200韩元，而他们给予工人的三餐伙食费用却只有50韩元。这种行为是极不人道的。即便是这些工人很年轻，没有接受多少教育，但他们仍然是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能够思考的人。他们在看到有趣的事情时，知道欢笑，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懂得如何享受好的东西。如果说他们都是平等的人的话，那么，为什么穷人必须是富人的奴隶呢？为什么穷人没有享受上帝赐予的安息日的权利呢？

宗教宣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法律也作出了同样的宣称。

为什么这些最为纯真和最为无辜的年轻人，被这些腐朽的富人们当成肥料加以利用？这就是社会的现实吗？或者说，这就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定理？

生命是珍贵的。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的生命都是珍贵的。

所有活着的生命，都是珍贵的。所有的生命，都害怕死亡。

先生，这里有一人，他忘却了生的本能，他想要在没有任何痛苦的条件下死去。他正在死亡之中。他并不是微生物或者动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被富人所拒斥，他象肥料一样被社会所利用，目的是为了使得富人更加富有。

先生，他们是人，他们是渴望面包、休息和自由的人。

（引全泰壹的一部小说的草稿，写作于1970年初）

### **致劳工监察官员**

你认为，应该将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归功于谁呢？这种繁荣让你生活得如此安逸。

我们应该记住，为了这种经济繁荣，许多人作出了看不到的牺牲。

为了获得这种经济繁荣，那些和你的孩子一样年纪的工人们，每天在最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十五个小时。但是，这个被称作社会的巨大舞台，展现给这些可爱而无辜的心灵的，却是无情和麻木。他们被剥夺了所有人类的特征，变得像被捆绑的动物，被引导着工作，目的只是为了填饱饥饿的肚子。那些企业家们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他们违反法律，毁灭着这些工人的血肉之躯。我不明白，当社会对所有这一切都心知肚明的时候，却为什么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亲爱的劳工监察官先生，我热忱地希望，你能够采用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 6、作为一个人的最低要求

### 致总统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是一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住在首尔的三门洞（Ssangmundong）地区。我在位于南大门的和平市场的服装产业做裁剪工，已经有五年的时间了。在和平市场，总共有大约三万名工人，平均每家工厂的工人人数约在三十人。我很清楚地知道，法律规定工厂主必须遵守《劳工基准法》。但是，我们都没有享受到《劳工基准法》所规定的任何好处。另外，在和平市场的三万名工人中，有90%的工人是年龄平均在十八岁的女工。即便是我们国家没有《劳工基准法》，任何人（更不用说这些年轻女工）也不能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每月仅仅休息两天，难道不是吗？

机械性的工作，是所有劳动中最为费力的工作（无论是从脑力还是体力上），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在和平市场的三万名工人中，有40%的人是徒工，他们的平均年龄在十五岁。这些年轻工人正处于精神和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却正在遭到不可逆转的伤害。他们是城市贫民的后代，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得到的报酬是七十到一百韩元。

我们的社会对待这些年轻、纯真的工人，是如此的残酷。我必须热忱地请求您，总统先生。请在他们遭到进一步的伤害之前，保护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吧。《劳工基准法》已经颁布了各种保护工人的条款，但为什么这些工人没有得到保护呢？当他们长大之后，这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呢？

作为裁剪工，我曾在上面提到的难以忍受的恶劣环境中工作，那时我内心热血沸腾。我曾经拜访并向劳工监察员以及劳工部写了报告，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尽管



我们提交了关于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我们每月休息两天，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周末休息。在这样的工作安排下，哪怕你是钢筋铁骨，你的健康水平都会急剧下降。和那些每周工作45小时的公务员相比，这些十五岁的工厂女工每周工作90个小时以上。另外，那些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人，年龄在二十多岁，患上了各种疾病。例如，由于昏暗糟糕的工作环境，他们患有眼病、神经痛、消化道疾病，等等。他们还患有各种呼吸道问题，其中一些人还得了肺结核。

尽管《劳工基准法》要求雇主们为雇员提供体检，但他们并不遵守法律。在和平市场的每三十名工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人接受了和平市场公司行政方面指定医院的最为马虎的体检。体检的X光机里都没有装胶片，医生也没有出具诊断的结果。这是因为，雇主只为每位工人出300韩元的体检费吗？还是因为，我们这些工人的身体太健康了？难道工人的健康恶化，就是这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吗？请采取及时的措施来保护这些容易受伤害的工人吧。

我们的要求如下：将每天十五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减低到每天十到十二个小时；将目前每月两天的休息时间，增加到每个周末都能够得到休息；我们需要真正的体检；提高徒工的津贴，从目前的每天七十到一百韩元，至少提高50%。

我发誓，这些要求并非是无理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作为人的基本要求。

（这封信写于1969年11月，不过，泰壹似乎并没有真的将这封信发出）

### 美好的事物

我看到了一种美好事物吗？是的，我看到美丽的象征。莫泊桑（de Maupassant）在一篇小说中，描写了一群普鲁士士兵，为一位年老的妇女清洗衣物的场景，那位妇女孤单地居住在这些士兵入侵的地方。这幅场景尤其让人感到美丽。

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在所有事物中，最美丽的是什么呢？如果你看到了一些比我看到的更美好的事物，请和我分享吧。请往我干涸的心灵浇灌芬芳的甘油吧。那种美丽，将再次唤起我的眼泪；我渴望从无休止的生存之战中，获得片刻的休憩。

我的心肠已经变得坚硬。并且，我现在非常孤独。我想在一间温暖的房间，与我们的邻居共处，和他们在蟋蟀的歌曲声中进行一次愉快的交谈。这样的场景是如此的美丽，如此吸引人，它远远胜过物质文明所制造的浮华的面纱，胜过照亮夜晚的明亮

的霓虹灯，胜过汽车发出的灿烂灯光，胜过城市的喧嚣。

亲爱的朋友，我在空虚中度过了太多的时间。

不！

嗨！金！难道你和我不都是完完全全的人吗？和所有人一样，泰壹离世的日子一天天到来。如果一位囚犯沉浸于挂在他监狱墙上的那副辉煌的画中，无论这幅画是多么地出色，这样一来，这位囚徒过的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吗？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不用知道自己将往那里去，为什么要往那个地方去，这样的选择，才是明智的吗？依然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我，是否应该迫使自己沉浸于对冰冷墙壁的欣赏之中，即便它上面没有悬挂什么辉煌的图画？不，我不会作出那样的选择。

### 备忘录

人们的通病在于他们缺乏希望。难道人就是一些不平等的微粒吗？或者，他们仅仅就是一些微粒？取代那不公平的一小撮的，将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整体。生命的本质在于为了争取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在今天进行斗争。真理是这样一种声音，它来自良心的实践。

世界千变万化。生命的舞台是巨大的，但上面的演员却很渺小。人类有无限的欲望。但在死亡之前，他们却只能够满足其中的一、两项欲望。我憎恨死亡本身，我蔑视生命本身，我感谢死亡。树叶依附在脆弱的枝干上，调皮的北风，却在嘲弄着树叶绝望的努力。

(1970年1月7日)

假如我们无法控制的现在，作为永恒时间的一部分流逝了，又将怎么样呢？

听着，我无法应对现在的时间，我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苦恼于自己的无能。

你是否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要是你有了一念之差，你的信念会堕落得有多块吗？

这种堕落的速度，让人不敢相信。

你的精神，当然不会忍受这样一种无用的结果。

到现在为止，什么道路是我——一个叫泰壹的人——能够选择的最为直接的道路呢？

这个人的愿望像太阳一样炙热，却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是不是因为他的愿望太伟大了，以至于难以实现？

我们必须得到承认。（这意味着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他必须受到人道的对待。在一篇剧本的草稿中，泰壹使用了这样的表达方式：“争取人道的承认的斗争，”“获得承认的最热烈愿望。”）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才能够生活下去。

生命是一场戏剧。所以，让我们尽我们的所能，不要在一场糟糕的戏剧里演出，而是要扮演一个不违背自己良心的角色，也就是说，为了人民而斗争。

### 他在思考

他在思考。他憎恨自己的幻想，以及他自己的无力的表达方式。

人们自己设计的绳索，

捆绑着人们，

摧毁了作为人类本质的希望。

所有外在的束缚。

他在思考。

谁是理想的人选，成为追求人们的真正目标——和平和幸福——过程中的典范？

他在思考。

人们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这一代人对淹没他们生活目标的混沌状态，心存感激。

这一代人将目前肮脏的生活，看成是必然的。

这一代人相信别人应该为他们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承担责任。

他们把责任推卸到我们之中的另一个我。

你是否明白，只有当你思考生命的本质的时候，你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在你无视另一个灵魂的绝望之前，你是否检查过你自己内心的真理？

1969年12月13日的日记

为了不在来年还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将坚决斗争。

历史将是我的见证人。

我不需要飞机上的一个普通座位。我需要当一辆马车的车夫。和平市场公司里的那个转椅……。当我自己都理不清自己的思绪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梦想成为社会公平运动的先锋呢？

## 7、筹建一家模范公司的梦想，以及死亡之兆

1970年，正是这一年，泰壹这样写道：“我会坚决斗争，这样一来，明年的我就不会象今天这样活着。”他做到了。1970年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

从这一年的三月起，泰壹在自己的日记中，详尽记下了自己创办一家模范工厂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在这样一家工厂里，《劳工基准法》将得到遵守，工人将得到人道的待遇。下文是对其计划的简要介绍：

### 我究竟想要做什么

**创办目标：**创办一家遵守《劳工基准法》的服装厂

**为谁创办：**服装产业的年轻工人们

**什么时候创办：**在1970年6月之前（阳历）

**在什么地方创办：**在和平市场

要达到这些目标，我该做什么呢？我产生这个念头是在1969年的4月，我第一次构想这个计划是在1968年的12月，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不过，在1969年，我向首尔市的劳工监察员递交了一封请愿信，但他甚至看都没有看这封信。也许，这是因为我太年轻了吧。

1、我必须创办一家企业，缴纳应缴的税收，将工人当成是人来对待，为那些应该上学的工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我一定要向我们社会的商人们尤其是和平市场的工厂主们证明：即便是这样，这家企业也是赚钱的。创办这家企业的目的，就是向人们示范，应当如何经营一家企业，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了。

2、首先，由于我必须获得一笔资本，我必须向社会上的许多慈善家们求助，让他们理解我的目标，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资助我们的这家模范企业了。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如此的吝啬和思想保守。人们的这一成见，来自对日本解放战争和韩国战争期间的彼此可怕经验的误解。

我已经构想好所有的计划，会有人帮助我的。所以，一旦资本到位，那么80%的工

作就算是完成了。

3、由于自己从来就没有上过大学，我连一个大学生朋友都没有。并且，我家里也没有谁会向我提供自己需要的这么一大笔钱。我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我的眼睛：也就是说，我可以捐出自己的一只眼睛。要是我向社会捐出自己的一只眼睛的话，那么，或许有人把我介绍到慈善家那里去。假如我要想坚定地完成自己的目标的话，这是可以采取的第二个办法。

4、对于资本提供者来说，以下是我建议的模范工厂赢利的条款和条件：我会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对这家工厂的经营负全部的责任。一旦所有人都承认，这家企业在公正的体制下获得了成功，那么，我就会无条件地将所有的一切，都交还给那位投资者。他将受惠于我的热情的成果，以及我所捐出的那只眼睛。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我就会从商业领域隐退，专注于自己的职业：供奉上帝。

（全泰壹，1970年3月17日上午10点）

日记的下文，是长达三十页的商业计划书，其内容包括：创办这家模范企业的基本原则（十条）；必需的所有设备，列出了其数目和价格；所需人员和工人的数量；他们的工资；预计每月的总收入与总支出；生产的产品的范围；销售战略；对位于首尔的45家市场的详尽研究与记录；关于工人待遇的细密计划，包括教育和娱乐设施，以及对该企业成功的前景的评价与分析（有三条属于消极评价，有十五条属于积极评价），所有应该采取的生产安全措施。泰壹特别注意到，要给予工人以人道的待遇，要以低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在这些计划的中间，他这样描述自己努力的目标：

我要向商业界证明，哪怕是在支付了税收、遵守了《劳工基准法》之后，经营一家成功的企业仍然是可能的；我要尽可能快地拯救那些在恶劣环境中工作、不被我们的社会所关注的年轻劳工。这些都是创办一家模范企业的目标。

泰壹的商业计划书提及的数字包括：50台缝纫机，157名工人，以及三千万韩元的资本。他对于工人的工资，作出了以下的估计：技工，当时的平均工资是每月一万韩元，泰壹给出的是每月三万韩元；当时工资在1000-1500韩元的徒工，将每月得到8000

韩元；五名被雇来教育工人的教师，每人每月将获得25000韩元；雇主将为每位雇员每月支付人均800韩元的卫生费以及1000韩元的教育费；工作时间将降到每天8小时，并分为白班和夜班；为了给工人提供舒适的工作条件，有些设施是其它工厂所没有的——例如，有效的供热系统、乒乓球桌、图书馆等等。每月的工作时间为25天。

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泰壹的商业计划书中，他希望将公司办成一所学校，这样一来，工人就能够得到培训，这会让他们变得独立起来，最终能够开办自己的企业，这些企业都将严格遵守《劳工基准法》。在计划书中，有这样的相关记载：

入学费将受到限制，对那些来自其它地方的工人来说，工厂的宿舍会帮助他们过上一种公共生活（communal life）；这样一来，工人之间的相互合作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所有的规程，都像在学校那样得到遵守。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那些今后创办自己企业的毕业生们，同样会遵守《劳工基准法》。

上述商业计划书的内容所表达的，是这样——在这样的企业的基础上，所有劳工的更好的工作条件，将得到保障。自从“愚人社”成立以后，泰壹就曾经谈论到这一计划。但从1970年早期开始，他开始痴迷于这一计划。根据泰壹朋友的回忆，泰壹之所以设计出这一计划，目的是向人们揭露：当雇主们向他们的工人声称，是萎缩的生意妨碍了工资的增长并使得工资被拖欠的时候，他们是在撒谎。工资被拖欠的真正的原因在于雇主的贪婪，他们希望获得更大的利润。

但是，正如所有人都能够看出来那样，泰壹的计划不过是一种幻想。首先，如何获得资本，构成了一种巨大的障碍。根据计划，泰壹需要三千万韩元；但是，即便是社会上有这样的慈善家，也不会有人会将三千万韩元交付给一名纯粹的工厂工人，一名缺乏任何担保的工厂工人。此外，在这样一份计划书中，这家模范企业被设想需要支付给工人超乎其竞争者数倍的工资；为工人提供教育和健康补贴；降低工作时间，提高成本并降低总产量。对于任何可能的投资者而言，这样的建议，自然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在泰壹的朋友中，没有谁密切关注他的这一计划；泰壹自己也不确定，这项计划实际上是否可行。根据他在日记中潦草写下的很多断言，我们必须将泰壹关于这项计

划将要实现的信念，看成是一种绝望的自我确证的行为。在他构想自己的这项计划不久，泰壹写下了一篇小说的概要：

J（小说的主人公）向一位老朋友炫耀自己的这项计划。J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但他清楚：实际上，这项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J向朋友解释着自己的这项奇怪计划的未来，好像它近在咫尺：一家培训工人能力的教育中心，为工人提供服务的各种娱乐设施。

所有人都被这项计划勾画的蓝图所感动，他们对这项计划印象深刻。J也不例外，他感到这项计划真的就要实现了，但一想起他所知晓的这个社会，J就感到不寒而栗。

这一细节表明：泰壹完全知道，创建一家模范企业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而奇怪”的幻想罢了。

那么，泰壹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倾注了如此多的精力呢？

在泰壹对和平市场的劳工问题感兴趣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他运用了四种方法来采取行动：

首先，他成为一名裁剪工并利用自己的地位，试图关心那些年轻的工厂工人。这是一种好心人的办法。第二种方法，在对和平市场的状况进行调查后，他向劳工部呼吁，要求他们确保《劳工基准法》得到执行。第三种方法，他构想着创建一家遵守《劳工基准法》的模范企业。第四种方法，他抗争并积极斗争，目的是反抗那些压制改善工人状况的的压迫力量；这是他在1970年秋季选择的抗争策略。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那样，在泰壹决定自己参与到劳工运动中去之前，他所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与出于改善和平市场劳工的工作环境的愿望，是大不相同的。不久之后，泰壹认识到，这样的方法是没有作用的。第二种策略同样失败了，因为在他完成问卷调查并将结果呈送相关部门之后，相关部门无所作为；而更为糟糕的是，他自己组织的“愚人社”，也陷入到分崩离析的状态。泰壹剩下了另外两种选择：要么，建立一家模范公司，要么，积极投身于斗争。全泰壹不得不在两种选择中选择一个，由于他拒绝放弃自己粉碎和平市场的劳工地狱的计划，因此，他不能想象出其它的有意义的方式，来继续自己的生命。

自从成立“愚人社”之后，泰壹常常和自己的朋友们讨论举行示威游行或举行罢

工的可能。在1969年，学生的示威活动频繁，他们抗议所谓的“巴东”（Samsonegaehon Padong）事件。<sup>26</sup>这些抗议活动，当然对全泰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常常看到学生的抗议。（首尔国立大学位于和平市场附近，因此，发生在学生和防暴警察之间的冲突的声音，以及催泪瓦斯的的味道，往往会传到附近的工厂里）。大约从那时候开始，泰壹常常对自己的朋友说：“大学生们在城市里发动了大游行。要是我们有一位大学生朋友，他能够教我们如何发动示威活动，这样是不是对我们有帮助呢？”但是，泰壹之所以没有促成示威的念头，原因可能在于，他依然抱有幻想，认为自己递交的请愿书会发挥作用。最主要的，他认为工人们并没有做好示威游行的准备。他还认为，很少有人会参加这样的示威游行活动。这样的现实，很可能导致示威游行被轻易地粉碎。

然而，泰壹内心认为有一种策略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这就是，用自己的死亡，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用他自己的生命，去进行抗争。在一次示威游行活动失败之后，泰壹便考虑着采取一种极端而少见的抗争形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促成劳工状况的改善。

我们很难知道，泰壹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将自己的死亡作为最后的抗争手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1969年6月，当“愚人社”成立的时候，他就怀有这个念头了。从那时起，他常常这样评论道：“假如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劳工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那时，他递交给劳工部的请愿书没有了下文，并且，“愚人社”也陷于瓦解状态，泰壹的失望和愤怒越来越强烈，他开始很严肃地考虑死亡的问题。其时是1969年的冬季之后。或许，这是一个前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好几次提及死亡。以下的文字，完全摘自他在1969年11月初左右计划写作的一篇小说的梗概。只要读读最后的一句，我们就能够理解，泰壹是多么清楚地了解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为了抗议存在于法律当中的各种矛盾而自杀，他希望这些矛盾能够得到解决。

---

<sup>26</sup> 1969年10月，对韩国宪法的一次修正，使得朴正熙第三次成为总统。“巴东”（Samsonegaehon Padong）事件，就是为了抗议此次对宪法的修正。



一位名叫金中欧(Joon-o Kim)的法律专业学生,住在首尔的康苏东(Kwansudong);这天凌晨的2:50,房东发现他躺在地板上呻吟,于是将其送往圣玛丽医院的急救室。凌晨4:50,医生宣布,这位学生因服用了大量药物而死亡。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新闻审查的缘故,各家报纸都没有报道这一事件。李中华(Joong-hwan Lee),这家医院的主任,宣称金很久以来就患有心脏病。

这一令人吃惊但却准确的先兆,表明泰壹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内心存在着深深的痛苦。他蔑视自己卑微的生命;他对和平市场的年轻工人们怀有撕心裂肺般的情感;他对那些摧毁作为人的本质的希望的所有外部力量感到愤怒与遗憾。当所有这些情感都在他内心汹涌澎湃的时候,泰壹浑身颤抖,发誓要通过死亡来赢得胜利。但是,泰壹又一次陷入到犹豫和彷徨之中。

他是一个年轻人,只有22岁。他会想起自己的家庭,没有实现的种种梦想,以及所有他还没有尝试或者体验的事情;他会想起树木、山川、海洋、天空、星星、清风。当所有这些生命所能够赐予的美好回忆占据了泰壹的心灵的时候,他对自己呐喊道:“不,我不会绝望,我不会绝望!”他努力使得自己从死亡的先兆中,解脱出来。

正是在这时候,他绝望地高举着自己的幻想——创建“一家模范工厂。”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在改善和平市场工人的工作状况的两个剩下的策略中,其中一个是以死抗争。但是,泰壹千方百计,希望能够避免选择死亡之路。所以,剩下的唯一选择,是想方设法创建一家模范工厂。在计划书中,泰壹如是写道:“我决心选择第二种方法,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完成自己的任务。”第一种方法是请愿,它已经失败了。第四种方法是以死抗争。

不过,只有在第三种方法上倾注完了他所有的热情之后,泰壹才觉得自己必须采取第四种方法。

## 8、极度的痛苦

相信圣诞老人,幸福之神。

一种积极、乐观、主动的生活观。

你所得到的,要远远多于你所付出的。

如果你遇到了困难,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放弃。

无论如何，你必须相信那种要比你自身更为强大和伟大的力量。因为，单单是凭借你自己的力量，你不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作为一名建筑工，你必须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劳动上。甚至是你的身体，都仅仅值一个美元。

上述文字片段，摘自全泰壹建立一家模范工厂的计划书的首页。

由于他想要挣脱那种死亡之兆，泰壹牢牢抓住幸福之神，牢牢抓住那种比他自己要更加伟大和强大的力量。所谓的幸福之神，就是希望出现这样的奇迹，有人给他三千万韩元，供他开办一家模范工厂。

然而，幸福之神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从1969年的年底到1970年的年初，我们可以在泰壹的日记里读到这样的语句：“尽管努力想要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我却在担心，在生命的这样一个关键时刻，自己没有精力走下去；那寒冷的北风，正在嘲弄着脆弱的树叶。”泰壹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自己寻找出路。

我们并不确认，泰壹是如何努力去获得这三千万韩元的。他的朋友金基南（Kim Gae-nam）回忆道，在谈到筹集这笔资金的问题时，泰壹有时候这样开玩笑似的说道：“除非我能够吸引到一位富人的女儿。”然而，又有那一位富人的女儿，会被象泰壹这样的劳工所吸引呢？泰壹的母亲回忆道，在绝望中，他甚至乘车到大邱市（Taegu）向自己的亲戚们筹款。

正如我们已经读到的那样，泰壹的心中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那就是向需要的人捐献自己的一只眼睛。一位慈善家，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会被泰壹的好心所感动，会相信以至于往模范工厂的项目上投资。在1970年3月24日的《昌安日报》（Chung-ang）上，泰壹读到一则关于盲人的消息，他写信给这位盲人，说自己将捐献一只眼睛供他进行角膜移植：

我一直在想，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来减轻你的不适。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的局限，我感谢上帝给了我两只眼睛，我想将其中的一只，捐献给你。

我希望你我之间的这一小小的行动，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好处。我等待着你的回复。

你真诚的全泰壹

1970年3月24日

（附录：请在3月26日前给我回复）

人们在泰壹的日记本中，发现了这封邮戳上盖着“返回发件人”的信。除此之外，考虑到泰壹曾构想过众多不同的计划，他很可能求助于各种其它手段，希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这三千万韩元；但是，他所有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

在制定这份商业计划书之后不久，泰壹便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他不再在自己的日记里提到这件事，也不再向朋友们谈到这个计划。

相反，他回到冷酷的社会现实，直面指向自己死亡的宿命般的未来。他将继续战斗吗？这种战斗意味着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现在正站在悬崖边上。他会放弃自己的战斗继续苟活下去吗？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背弃那些正在和平市场遭到毁灭的年轻心灵，向毁灭人性的现实，承认自己的失败，从而在那命中注定的世界里，过着一种卑微的生活。“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这样一个血管里流淌着年轻血液的人，将屈服于这冰冷的厚墙，即便是在它的面前连一副辉煌的画都没有悬挂？”

泰壹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

由于陷入到痛苦之中，泰壹变得愈加沉默寡言。他不再拜访朋友。有一段时间，他也不再记日记。泰壹的债主们每天到他家里，骚扰他的母亲。其中一位债主这样咒骂泰壹：“你这个不还钱的杂种；你最好喝老鼠药死掉。”直到今天，泰壹的母亲还不能忘记别人咒骂他的情形。

1970年5月的某一天，市政厅里的一个负责拆迁违法建筑的团队来了，他们拆毁了泰壹一家的棚屋。当天晚上，泰壹和自己的母亲将棚屋重新搭建起来，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搭建棚屋只需要一些厚木板和砖头。不过，拆迁队两三天后会再次光临并再次拆毁棚屋。泰壹家的棚屋重建了七次，被拆毁了七次。在这一过程中，泰壹恢复了一些力气和精神。当拆迁队斥骂他的时候，泰壹这样抗议道：“不管法规是怎样规定的，建造一间房子并住在里面，不可能是违法的行为。”每次不得不重新修建棚屋的时候，泰壹都会将床造的更大一些。当母亲问他为什么的时候，泰壹回答道：他需要一间大房子，这样劳工们就可以在这里聚会了。

但是，泰壹的痛苦仍在加深。尽管在服装产业，春季是一个忙碌的季节，泰壹却不再去南大门市场或库若东（Kuro-dong）寻找工作。他也不再费心，没有去修剪一下

自己杂乱的头发。

在四月下旬的时候，泰壹告诉母亲，他再也不能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了；他告诉母亲与三木山寄寓所（Samgaksan Retreat House）的主管沟通，看自己能否到那里工作。

三木山寄寓所是一家位于三木山（Samgak Mountain）脚下的避难所。凑巧的是，那里正在修建一家新的教堂。泰壹的母亲认识三木山寄寓所的主管，就赶到了昌东教堂（Changdong Church）。泰壹希望能够在那里的工地工作，赚一口饭吃。

泰壹的母亲，不乐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山上的建筑工地上干着这样的重活，她试图告诉他不要去那里。但泰壹坚持要去。他告诉母亲，如果自己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或许会得病的。最终，泰壹的母亲不再坚持，让他去干那份工作。这就是泰壹为什么在接下来的五个月里，呆在三木山的原因。

在离开家的时候，泰壹的心境颇为沉重，因为他心里已经下定了死亡的决心。他已经决心在一次事件中死去。不过，那时的他还有些犹豫。有时候，他决心义无反顾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另一些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坚决。现在，他正在离去，他要在山林的静谧中，下定最后的决心。

当母亲向泰壹告别的时候，他不敢看自己的母亲。泰壹的兄弟泰山，坚持要去三木山与泰壹呆在一起，泰壹诚挚地恳求兄弟：“请回去吧，带上擦鞋箱，在我离开后，照顾好我们的母亲。”

在三木山避难所工作的时候，泰壹要比其他的劳工显得更加沉默，他默默地劳动着。白天，他搬运砖块，清扫场地，准备石头，挖掘沟渠。到了晚上，他往返于南大门，用手推车搬运木头，直到深夜。他一有时间，就回到地下室，阅读那本关于《劳工基准法》的书。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他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有时候，在砸石头的时候，他弄伤了自己的手，鲜血浸湿了他的手套。

在三木山寄寓所，有一位牧师，泰壹会和他讨论圣经的一些教义；他们的讨论常常变成一场争论。（在泰壹的自杀之后，这位牧师对泰壹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样做违反基督教堂的教义，并且，共产党会因为他的死亡而感到高兴。）

尽管很多次去南大门东，泰壹却很少回家。有一次，母亲来看泰壹，给他带来了一些食品和衣服。在看到泰壹的长发后，她给了泰壹500韩元，叫他剪个头发。泰壹将

钱还给母亲，说道：“请为泰山买一双鞋子吧。他的鞋子破了。”

在八月上旬的一天，泰壹回到家中。向母亲解释说，主管已经给了些钱，让他购买工作服。泰壹将5000韩元交给母亲，说道：“我们要为即将租借的房子准备些油毛毡，用这些钱买些油毛毡吧。”之后，他离开了，说自己很快就会永远回来的。

## 9、决心：我必须回到和平市场

1970年8月8日，在第一次前往三木山之后的四个月里，全泰壹作出了一个决定。于是，很久之后，他第一次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为这件事情犹豫和苦恼了很久，但这一刻，我下定了决心。我必须回到我贫困的兄弟姐妹们身边，回到我心灵的天堂，回到和平市场上的那些年轻的心灵身边，他们是我全部的生命所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思，我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必须保护这些脆弱的生命。

我将舍弃自己，我将为你们而死。耐心等待，只需再等待片刻。我将牺牲自己，这样一来，我就不会离开你们了。你们是我心灵的家园。

今天是周六，八月的第二个礼拜六。这一天，我下定了决心。上帝，可怜我吧，我是在为无数凋零的无辜生命而战斗，化作朝露。（1970年8月9日）

在三木山的四个月的时间里，泰壹完成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搬运砖块，挖掘沟渠，运输木头。1970年8月9日，他在经过长久的犹豫之后，下定了决心：“我必须回去。我真的必须回去了。”他不是已经忍受了二十二年的贫穷、苦难、虐待，并且，对现在的这一刻感到蔑视吗？他是多么痛苦地等待着这一刻，直到这时，他才能够无畏、无憾、无牵挂地说出这样的话：“我将舍弃自己，我将为你们而死。”

很久以来，他都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泰壹曾经作为一位年轻的徒工，面对并做着自己的工作：他曾经象一尊雕塑那样闭着眼睛坐着工作台上，依靠注射抗睡眠药物连续工作四个昼夜，之后一步都不能走动。那时，他下过这样的决心。当他将一位身无分文的吐血的年轻女工送到医院的时候；当他看到人们被社会抛弃在建筑工地的的时候，泰壹这样呐喊：“那个人是我的一部分，他是如此地需要得到安慰；我们社会上的这一污点，让人感到如此恶心。”在那一刻，泰壹决心打破这样一种令人诅咒局面。

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完全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他（她）才能够反抗并超越这个社会。当泰壹抨击这个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成为商品；他呐喊并表达出对那些选择屈从社会、崇拜物质价值的人们的厌恶，这时，最终的时刻即将到来。泰壹好像知道这样的时刻就要即将到来似的，他在1969年11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的朋友们，所有那些认识我的人。

我有一个请求。请永远记住我，记住这一时刻的我吧。然后，即便是天空和大地上电闪雷劈，即便是天崩地裂，我都不会害怕。

在那一刻，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我害怕了，又会得到什么呢？

相反，我应该坦然面对。因为，很好地坦然面对，正是我所需要的。

那一刻，只有在那一刻，才是最重要的一刻。因为在那一刻之后，世界上就不再有谎言了。

在那一刻之后，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完美的灯光。因为那一刻将永远存在，从此之后，我再也不必担心什么了。

在写下上述这些话的九个月之后，全泰壹作出了最后的决定：“我必须回去。”为了赢得一个美好的、没有任何虚假的时刻，为了回到当前的现实，为了回到和平市场的那些被践踏的年轻心灵身边，为了回到那伤心、痛苦和苦难的地方，为了回到那些被社会排斥的生命身边（无论怎样努力，泰壹都不能够舍弃他们）。这个决定，意味着拒绝为了生存而向物质价值投降；意味着拒绝奴隶制所给予奴隶的羞辱、空虚以及蔑视；这一“要做人”的决定，意味着选择为了人类的尊严而斗争，无论这条道路是多么的孤独和艰辛曲折。

我们常常会听说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他们对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宣称自己同情那些被压迫者所遭受的苦难。但是，这种同情是一种极为“肤浅”的同情；到最后，这种同情不过是围绕被压迫者的细枝末节展开，成为一种对被压迫者的甜言蜜语。但是，对泰壹而言，回到和平市场，并不意味着带有这种令人怀疑的意义。回到和平市场，意味着献出他自己的生命。泰壹没有后退半步，回到和平市场意味着一场不妥协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将献出自己的一切。

因此，泰壹这样宣布：“我必须与和平市场的那些年轻的心灵在一起，他们是我

生命的全部。”拯救这些年轻的心灵是他全部的梦想，这一点告诉我们：他作出的决定，清楚、简单、果断而富有激情。当然，从泰壹下定决心准备为和平市场的年轻心灵而战斗的那一刻起，他也就准备为了所有被这一非人的世界所摧残的人们而战斗。

全泰壹将年轻的工人们（事实上，包括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称为“我必须关心的无权无势的人。”这一称呼，是否是一种自大的称呼，抑或表明了他具有一种殉道者的情结？情况并非如此，相反，这一称呼正是一个真正的人发出的声音。我们已经看见，这个人拒绝了自卑情结，克服了由于自己的贫穷和缺乏正式教育而被社会施加的无力感。现在，这个人凭借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他成为了一个相信人类终将胜利的自主的人。我们看到的，是全泰壹的成熟；他成为了一个觉醒的年轻工人，他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的强烈责任感和自豪感。

泰壹所要做的，是为了那些凋零的无辜生命而斗争，化为一滴朝露。这便是他的谦逊之处，他的悲哀之处，同时也是他践行的方向。他抛弃自己所有的一切，只是化为一滴朝露。

除非是将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不然的话，一个人是下不了这样的决心的。

无论这种情感是多么的高尚，无论这种决心斗争的语言是多么的绚烂，除非是一个人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将舍弃自己，我将为你们而死”；否则，这种决心都是不够果敢的。它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誓言，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这种决心会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一场个人没有付诸生命的斗争，不会是一场真正的斗争。倘若没有以死相托，那么，这种斗争将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一种安慰自己的工具，一种缓解良心谴责所带来的痛苦的方法。

生存的问题，便是死亡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便是生存的问题。那些贪恋非人的生活的人，不可能人道地死去。结果是，他（她）不会过上一种人道的生活。全泰壹能够下决心进行斗争，甚至准备以死相托，因为他谴责所有那些生命中的非人道现象。

他在社会底层所看到的和所经历过的非人的生活，是令人憎恨的和难以忍受的。在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泰壹所做的，只有彻底的痛恨。他呐喊，他不想与这非人的现实同流合污。泰壹承认，他对这种生活的蔑视，要甚于对死亡的惧怕。因此，他

这样简单而清楚地说道：“我将舍弃自己，我将为你们而死。”

因此，泰壹将放弃一切。但是，他不能够放弃的，他最后不得不珍惜的，是他自己心灵的天堂，他将代表所有那些在人力市场上被践踏、被虐待、被侮辱的人们，进行斗争。

现在，他下定了决心。他不得不回到那一刻，到那时，世界上将没有虚假、没有恐惧。到那时，全泰壹的哲学将得到完成。

剩下的，就只有行动了，这一行动将光辉照人。不久之后，所有的人都将看到：一个孱弱之人的极度愤怒和激昂的爱，能够摧毁所有奴隶制度的枷锁。



## 第五章 斗争与死亡

(背景照片待插入)

(插页：底图为全泰壹的身影)

或许，这有些残酷。但只要你能够在我生命的最后历程，哪怕是暂时陪伴我，我疲惫的心灵或许就会马上恢复活力。我将走在前面；你会追随在我的后面吗？

——摘自全泰壹的日记，1969年9月

## 1、“三栋联谊会”

1970年9月，全泰壹重新出现在和平市场。人们交头接耳，谈论着他被剪掉的头发，说泰壹一定做过班房（Big House）（即“监狱”的俚语）。

泰壹的经济压力很大，他热切地想在和平市场开展劳工运动事业，但由于人们风传他“进过班房”，泰壹很难找到一份工作。他不能告诉人们，自己曾经去过三木山的建筑工地工作，现在决心回来积极从事劳工运动这项事业。他剪掉自己的头发，本来是作为一种明志的象征。而现在，当他在和平市场奔走时，却不得不戴着一顶帽子来遮住自己的光头。

最终，泰壹找到了一份裁剪工的工作。在一年之前，他不太可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因为在雇主们看来，泰壹以劳工骚乱的煽动者而著称。不过，在他离开和平市场的日子里，这种谣传被大多数人忘记了，并且，市场里现在有人开办了新的公司，这些雇主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泰壹的事情；泰壹最终在一个名叫望山厂（Wangsung-sa）的地方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解决了就业问题之后，泰壹开始寻找金基南。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泰壹去三木山之前。自从那次碰面之后，他们已经分离五个月的时间了。基南在知道泰壹去三木山工作以后，感到很奇怪；泰壹告诉他一切：“我在那里工作得很努力，同时，也想了很多；我想召集一群有志之士，为改善劳工的状况而努力奋斗。”

全泰壹注定是年轻的裁剪工人们的领导者。那时，他是唯一一个将劳工运动当成是自己一生的使命的人。在他离开之后，“愚人社”的成员们各奔东西；但当泰壹重新回到和平市场之后，他们又一次聚集起来。除了那些因为服兵役而离开的成员或工作于和平市场之外的成员，还有六名“愚人社”的成员。不久之后，又有超过六名的裁剪工加入进来。于是，组织的人数总共达到十二名，他们定期聚会。

在这段时期，泰壹常常拜访首尔市政厅（City Mall）以及劳工部，发起各种请愿活动，他还联系记者们，并到电视台请愿。

在九月中旬的某一天，崔中英（Choi Jong-in）与李圣珠（Lee Seung-chul）这两位裁剪工，在和平市场游荡，希望找到一份工作，当时刚过完韩国的满月中秋节节（感

恩节) (Korean Harvest Moon holiday)。在经过靠近韩国国民银行 (Kookmin Bank) 的人力市场时，他们看见了全泰壹，他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本书和一大摞报纸。

中英对圣珠说道：“这是一位很有意思的小伙子。他到处奔走，声称自己将改变我们的工作状况。你为什么不过去认识一下他呢？”

当时，泰壹走近他们，问他们是否愿意和自己一起去一家电视广播公司，为一个名叫“市民之声”的节目，就和平市场的劳工状况现身说法。于是他们三人乘坐公交车到了东阿广播公司 (Dong-A Broadcasting Company)。

在公交车上，圣珠和泰壹第一次相互致意。之后，圣珠还回忆起泰壹是如何打开那本书，热切地引用《劳工基准法》中那些规范工作场所环境和休息时间的相关条款，泰壹说道：“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要是《劳工基准法》在工厂里得到了贯彻执行，我们三万名工人就能够在好得多的环境中工作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裁剪工一定要团结起来，抗议各种不公正的现象。”

李圣珠此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劳工基准法》或者是劳工运动，在听到泰壹讲的这些话后，心中充满了震惊、好奇、期待以及对泰壹所说的现象的迟到的愤怒。他想：“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一部法律。不过，我们真的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做一些事情吗？无论如何，这都是值得尝试的。”他们是如此地沉浸在彼此的讨论中，以至于都没有意识到公交车到达了终点站，都没有及时地下车。

三位裁剪工赶到东阿广播公司，与“市民之声”节目组的制片人见了面。泰壹向那位制片人解释了和平市场的劳工处境，请求能够有机会出现在节目中。

但是，那位制片人告诉他们，下次要带着具体的统计数据和可靠的资料来；他还声称：他不会播出一个没有真实性的抽象故事。

在离开电视公司那壮观的建筑之后，泰壹向中英和圣珠提出建议，他们应该拜访位于市政厅的社会福利部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该部门距离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车程。当他们到达社会福利部的时候，正好是午餐的时间，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由于他们不得不等上一个小时，中英和圣珠决定先回去，而泰壹则一个人在那里等着。

当两人回到和平市场时，发现一群他们很熟悉的裁剪工在国民银行旁闲逛。这家银行所在的街道，几乎所有的和平市场工人都一定会经过；这家银行附近的地方，常

常被工人们用作聚会，或者是用来交换就业信息。雇主们也会到这里来，为自己的工厂招工；所以，这个地方也被称作“人力市场”。正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决定与泰壹在晚上再次碰头。

面对那些已经聚集起来的裁剪工，中英和圣珠向他们谈起自己和泰壹所做的事情。许多裁剪工都对这件事情表示出了兴趣，其中一位名叫宋乔昌的工友表示，自己有兴趣与泰壹在晚上碰头。

在大约晚上六点的时候，泰壹回到了人力市场。他带回了好消息。他去过位于市政厅的社会福利部，与主管的公务人员见了面；他要求和平市场的劳工状况，应当依照《劳工基准法》的相关条款规定而得到纠正。那位官员声称，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他自己难以应对，建议泰壹去找劳工部的重要部门。泰壹按照他的建议做了，但劳工部的那位负责的官员却不在办公室。不过，在离开劳工部的路上，泰壹遇见了一些记者。他恳求这些记者就和平市场可怕的劳动条件，写一则新闻；这些记者们的回应是善意的，他们建议泰壹和他的朋友们：去做一个更加广泛的关于和平市场劳工状况的调查，然后带着更加详尽的数据来找他们；之后，征集到尽可能多的签名，正式将这些数据提交有关部门。泰壹极其兴奋地告诉自己的朋友们，要是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的故事就能在报纸上发表了。因此，泰壹建议，他们要共同努力工作，对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作一次彻底的调查。

对泰壹而言，在一家报纸上将和平市场的情况加以披露，就象是黑夜中的一丝光明。他变得无比乐观，而他此前悲观的朋友们，也开始对这件事情，表示出更加积极的兴趣。

1970年9月16日的晚上，12名经常聚会讨论劳工问题的裁剪工们，一起在位于和平市场的永和（Eunho）咖啡店里聚会。这家咖啡店的经理是一位热心的女性，她同情泰壹的努力，试图帮助他，这也是为什么这家咖啡店成为他们聚会场所的原因。

那天晚上，他们更改了他们组织的名字，从“愚人社”改名为“三栋联谊会”（Samdong Friendship Association）。原因在于，“愚人社”近期的活动并不是很积极，并且，新成员近期参加的是后一个组织。组织名称的更改，同样标志着一个新的开始。那次聚会从晚上七点持续到十一点。下文的记录，表明了他们在那一夜的高兴之情：

甚至是在今天，这种水晶般清澈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

无论我们呐喊的声音是多么绝望，这个残酷的世界都不会听到。

那一天，我们发誓，我们要手牵手，过上一种公正的和公平的生活。

因为，我们都是愚人，我们不得不过着愚人的生活；但是，在那一天，我们改变了组织的名字，我们发誓，要为所有人点亮一座灯塔。

那位咖啡店的女服务员，开始的时候还在嘲笑我们，却让我们呆到店铺关门的时候。

或许，她们被我们内心的那种明显的真挚所感动。我们应该永远都不忘记愚人们在“三栋联谊会”的再生。

（摘录自1971年11月，在第一届纪念全泰壹大会上，一位三栋联谊会代表的纪念致辞）

“三栋”指的是位于首尔中部东大门地区的三个市场（和平市场、东华市场以及统一市场）的三栋建筑。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三栋联谊会”并非仅仅与“愚人社”名称不同，这家组织的成立，具有更为明确的劳工斗争的理念。相反，“愚人社”则仅限于向雇主求助，或是向劳工部请愿；而“三栋联谊会”，则选择向公众揭露和平市场劳工面临的非法和非人的待遇，并以此作为一种开始联合斗争的工具。

在“三栋联谊会”成立的第一天，它便这样界定自己的目标：设计保护年轻工人的各种政策；采取联合行动，改善劳工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清楚表明，三栋联谊会并非仅仅是一个社会群体，而是一个致力于斗争的组织。换言之，“愚人社”已经将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迈向羽翼丰满的劳工运动，它现在是一个再生的组织——“三栋联谊会”。

以下是“三栋联谊会”的创办人共同认可的行动章程：

（1）尽快将问卷发放给三个市场内的工人们。基于这一调查，编辑一份报告。将报告递交劳工部，要求改善劳工的工作条件。

（2）为了扩大组织，每位联谊会的创办人都必须招募十名其他成员，作为辅助成员。在日常例会上，可以交流这些辅助成员们的信息。在确信这些成员是可靠的之后，可以将其发展为完全的联谊会成员。

(3) 如果我们关于改善劳工工作条件的要求失败了，那么，我们应该发动示威游行、静坐罢工等行动。

(4) 我们将把“三栋联谊会”改组为一家工会组织，同时，要求雇主们和劳工部帮助这一组织。

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全泰壹被选为联谊会的主席，衣元杰 (Im Hyun-jae) 被选举为秘书 (General Secretary)，李圣珠当选为记录员。

## 2、一场有组织的请愿

作为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泰壹和他在“三栋联谊会”的朋友们向和平市场的工人们，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这份问卷是泰壹前年设计的，但是并未使用。以下是问卷的内容：

姓名            性别            宗教

出生年月

出生地点

联系地址

职业

工作经验

1、你每月有多少天的假日？

( ) 天

2、你希望每月有多少天的假日？

A. 每个节假日                      B. 每个星期日

C. 每月两次                          D. 每月一次

3、为什么你不能够每个星期天都得到休息？

A. 我需要赚额外的收入      B. 雇主不允许星期天休息      C. 这是工厂的规定

4、你每天工作多少小时？

从 ( ) 到 ( )

5、你希望每天工作多少小时？

从 ( ) 到 ( )

6、你为什么要加班？

A. 为了赚更多的钱      B. 需要生产的产品的需求量大      C. 雇主要求加班

7、你认为，工作时间过长会引发那些身体上的反应？

A. 没有反应                      B. 疲劳  
C. 伤害身体                      D. 不知道

8、你的健康状况是？

A. 神经痛                      B. 没有胃口  
C. 饮食疾病                      D. 肺结核  
E. 眼科疾病（当阳光明亮时看不清，或不能够专注地看东西）  
F. 心脏病

9、你所在的工厂，是否展示和遵循《劳工基准法》中的条款，如第22条？

A. 是                      B. 否

10、你多久接受一次体检？

A. 每月一次                      B. 每四个月一次  
C. 每六个月一次                      D. 每年一次  
E. 从来没有

11、你读书吗？

A. 是                      B. 否                      C. 没有时间读书

12、你有什么爱好吗？

13、你每月的工资是多少？

泰壹认为，这份问卷反映出了存在于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问题的关键特征。更科学的问卷设计者，或许会批评这样的问卷缺乏客观性，因为它会引导被调查者朝着某个方向回答问题。尽管情况或许如此，泰壹却从一开始就知道：调查的结果会证明什么。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以及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发，泰壹能够很好地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于担心前年发放问卷时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联谊会的成员们这次十分小心，确保雇主们这次不再发现他们在发放问卷。所有“三栋联谊会”的会员们，都被动员

起来，向其朋友和工厂的同事们发放问卷。那些持合作态度的裁剪工和技工们，都是“三栋联谊会”成员的同情者或者至少是其熟悉的人。

他们确保在自己的雇主不在场的时候，向工人发放问卷。他们避开了那些有工厂主的亲戚工作的地方。结果是，在仅仅几天的时间里，他们就收集到了126份问卷。

让我们看看泰壹自己对问卷调查各个项目的回答情况吧：

问题	回答
1	2天
2	B
3	B
4	从早晨8点到晚上10点
5	从早晨8点到晚上5点
6	C
7	B、C
8	A、B、C、E
9	B
10	E
11	C
12	阅读
13	23000韩元

泰壹的回答概括起来就是：

我希望每月休息四天的时间而不是两天。我不愿意每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工作十四个小时，相反，我希望每天工作九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五点。

由于工作艰苦而紧张，我的健康状况处于可怕状态。我不能够自由吃喝，因为得了胃病；在阳光下，我不能睁开双眼，并且，即便是自己还年轻，却已经患上神经痛（Neuralgia）。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雇主还拒绝为我提供治疗或者是体检。由于长时间的工作，我不能享受自己的爱好——阅读。尽管我有5年的工作经验，我每月的工资只有23000韩元。



或许，上述问题就是泰壹希望通过问卷说出的话；他当然很清楚地知道，这些话正是所有的劳工们准备说出的话。

“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对他们收集到126份问卷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同时，他们搜集了问卷所没有包含的一些其它信息。他们几乎整天都在永和咖啡店里聚会，彼此商议各自白天的行动。因此，他们能够收集到和平市场数百家工厂的相关信息，如工厂规模、阁楼高度、雇员数量、照明状况、通风设备、水供应以及洗澡设施状况等。

他们坚毅地到处奔走，征集到尽可能多的签字，以便去劳工部请愿；除了“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他们成功地另外征集到超过90人的签字。

最后，在1970年10月6日，他们向劳工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题为《关于改善和平市场服装产业工人的工作状况的请愿书》。由于请愿书被递交上去了，我们不能获得该请愿书原件的复印件；另外，除了日报上报道的那部分内容外，我们无法获悉该请愿书的确切内容。不过，在泰壹的日记中，我们找到了该请愿书的初稿，下文将引用其内容。

泰壹在一个笔记本上，用15页的篇幅，写下了请愿书的草稿，不过，其中一页缺失了。根据一篇新闻报纸的文章报道，该项调查显示，在126名劳工中，有120名（95%）平均每天工作14-16个小时；有96名劳工（77%）患上了包括肺结核在内的各类疾病；102名劳工（81%）因为各类慢性肠胃病而不能很好地吃东西；并且，所有的工人都患上了眼科疾病，这使得他们在明亮的地方不能睁开双眼，他们的眼睛永远都是**迷迷糊糊的（gummy）**。缺失的那一页，很可能也是关于这方面的更多的相关信息。

亲爱的部长：

请愿主题：呼吁改善和平市场服装产业的劳工状况。

通过实施问卷调查，我们发现：由于平均每天都得艰辛地在恶劣环境下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和平市场服装产业的近30000名工人，几乎都患上了消化不良、神经痛、眼科疾病以及各种其它疾病。

我们工人已经下定决心，我们不能再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这样下去，我们的健康将不保。因此，我们这些请愿者强烈呼吁劳工部，要求纠正这种状况。

（注：中间一页被撕去了）

我们不认为现在举办的体检活动会有什么效果，并且，我们也不相信体检的医生。这种体检极为敷衍了事，我们怀疑，他们在使用X光检查时，是否使用了胶片。

对劳工的分类描述：

1、裁剪工：大多数是男性；年龄在23-50岁之间，数量有1200名，其月工资约为30000韩元。

2、技工：均为男性；年龄在18-23岁之间；总数有12000名，每位的月工资大约是15000韩元。

3、辅助工：都是年轻的女性；年龄在13-17岁之间；数量有12000名，月工资约为3000韩元（与四年前或五年前的工资水平一样）。

工作时间：早上8点-晚上9点。

每月的工作天数：28天（每月的第一和第三个星期天休息）；共计：336小时。

徒工并未按照合同获得工资。此外，由于她们仍处于发育阶段，漫长的工作时间以及艰辛的劳动，会对其精神和身体发育，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请愿者代表：和平市场三栋联谊会全体成员。

主席：全泰壹

记录：李圣珠

成员：辛金珠 (Shin Jin-chul)

崔中英

金泳木 (Kim Young-moon)

周元沙 (Cho Byung-sup)

康金华 (Kang Jin-hwan)

朱永明 (Chu Hyun-min)

（在请愿书上，还有93个其他人士的签名）

企业的数量：底楼有286家；二楼和三楼有825家，平均每家企业有10名工人。

工人的总数量：东华市场，有160家工厂，4800名工人；统一市场及其邻近地区，有200家工厂和8000名工人；和平市场以及新和平市场，有500家工厂和14000工人。

在每一万名个人中，其工种的分布比例是：

技工·····	4000人
徒工·····	4000人
裁剪工·····	300人
辅助裁剪工·····	400人
其他（从事熨烫工作的“夏亚戈”、管理者、店员等）·····	300人
雇主、所有者·····	1000人
总计·····	10000人

每天的工作时间：

从早晨8:30到晚上10:30——共计14个小时。每月共有720个小时，工人们必须工作372个小时。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二个星期天是休息日——每月2个休息日。工人的工作时间，是国际劳工法律所规定的小时数的两倍。

工资：

裁剪工·····	15000-30000韩元
技工·····	7800-25000韩元
徒工·····	1800-3000韩元
辅助裁剪工·····	3000-15000韩元

从事不同工种的工人的平均年龄：

徒工·····	12-21岁
技工·····	19-38岁
裁剪工·····	22-50岁
辅助裁剪工、店员·····	18-25岁

徒工主要是年轻的女孩，她们的年龄平均在12-21岁，每天劳作14个小时，每天的工资是70韩元。

健康状况：

100%的裁剪工患上了神经痛、慢性肠胃病以及其它疾病。90%的技工患上了神经痛、慢性肠胃病以及程度为二级的肺结核。就身体状况而言，徒工们很难熬过每天14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些在和平市场工作了5年或者5年以上的工人们，得了各种各样的疾

病，尤其是肠胃紊乱、神经痛以及风湿病。

和平市场的建筑结构：

这是一个三层的现代建筑，其一楼、二楼和三楼，都是各类店铺。尽管这里有一万名工人，但市场里没有通风设备，即便是在每天下午1-2点休息的时候，工人们也都不能享受阳光。

工作的性质：

和最艰苦的工作相比，这种工作既需要体力，更需要脑力。

工资：

和平市场的工资，要比任何地方的工资都要低；雇主们相互竞争，压低工人的工资。例如，一般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得到10000韩元的工资，而这里的工人，每天工作15个小时，却只得到同样的工资。

饮水设施：

在所有400家工厂中，只有三处喝淡水的地方。每个地方只有3.3平方米大小的面积。

上述内容，是请愿书的第一稿的要点。

由于请愿书被不同的请愿者所分别签名，草稿的后一部分与前半部分有些重复，有些地方甚至有不一致之处。譬如，在请愿书的前半部分，工作时间是从早上8:00到晚上9:00，而在后半部分是从早上8:30到晚上10:30。在递交给劳工部的请愿书中，工作时间更接近前一种表述。这种记录上的不一致的原因似乎在于，工人的工作时间是不固定的，根据季节和产品需求的情况而定。情况好像是这样的，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不确信该如何计算平均工作时间，因此，决定将其记录为更加接近最低的时间，从而避免被指责夸大事实。

除却上述内容，请愿书的初稿还包括请愿者的姓名、地址以及出生地。其中一页写满了标语口号：“遵守《劳工基准法》。”此外，请愿书的内容包括对和平市场每家工厂状况的详尽描述。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1) 昌宇厂 (Chang-byul-sa) 位于和平市场第二楼层的176房间，面积为2平永 (pyong)；工人数量13人。阁楼的高度：1.6米，照明灯采光。

(2) 丹山厂 (Dan-sung-sa) 位于和平市场第二楼层的181房间。面积为8平永 (pyong)；工人数量32人。阁楼高度为1.5米，照明灯采光。

(3) 东邦厂 (Dong-bang-sa) 位于和平市场一楼的277房间。面积为12平永 (pyong)，工人数量为50人，照明灯采光。

(1平永=3.3平方米)

### 3、关于和平市场的一篇新闻报道

1970年10月7日，在他们向劳工部递交请愿书一天之后，一家晚报报道了和平市场的可怕状况。奇迹最终发生了。

泰壹焦急地在《京乡新闻》(the Kyunghyang Daily Newspaper) 布告栏前等待着，当报纸出来后，他极为兴奋地跑向和平市场。此前一直在“人力市场”等待的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在听到他们的故事被报纸报道后，高兴地大声喊叫，并且彼此拥抱庆祝。

报纸报道的题目是：“劳工在阴暗的屋子里每天工作16个小时”；报道的分标题包括：“20000名女工遭到剥削；”“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得了职业病；”“之后他们决定向劳工部请愿；”“和平市场服装厂的工作状况恶劣。”和平市场工人的故事，被刊载在城市版新闻的头条。新闻报道的内容如下：

一些年轻的女工在狭窄的屋子里做着艰辛的工作，她们所得甚微，得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病；这一切都揭露，《劳工基准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这些女工是和平市场服装产业27000名工人的一部分，其工种包括技工、裁剪工等。劳工部决定对那里的工厂进行调查，同时，起诉那些违反《劳工基准法》的工厂。劳工部还将对位于首尔的其它500家服装厂的劳动条件进行一次调查。

和平市场约有400家服装厂，大多数工厂的工人数量约为15人，他们不得不在空间逼仄的环境下工作，在不到2平永的楼层面积里，机器和设备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另外，工厂被分割为两层，第一层只有1.6米高，工人在里面不能直起身来。此外，在这样低矮、逼仄的房间里，灯光是如此的刺眼，使得工人们患上各种眼科疾病；大多数工人不能在明亮的阳光下睁开眼睛。基于这些理由，工人们向劳工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

工人们宣称，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天工作13-16个小时，每月只是在第一和第三

个周末才能够休息。女工不敢奢望能够获得月经假或者其它任何特殊的假期。

尤其是，那些年纪13岁的女孩们，大多数是徒工，她们的工资和四前或者五年前的工资一样。此外，这些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女孩们，在充满布料粉尘的房间工作。结果是，她们得了肺结核和肠胃疾病，其身体健康状况堪忧。

尽管她们工作的环境是如此的糟糕，却很少有雇主遵循劳工部的要求，每年对她们进行体检。在1969年秋季，曾经有过一次关于身体健康状况的体检，但是，尽管管理方宣称所有的工人都获得了检查，但实际上，每家工厂里只有两到三名工人接受了体检。

这一则简短的报道，让和平市场里的这些年轻的裁剪工们高兴得跳起来。

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很快赶到《京乡新闻》的办公室，购买了300份报纸。由于他们没有钱，其中一位成员蔡中英，留下自己的手表作为抵押物，许诺说，一旦将报纸卖出去，就会支付余额的。他们跑回和平市场。在那里，他们用硬纸板制作了标志并用红笔写道：“和平市场的头号新闻”，同时，将这些标语固定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他们从一栋建筑跑到另一栋建筑卖报，同时，将一些报纸免费发放给年轻的徒工们。

当时，每张报纸的价格是20韩元；并且，很少有劳工会购买报纸。但是，在那一天，300份报纸很快就销售一空。一些工人来到他们身边，送给他们鼓励的话。同时，花上100或者200韩元购买一张报纸，一位工人甚至给了他们1000韩元。

那天晚上，整个和平市场地区，都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氛。工人们一群群地站在一起，肩并肩地读着那篇报道。存在于和平市场的那种长久以来的沉默，被打破了。

这些工人曾经被这个世界所诅咒，他们被认为注定要终身在充满粉尘的逼仄房间里艰辛劳动。即便是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阳光，只要他们一打开窗户，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到：在距离他们工作不远处的塞米尔高架天桥（[the elevated Samil overpass](#)）上，富人们开着豪车一闪而过，招摇过市。他们已经完全习惯于世界对他们的冷漠，习惯于自己的饥饿、疾病以及世界投给他们的蔑视眼光。工人们禁不住会想：所有的好事情，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尤其是在报纸上，更是充斥着对位高权重者的报道。当工人们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时，他们被压抑的愤怒、遗憾和懊恼，得到极大的爆

发。“这是一个奇迹，他们报道我们了。我们的故事也能够在报纸上刊登了。”这种觉醒席卷了整个和平市场。第二天以及其后的那些天里，工人们都在谈论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许多劳工来到三栋联谊会的成员面前，作出承诺：为了改善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他们会参与其中并与会员们的斗争进行合作。

人们清楚：外国女演员伊丽莎白·泰勒与理查德·伯顿结过多少次婚然后离婚，因为他们能够从报纸上得知这一点。<sup>27</sup>但是，人们不知道和平市场上的一名13岁的徒工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因为报纸不会报道这一信息。要是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在骑马中扭伤了自己的脚踝，那么，人们第二天就会知道这一消息，因为新闻报纸会很快报道这一事件并将其作为主要的关注点。<sup>28</sup>相反，假设江原道（Kangwon Province）的矿工在一次塌方事件中深陷井下，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知道这一消息，因为报纸或许不会报道这一事件。或者，即便是报道了，也可能掩藏在报纸的不起眼之处（be buried on the back page）。这便是我们报纸的状况，这便是他们今天选择进行报道的所谓“新闻”。

我们的社会沉迷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并且，报纸被那些有权、有钱者所控制。那些新闻报纸的所有者们，都是些身价百万的企业家，他们对社会底层人们的状况不感兴趣。他们不想冒犯当权的政治家们，这些政治家们对其报纸的经营具有极大的影响。并且，经营报纸还是一门生意。因此，这些所有者需要刊载那些吸引读者眼球的文章。报纸的大多数读者都是中产阶级；对报纸的主编来说，伊丽莎白·泰勒要比和平市场上的那些13岁的徒工们，更能够吸引这些中产阶级读者们的眼球。

因此，绝大多数底层阶级的成员，他们远离新闻报纸。他们很少购买报纸，并且，他们的问题也很少被报纸所报道。

和那些年轻人一样，某些年轻的报社记者们或许仍然对这个非人道的社会感到愤怒，但是，他们不会冒着失去工作的危险，去报道那些主编们不喜欢的故事。

那些经常出入劳工部的报道者们，一定知道绝大多数的工厂并未遵守《劳工基准

---

<sup>27</sup> 两人都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其婚姻与爱情故事，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成为世界各家报纸争相报道的热门话题。——译者注。

<sup>28</sup> 杰奎琳是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夫人，后来，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她一生经历两次婚姻，既充满奢华与荣耀，又充满痛苦和悲哀。——译者注。

法》。他们一定清楚存在于和平市场上的那些恶劣的工作环境，至少，他们在遇到全泰壹之后，是清楚这一点的。但是，他们不会去和平市场，亲自去实施一次调查研究。或许，他们缺乏这样的勇气。

如果某位新闻记者这样做了，那么，他的上级是不会感谢他的；并且，那家报纸的所有者还会将他界定为对劳工问题感兴趣的麻烦制造者。直到全泰壹递交了请愿书之后，这些记者们才鼓起勇气，来撰写新闻报道，揭露和平市场上的各种问题。

全泰壹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攀越过那道冷漠的厚墙；这道冰冷的商业主义厚墙、压迫和沉默的厚墙，使得人们堕落为实利主义者（materialists）。通过这则新闻报道，工人们自己将和平市场的消息告诉社会，这一事实给他们带来了信心：他们能够改善和平市场的糟糕状况，并且，这反过来也鼓励“三栋联谊会”的年轻裁剪工们，积极参与到劳工斗争中来。

在新闻报道广为人知之后的某一天，和平市场的管理方（即和平市场公司）开始寻找递交请愿书的请愿者们。正是在那天晚上，“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将其要求提交到和平市场公司。同时，他们为自己的组织起草了一份新的工作日程。以下是被记录下来相关条款：

10月8日：我们的要求：

（1）每天的工作时间，在夏天应该从是早上8:00-晚上7:00；在冬季是早上9:00-晚上8:00。

（2）每个星期天，工人都应该得到休息。注释：在不可避免的要求加班的条件下，雇主必须就加班事宜，取得雇员的同意；并且，必须支付加班津贴。

（3）“三栋联谊会”将正式起诉那些被发现违反工作安排的雇主。

（4）所有的工人都应该获得每年两次的体检。如果在工厂周边发现了传染病，工人们应该被接种疫苗。

（5）徒工们的工资，应该提高100%，从目前的3000韩元，增加到6000韩元。

（6）在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应该在晚上十点，在大家同意的地方，召开“三栋联谊会”的全体大会。

（7）在需要的时候，联谊会能够在任何时间，召开特别会议。



第二天，“三栋联谊会”的三位代表（全泰壹、李圣珠、金泳木），带着他们的要求，来到和市场公司的办公室。在上述要求之外，他们还要求取消阁楼、安装通风系统、更好的照明系统、为年轻的女工提供月经假，以及支持工人组建工会。这一事件，是史无前例的。

根据“三栋联谊会”成员们的会议，自从“愚人社”成立之后，泰壹多次建议，他们应该向和平市场公司的总裁求助；但是，他们每次下定决心去和平市场公司办公室的时候，都感到很害怕，以至于不能成行。这一次，情况不同了。在新闻报道之后，他们感到更有勇气了，因此，他们才会去见雇主代表，提出自己的各项合法要求。

管理方试图安抚工人，对他们说道：“好的，我们明白，”并且，管理方告诉他们，要想很快办成事情是很困难的，不过，如果他们愿意等待哪怕是一小段时间，那么，雇主们就会很快努力去安装通风和照明系统。这是一个荒唐的回答，但“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并没有与之争论。他们离开了办公室。

当时，泰壹处于失业状态；在10月早期的时候，他被文山厂（Wongsung-sa）解雇。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某一天，泰壹直到晚上11：20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时间太晚，因为宵禁的缘故，他不能够回到位于昌东的家中。因此，泰壹乘坐公交车，前往位于三工中（Saegomjong）的三木山寓所。当他最终下车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他被带到警察署呆了一夜。第二天，泰壹没有吃早餐，就直接赶到工作地点。到了大约中午一点的时候，他太虚弱了，不能工作。泰壹告诉辅助裁剪工，即一位雇主的亲戚，他要提前回家了，因为感觉不舒服。第二天，那位工厂主告诉泰壹，他被解雇了，理由是他未经同意就离开了工作岗位。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借口。那位工厂主起先并不知道泰壹参与劳工运动这件事，但他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并等待机会解雇他。因此，泰壹在15天后失业了，他甚至都没有讨回自己的工资。

10月7日以后的一天，泰壹和自己朋友们，到文山厂（Wongsung-sa）去讨要自己的工资，他要回了5000韩元的工资。这笔钱此后被三栋联谊会用来购置制作游行标语的材料了。其他联谊会的成员，包括那些熟人们，他们也曾经在要到工资的条件下辞职；因此，他们一起集体去讨要自己的工钱，在要回自己的工资后，他们都很高兴。

劳工尤其是“三栋联谊会”的裁剪工们，充满了战斗精神；与之相比，政府和和平市场的管理方却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当时正好是1971年的总统选举前7个月，并且，反对党新民党（New People's Party）的候选人金大中（Kim Dae-jung）越来越批评朴正熙政权，反过来，他对公众的意见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当然，如果和平市场工人的残酷工作状况得到连续的报道，这将对选举中的朴正熙政权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人们的责备将完全指向劳工部。

这正是为什么劳工部决定急忙实施一项调查的缘故。当劳工部怀疑请愿书的内容或许会在报纸上报道的时候，他们指控那些违反《劳工基准法》的工厂。正是在这种令人高度关注的行动中，一位来自劳工部的劳工监察员前来看望“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他将泰壹以及其他会员称之为“年轻人中的模范；”这位监察员还告诉工人们，他们将在劳动节那天获得一笔奖励。在这时，还有来自韩国中央情报局（the Korea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侦探们，监视着“三栋联谊会”成员们的一举一动。

10月中旬的一天，一名叫应君山（Im Jung-sam）的人，是劳动法务部的主管，他来到和平市场，会见“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这位主管试图诱骗他们，说道：“如果你们象暴徒那样在和平市场游行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为你们的要求做任何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都找一份工作，然后我们将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尽我们所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当然，他没有做任何事的意思。他相信，一旦这些工人再次获得工作，那么，他们就会忙于工作，而不会对劳工运动感兴趣了。实际上，那位叫应君山的主管对工人们说的话，根本就是胡言乱语。联谊会的成员们的失业状态，与劳工状况的改善，又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如此，“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在兴奋地听说劳工部将在一周内采取一些措施之后，都找到了工作。泰壹自己在一家名叫三美（Sammi-sa）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助理裁剪工的工作。他本来能够找到一份裁剪工的工作，但他太忙碌了，不想到处找工作。

那位劳动法务部主管来了，又走了；“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都开始了工作；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泰壹去见那位主管，询问为什么他作出的承诺并没有兑现。那位主管回答道，

#### 4、示威活动

泰壹召集“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开了一次会。泰壹报告了自己与那位劳动法务部主管会见的情况；他建议，他们要在10月20日，在劳工部门口发动一次示威活动：“空谈不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泰壹知道，在10月20日那天，劳工部将向国会作年度报告，他想利用这次机会，向劳工部的软肋发动攻击。

六年来，泰壹在和平市场为了将劳工从地狱般的处境中解放出来而努力着，现在，这些努力自然而然地发展到游行示威的阶段。

泰壹曾经诉诸各种各样的方法：他同情那些年轻的徒工们；他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请愿和控诉活动；他试图建立一家模范工厂。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的。最后，泰壹选择举行示威活动。直接与当局发生冲突，是他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

“示威”一词来自英语中的一个同样的单词，其含义是“一种解释；”“向人们揭示事情是什么一回事；”或者，“向公众展示其不满，尤其是通过游行或者聚会的方式表达其不满。”我们往往将该词缩写为“演示”（demo）一词，并将其翻译为“上街抗议”。其意思是，通过展示示威者力量的强大，作出抗争的威胁，从而迫使当权者接受示威者的要求。因此，示威与请愿、控诉、建议或者提议等活动，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示威并非是一种求助于当权者的良心、慈悲或同情心的行动。通过展现示威者的反对力量（counter power），示威构成了一种对压迫者的威胁。这种展现反对力量的活动，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包括：参加一次选举；采取暴力；或者是展现公众意见的影响力。因此，示威并非是乞求那些当权者们“有所作为”；而是威胁他们：“你们得这样做，不然的话，你们就会遇到麻烦。”

简言之，“示威”是一种勇敢的关于战争的宣言，是一种持续提出挑战的警告，直到示威者们的要求得到满足。

为什么压迫者们如此惧怕一场“仅仅是由数百名”学生或数十名劳工发动的示威活动？压迫者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少数分子”会激发许多人参与其中，就像一块小石子会在湖泊中激荡起成千上万个涟漪一样。是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示威者的擂鼓声，会驱策人们挣脱自己对压迫者的卑微姿态，走上街头。这种声音，会让所有民众热血沸腾。当民众面临的剥削和压迫极为严重的时候，或者当民众被迫沉默的时间越长的時候，这种擂鼓的声音听起来便会愈加嘹亮。因此，在那些罪恶的压迫者看来，这些擂鼓声，就像是敲响了他们的丧钟。因此，压迫者们会保持警觉，会镇压各种示威活动；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向示威者作出妥协让步。历史上所有的压迫者作出的“让步”，以及民众的“和平的胜利”，就是这样取得的。

请愿和求助，并不能解决劳工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压迫者们既冷酷无情又顽固不化，他们就像是《旧约全书》之《出埃及记》篇中的那位法老（Pharaoh）。又有谁曾向和平市场中的那些年轻女孩们的苦难，表示过同情呢？劳工部的官员和雇主们，都没有向她们表示过任何的罪恶感或者是同情心。他们良心的大门紧闭着，这是因为，他们并非是作为个人在发挥着作用，他们是作为压迫的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在发挥着作用；只有通过示威活动，才能够触动这帮人。

“三栋联谊会”的一些成员们，对发动一场示威活动感到害怕和犹豫。他们说：“我们对示威知道多少呢？让我们等等吧，直到我们学会了关于示威的更多知识。”

泰壹则这样劝说他们：“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方式，都是可以的。我们只是想表达我们的意见；我们还有其它的方式吗？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因为在总统大选之后，示威是没有用处的。”

即便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被认为是废物的人，在大选来临的时候，他（她）都会成为潜在的选举者；并且，作为结果，他们这时会被当成是“人民”。每当大选到来的时候，针对贫民窟居住者的驱逐行动，被暂时停止了；人民在贫民窟中搭建起了更多的房子；花大钱的项目增加了；被拖欠的工资很快被发放了；并且，农业贷款也突然之间能够贷出来了。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些迄今为止被看成是傻瓜的下层阶级成员，突然变得勇敢起来，开始为他们自己的种种权利而战斗。从1971年之后，这些现象，构成了大韩民国的一种政治景观。在民主、政治自由以及民众的生存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也是为什么劳工运动必然是政治运动的原因。

泰壹用坚定的声音，这样鼓励那些犹豫的工友们：“现在是大选的时候，所以，哪怕是他们会镇压我们，这种镇压也不会太严厉。”自从他们的故事在10月7日被报纸

刊载后，泰壹的领导能力变得极其果敢，并且，他的朋友们也更加尊重泰壹的决定了。因此，根据泰壹的建议，他们同意在10月20日举行一场示威活动。

当局严密监视着“三栋联谊会”成员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计划中的示威活动有所预料。那位劳工部的监察员来见泰壹，竭尽全力地试图说服他：“我将充分履行自己作为劳工监察员的权力，努力确保雇主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因此，请等上一两天的时间。”他请求泰壹不要发动示威活动。泰壹告诉他：“我会把你的话当真，等上一段时间，但是，你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泰壹回来，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所发生的一切，并且，从那时开始，他们决定延迟原定于10月20日发动的示威活动。

在劳工部向国会作年度报告的第二天，泰壹与那位劳工监察员见了面，他说要请泰壹吃个午饭。他将泰壹带到一家餐馆，试图说服他：“你们的要求一开始就完全是不现实的。你们为什么不放弃呢？不过，如果你有什么个人问题或者困难的话，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助你。因此，你为什么不忘记了劳工运动这件事呢？”泰壹用愤怒的声音抗议道：“你为什么不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反过来，这位劳工监察员也变得恼羞成怒：“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但是，你不听我的话。现在，劳工部向国会作的年度报告已经结束了，你想干嘛就干嘛吧。”显然，这是对泰壹他们公然的背叛。

在听过泰壹的报告之后，“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变得群情激奋。他们一致决定，要于10月24日，在位于和平市场的韩国国民银行（Kookmin Bank）门口的大街上，发动一场示威活动。当时已经是10月21日了，因此，他们很快开始详细讨论示威活动的各项计划。

他们决定将示威的时间定在下午一点，因为这时候正是工人的午餐时间，届时会有很多工人到那里吃饭。他们同意，为了动员尽可能多的示威参与者，他们需要联合许多群体。他们同意，每位“三栋联谊会”的成员，都要联络10名其他工人。自从10月7日之后，这将不是件难事，因为许多工人都成群结队地来到“三栋联谊会”。示威活动的标语如下：“遵守《劳工基准法》；“周末我们需要休息；”“工作16个小时，只得到100韩元。这是奴隶的工资；”

从第二天开始，联谊会的成员们就一家家工厂走动，实施他们确定的计划。在工厂里，裁剪工是最重要的雇员群体，因此，联谊会的成员们与自己认识的裁剪工们谈

话，告诉他们联系其他的裁剪工。每位裁剪工都有责任，去动员所在工厂的所有技工、助理裁剪工等，让他们参与示威活动。为了确保示威计划不被泄露给工厂主们，联谊会的成员们在裁剪工的工作场所之外约见他们，并私下向其解释其中的缘由。

10月24日到来了。泰壹告诉一位报道过劳工部的记者，让他到时候报道这次示威活动。当泰壹回到和平市场的时候，在通往和平市场的七个巷子里，都隐藏着保安人员。在通常情况下，会有30名保安在和平市场里巡逻；在平常的时候，和平市场上实际上只有15名保安在值班。而在那一天，所有的保安都倾巢出动，拿着棍棒在巷子里守候着。和平市场上充满了紧张和恐怖的氛围。“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在各个工厂走动，告诉工人：“吃午饭的时候，在韩国国民银行门口会有娱乐活动，到时候一定要去看看。”当工人们问道：“什么娱乐活动？”他们便回答道：“到时候来看看就知道了。”

在下午一点的时候，由于行动的时刻已然迫近，泰壹和自己的朋友们走到靠近韩国国民银行的巷子里。工人们已经开始在银行附近聚集，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了（milling around）超过500名的工人。一些工人已经知道，这里将举行一场示威活动，而大多数工人则仅仅是出于好奇而聚集到这里来。在那一刻，保安们开始肆意地用他们的棍棒，试图驱散人群。

“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听到有人在喊他们其中一人的名字，那声音来自位于和平市场二楼的保安办公室。联谊会的成员们吃惊地往上看，看见侦探欧（Detective Oh）在呼喊他们到办公室来。在那一刻，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侦探欧（Detective Oh）是韩国中央情报局在10月7日之后，派来的一名特工。他已经秘密监视“三栋联谊会”很长一段时间。一方面，他装出同情联谊会的样子，为会员们买食物吃，在需要的时候，为会员们提供帮助；但在背后，他一直都在收集有关联谊会会员的情报。一些联谊会会员被他蒙骗了；例如，一位会员曾要求他支持24日的示威活动；同时，却将示威活动对其他任何人都秘而不宣。这时，任何聪明的侦探都将怎么做呢？侦探欧（Detective Oh）鼓励工人们，承诺帮助他们。然后，他就跑到警察局，将确切的情报（诸如示威活动何时将发生）报告给当局。一些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升官。

事实证明，和平市场里侦探密布。一些雇主们关闭了工厂的大门，不让工人出去。“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的计划发展。泰壹和数名联谊会成员走上保安办公室，与侦探欧（Detective Oh）对话（他与好几位和平市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在一起）。

“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大声问道：“雇主们为何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侦探欧（Detective Oh），这就是事态发展的方式吗？”

侦探欧与和平市场董事会的成员们，慢条斯理地用嘲弄的口吻回答道：“你们想做什么？”然后，他们用一种更加抚慰性的口气，谈论着他们自己面临的“处境”，并且，试图劝说工人：“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就是对你们有利的东西。”泰壹和他的朋友们都很愤怒，当他们准备离开保安办公室的时候，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变得不安起来，他们许诺道：“在11月7日之前，对我们作出些让步吧；请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三栋联谊会”的一位会员，属于会员中的较为谨小慎微者，他在听到这一承诺后，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位会员回答说，他们将再给和平市场公司董事会一次机会。之后，他们就走下办公楼，来到韩国国民银行。此时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那些聚集起来的500名左右的工人，现在已经消散了；在所有人都回到工作场所之后，工人们抱怨说，自己是在浪费时间。

11月7日，是“最后期限”的那一天；和平市场公司作出的承诺并没有兑现。“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再次碰头。泰壹用严肃的表情，提出了一个建议：举行一次示威仪式，烧掉《劳工基准法》。同时，他要求自己的同伴，要准备为了斗争而牺牲他们自己。示威仪式的日子定在11月13日下午一点。泰壹和其他三位成员负责制作新的横幅，上面写着这样的标语：“我们不是机器；”“我们不是奴隶；”“让我们每周见一次太阳。”他们还准备了一个桌子作为指挥台，当工人们都聚集起来之后，泰壹将站在上面。然后，他会阅读《劳工基准法》上面的某些相关条款，之后泰壹会喊道：“如果得不到执行，这些条款有什么用呢？这些动人的条款什么都不是，它们不过是一些空话。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烧掉它们呢？”然后，泰壹将象征性地烧掉那本书，同时喊着口号，而联谊会的成员们和示威者，将回应泰壹，呼喊这些口号，开始示威游

行活动。

泰壹说，为了象征性地烧掉《劳工基准法》，他将弄来一罐汽油。在所有的计划都安排好了之后，泰壹转身对联谊会的成员们说道：“我们不要屈服，我们要战斗到死。”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泰壹最后的这些话，暗示着他将献出自己的生命。当泰壹说自己将买来一罐汽油的时候，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将通过点火自焚的方式，来刺穿这压迫人的铜墙铁壁。

## 5、光辉的火焰

请直面我的死亡；

我的死亡，始终是为了你；

如果有人在追赶着你，或许，你可以将我的死亡作为后盾；

在死亡面前，空虚与无所不能合二为一；

在死亡面前，堡垒和战舰（battleships）都不过是尘土罢了；

在死亡面前，强者和弱者成为朋友；

因此，那追赶你的人，不会抓住你的；

来吧，现在是你来的时候，请过来吧。

（“来吧”，作者 [韩永云 \(Han Yong-un\)](#)）

我们中的一些人，执迷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幻想之中；还有一些人，则用种种自欺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些人都不明白爱和真正的希望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人和我们一样，欺骗自己，认为我们所喜爱和希望的许多事物，是真实不虚的。财富、权力、名声、地位、美丽和知识。但是，一旦你真的明白了，就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过是空洞的幻想，它们让我们的精神枯竭，将我们推向孤独和苦难的深渊。因此，泰壹写道，在这个充满贪婪的世界上：“许多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缺乏真正的希望。”

充实自己，意味着抛弃狭隘的关于自我的幻想；意味着打破幻想的外壳，迈向对自我、邻居和世界的真正的爱，迈向真正的希望以及真正的关切。只有真正的希望、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渴望，才能够拯救和充实一个人。

所谓“真正的”，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它意味着那



个真正爱着、希望着和渴望着的人，能够向他真正爱着的、希望着的和渴望着的人说出这样的话：“直面我的死亡吧。”

泰壹的全部希望，是一个人道的社会的到来。他渴望出现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弱者和强者、穷人和富人、卑微的人和高贵的人，都在真正的幸福中彼此相爱。他渴望着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带来，在那里，没有“大众社会”或者被抛弃的废物，所有的人都融合为一体。他渴望着野蛮秩序的消解，这种野蛮的秩序使得人类成为了商品。他渴望着和平市场上的那些年轻的心灵，能够从残酷的奴役中被解救出来。

在泰壹纯洁的心灵里，他渴望所有这些事物的到来。因此，在任何环境下，他都拒绝投降，他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进行战斗。但是，无论他是多么地努力，他所渴望的那些事物，都没有实现。“如果那座大山没有迈向我的话，那么，我将不得不迈向那座大山。”因为在最后的一刻，他决定放弃所有的一切：“请直面我的死亡；我的死亡，始终是为了你。”

泰壹的内心，充满着剧烈的斗争，这导致了他在1970年11月13日的死亡；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一过程吧。下文是他写的一篇题为《一名反抗现实的年轻人的痛苦》的小说的概要。在这篇小说的概要中，泰壹清晰描述了自从参与劳工运动以来，自己斗争的发展过程，一直到最后的悲剧性结局。这篇小说的概要写于1970年的初夏，写作地点是三木山；也就是说，写于他最后下定决心要通过自己的死亡进行控诉的前夕。

### 一位年轻人的痛苦

一篇小说的概要：

**时间跨度：**1969年3月到现在

**地点：**首尔

**主题：**自由与自我放纵；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当今时代的经济法则；一位痛苦的年轻人，他谴责当今时代的经济法则。

**人物：**

J: 小说的主角，一位23岁的男性，在一家服装厂做裁剪工。

B: 一位虚弱的20岁的女性技工，她对男主角的内心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故事的概要：**

1. 小说的开始，描写的是中部市场（Central Market）的巨大的噪音污染的情况，在那里，B的人道和尊严，被亵渎了。
2. J在看到B的可怕处境后，下定了决心。
3. J的痛苦，以及他辞职的原因；疲劳，工厂的空气状况，以及职业病。
4. J的父亲的死亡，以及他在位于库若东的裁缝店的艰辛劳作。
5. 在组织“愚人社”的时候，J和他朋友们的冲突。
6. “愚人社”成立之后，并没有召开任何恰当的会议，J对此事的想法；印制问卷；用他在裁缝店挣来的微薄工资，资助问卷的印制。
7. J的家庭背景。
8. 普通人关于社会现实的想法，以及J所构想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区别。
9. 尽管问卷是工人心声的表达，3万名工人的表达权，还是被雇主的镇压措施所侵犯。
10. 劳工监察员的冷漠态度，以及J的情绪状态。
11. J的失望，以及他如何变得不相信这个社会。
12. 汉密（Hanmi）厂老板的伪善；第一次与社会接触的经验，J的失望；他如何几乎完全成为富人的贪婪的牺牲品。
13. J和自己工友遭受的苦难，他们在玉普信厂（Hyupshin-sa），遭到雇主非人道的剥削。
14. 失去方向；关于犯罪的幻想；寻找各种方式，希望获得开办一家模范工厂的资金。
15. J感到自己不能够忍受这种社会环境；J绝望地试图逃脱这种束缚。
16. 在“愚人社”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当J不能够让该愿景成为现实之后，工人们的失望；J对此感到极度自责，绝望地希望为此而去做一些事情。
17. J来到大邱，他可爱的家乡；在死亡前夕，他邀请所有的学校朋友，参加一场告别聚会；他希望在一次伤心的圣诞夜上，留下关于自己的难忘的记忆。
18. J对自己的那些校园老友们，讲述了一个言过其实的故事。他将自己的未来，画在一张奇怪的画上，让朋友们相信这个故事真的会发生。他谈论到建立各类教育和

娱乐设施，这将为工厂的工人提供教育和娱乐的机会；同时，当他们成为未来的父母和社会的理想成员时，给予工人以帮助。他总结性地告诉朋友们，自己将寻找建立模范工厂的必要资金。在很短的时间里，所有人都被他的计划所深深感动。同样，J在一刹那间相信，这件事是会成功的；但是，他一想到社会的现实，就有一种不祥之感，感到害怕。他宣称，所有的问题都将在数月时间里，按照他的计划而得到解释。

19. J回到首尔，为自己最后的日子做准备。

20. 在约定的那一天，即4月19日，他的朋友们在大邱等着他；相反，在那一天，他们收到了J的最后遗言。

全泰壹所写的小说的主题是“自由和自我放纵。”在这里，“自由”似乎指的是人从压迫中解放出而过着自由的生活。“自我放纵”似乎指的是在“自由”幌子下的极度贪婪、对利润的冷血的追求，以及在商业的借口下，进行非人道的剥削和压迫。J抗争“这一时代的社会现实”的斗争，构成了这篇小说的主题。

J抗争的根源，来自他自己作为社会底层一员的苦难的经验，但同时，他的斗争受到了工厂女工B所遭受的无情剥削的令人震撼的场面的刺激。换言之，他自己的苦难经历，加上他对自己邻居的爱和情感，促进了他的觉醒，使得他开始斗争，抗议这样一种社会现实。

在反抗这种现实的斗争过程中，J遇到了社会的铜墙铁壁的阻挠；J开始意识到，整个社会的庞大的集合体（the gigantic mass），被富人和有权的人所控制，这些形成了一种非人道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这种巨大的力量，紧密地包裹着他；他本能地意识到这种状况，想要努力挣脱它。

在经历了漫长的幻想、痛苦和斗争历程之后，J认识到：他不得不克服各种障碍，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断斗争。此外，J意识到，对于自己来说，剩下的最后的战斗手段，就是以死抗争。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写完这篇小说的概要之后，全泰壹去了三木山建筑工地，他下定决心，要作最后的抗争。然后，他回到了和平市场。泰壹为什么选择死亡作为自己最后的抗争手段？为什么他觉得这种抗争是必须的？这和当时韩国社会的独特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死亡并不会被选择为一种抗争的方式，或者说，在劳工运动史上的任何时候，死亡都不是一种抗争的选择。确实，一些劳工积极分子会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进行战斗，但是，并没有那位劳工积极分子会预谋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劳工运动。在每一个国家的任何时候，劳工运动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很少有那个国家象韩战之后的南韩那样，如此缺乏劳工运动的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超级大国之间冷战的结果，朝鲜半岛成为了各种意识形态争战的一个独特的战场。韩国战争的根源在于左翼与右翼的对抗，它带来了成千上万甚至是数以百万计的伤亡。结果是，亲美国的右翼分子夺取了朝鲜半岛南部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左翼势力几乎被完全清除。这一对所谓“共产主义左翼分子”的迫害，殃及几乎所有的异议分子，这种迫害甚至延伸到公民权运动身上。

从那时开始，韩国的劳工运动，无论其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都遭到当局的禁止。劳工运动被普遍刻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标签，参与其中的人或者是被怀疑参与其中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表面上，韩国的工会确实存在，但是，这些工会都无一例外地被政府所控制。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南韩成为劳工运动的荒漠。在韩国战争之后，大多数韩国人都是如此恐惧，他们害怕卷入到任何类型的劳工运动之中。最终，劳工运动成为一种禁忌。反对党、异议分子、持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甚至是劳工自己，都变得对劳工问题极端小心翼翼起来，不敢对其表示出任何的兴趣。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沉默和压抑的时代，全泰壹孤独地开始了自己的抗争。在许多平常人看来，他所进行的是鲁莽和愚蠢的尝试，这种斗争似乎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合理的。他面对的社会铜墙铁壁，甚至变得更加厚实和厚重。无论他是如何地大声疾呼，这个世界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即便是泰壹的工友们，也都不愿意和他一起参与斗争。

1970年10月7日，泰壹最终成功地在这道厚实的铜墙铁壁上凿开了一个裂缝。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是，这些希望的微光很快就熄灭了。由于新闻报道的缘故，人们开始短暂地对和平市场的劳工遭受的苦难表示关注，但是，之后，这种关注开始消退。劳工部以及和平市场的雇主们，在经过了暂时的不安之后，厚颜无耻地漠视劳工的要

求。更糟糕的是，警方与保安沆瀣一气，对和平市场的劳工进行控制。10月7日之后，那些一开始看到了希望的微光的劳工们，几乎就在希望生根发芽之前，便开始失去希望。

10月24日的示威活动之所以失败，原因有好几个。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劳工的决心还不够坚定。尽管雇主们关闭了工厂的大门，阻止工人们出去，但假如他们的决心足够强大的话，是可以强制打开工厂的大门的。尽管保安和防暴警察用棍棒阻挠劳工参与示威活动，工人们还是可以表现出更大的坚定性。“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本可以不必犹豫，动员劳工并开始示威活动的。正是他们的这种谨慎的态度，使得劳工部的官员和雇主们采取了主动，他们蔑视工人并漠视其要求。

在10月24日之后，全泰壹彻底失去了对雇主们的信任。他之所以决定等到11月11日才采取行动，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劳工部官员们所做的承诺，而是认为自己的朋友们需要时间来下定进行示威的决心。24日那天，在从保安办公室走下来的路上，泰壹问自己的一位朋友：“假如他们11月7日不遵守诺言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位朋友回答道：“那我们需要发动另一场示威活动。”泰壹点头表示同意，他对这位工友说，我们将不再撤退，直到我们的要求得到实现。

泰壹意识到：只有通过一次坚决的斗争，才有可能改变形势。他还意识到：唯一能够让工友们下定决心的办法，并不是通过劝说和修辞，也不是向他们解释什么复杂的理论，而是率先垂范做出榜样。这种榜样，就是在斗争中献出他自己的生命。泰壹意识到：只有通过将自己的生命化为耀眼的火焰的抗争，他才可能真正打破那对他人的苦难表示沉默和冷漠的铜墙铁壁。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生命化为火焰；他绝对相信：这将鼓舞被压迫者站起来，摆脱他们的谨小慎微和绝望的处境。

甚至是在漆黑之中，这些火焰都能够带来光明。这些火焰能够划亮沉默的黑夜。只有火焰，才能够向那些苦难的劳工们指明他们应该选择的道路。这些火焰将打破既有的剥削、压迫和冷漠的秩序，向世人揭露这些垂死的劳工的悲惨处境。

全泰壹相信：他不会白白地死去。或许，这种信念源自他对人性的信任。他在给文三浦的信中写到：“为了唤醒民众，[我将焚香祈愿。这种美丽的香气一旦燃起，将永不消散。](#)这样一来，社会将不再是一团散沙，人们也不再是一片片碎面包屑。”

全泰壹曾经见证过许多次的示威活动。当新闻记者作出反应并将和平市场的故事报道出来的时候，他曾经相信由不公正的压迫者所强加到劳工身上的沉默和冷漠会被打破。当所有人都看到10月7日的报纸的时候，他曾经见证了工人们的觉醒和愤怒的浪潮，以及压迫者的不安。另外，现在的时机也很好，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之中。正是上述这些特别的条件，使得泰壹确信：以死抗争会发挥作用。在这个时期，他常常说出这样的话：“假如我牺牲掉自己的生命，那么，情况就会得到改变。”

现在，让我们说几句话吧。在一个压迫严重的社会，以死抗争是打破制度性镇压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方法。或许，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进行坚决的斗争，是挣脱奴隶的枷锁的唯一方式。全泰壹的死亡，将是他渴望过上的人道生活的高潮。

## 6、全泰壹去世的前夜

在1970年11月13日之前的好几天时间里，泰壹的心里都很不平静。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烧掉《劳工基准法》，那本他曾经全身心珍惜的书。他已经无数遍地读过这本书，常常是通宵阅读这本书。这本书曾经是他力量的源泉，他所有希望的真切表达，所有工人权利的保障。现在，他却要将这本书烧掉。

全泰壹十分气愤。这本《劳工基准法》并没有为工人们带来更好的劳动条件。相反，它在掩饰工人的悲惨处境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部法律不过是些废话，是一堆废纸；法律规定，工人每天应该工作8个小时，享有周末的休息，禁止晚上加班，应该得到加班补贴，他们应该享有每月的假期、离职补偿，女工享有月经假；但是，这些规定有什么用处呢？这些法律条文是为谁制定的呢？为什么制定它们呢？

“看看和平市场的情形吧！”全泰壹想要呐喊。

他想揭露并抨击政府的伪善，这个政府吸着工人的血汗，却装出保护工人的姿态，制定这部儿戏不如的《劳工基准法》；他们清楚地知道，这部法律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得到实施的。泰壹想要告诉工人们，以及所有那些想要过上人的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权利不会因一纸薄文而得到保护；只有工人自己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够维护自身的权利。

有一些天，泰壹坐在冰冷的地上，盯着那本《劳工基准法》手册。[辛泰师 \(Shim Tae-shik\)](#) 关于这本书的评论部分，现在已经因为经常的翻阅而破烂不堪。泰壹和这本

书一起消失在火光之中的日子到来了。这就他和这本书的独特命运。

泰壹曾经过着极度痛苦和疲乏的生活；但是，他毕竟只有22岁。一想到自己的母亲在数天内就会遭遇如此可怕的事情，泰壹的心就要碎了。到时候，母亲将会是怎样的惊恐和震惊啊。为了减轻母亲的震惊，泰壹开始告诉母亲一些他通常不会说的话。

“妈妈，和平市场上好像要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参与其中呢？你为什么不能等自己年纪大一点再参与这些事情？你就一点也没有为你可怜的妈妈着想吗？”

“我控制不了自己，只能参与其中。妈妈，请在这个月的13号到国民银行附近去看看。也许，那一天就是你在一段时间里，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了。”

“你在说什么呀？你会被捕吗？或者你会死去吗？”

“不，不会的，妈妈。我在干完一件大事过后，当局也许会反对我，所以，到了那时候，我也许会逃往日本或其它地方。如果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你会接替我的角色，在和平市场从事劳工运动吗？”

“我不能相信自己听到这些话。”

泰壹母亲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段日子里，她察觉出了泰壹的一些异常。一次，在偶然清洗房间的时候，她看见了那本《劳工基准法》手册，那本她讨厌的书。一种不可遏抑的不祥之兆涌上她的心头；她产生了一种因为这本书而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恐惧感。李小善收起了这本书，并将其藏在挂在厨房墙壁上的一口大锅里。她清楚地记住了当时的日子：11月11日。

第二天，11月12日，是泰壹最终离家的日子；在那一天，他将离开生活在一起的家人。12日的晚上，他会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目的是为13日的示威活动制作横幅和标语。因此，11日将是他呆在家里与家人一起相处的最后日子。

在准备离家的时候，泰壹看起来有些异常。从来不关心容貌的他，在那天早晨，特别打扮了一下，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干净、整洁。没有人知道他那天晚上睡得怎么样，不过，他起来的很早；他仔细地洗了自己的脸，整理好自己的房间，然后，在镜子前将头发梳理了几遍。泰壹熨烫了自己的工作裤，取出一件黑色的军用防水短上衣，拂去上面的尘土并穿上它。尽管他很小心地让自己看起来漂亮一些，他的脸色却很难看。

不久之后，泰壹四处查看，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不用说，他是在寻找自己的那本《劳工基准法》手册。在寻找了很长时间之后，他问自己的母亲，将这本书藏到哪里去了。同时，恳求她将书给他。刚开始的时候，泰壹的母亲说自己不知道有这本书；她恳求他不要老是随身携带着本书，因为这本书会引发一些可怕的事情。泰壹变得心烦意乱，对母亲说道：“妈妈，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不能不带着这本书。”泰壹的母亲很无奈，心情沉重地将书给了他。泰壹说道：“对不起。”之后，就不再说什么话，脸上带着坚定和严肃的表情，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早餐准备好了。早餐是面条。泰壹较年轻的妹妹顺玉，小心翼翼地问自己默默吃早餐的哥哥：“大哥，你能够给我一些钱，让我交15日的学费吗？”泰壹低头看着自己的碗。或许，他是在试图掩藏自己的泪水？他回答道：“对不起，顺玉。”然后，就离开了房间。

在泰壹离开桌子的时候，顺玉站了起来；他背对着自己的妹妹，说道：“请等待一些日子，顺玉。我的工资会发下来的；顺玉，请不要因为钱的问题给妈妈压力，哪怕是觉得自己不得不向妈妈们要钱。”

他该如何描绘那一刻自己内心的刺痛呢？在和家人相处的最后时刻，他感到了如此巨大的罪过感，但那又是谁的过错呢？泰壹亲切地拍拍自己小妹的头，离开了家门。

## 7、“不要让我白白死去”

1970年11月13日。

那一天，一薄层灰蒙蒙的云彩，遮住了天空。和平市场上的紧张气氛，和上次示威活动那一天（10月24日）相比，要更为浓厚。和平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保安，更多的警车在那里巡视。

下午一点。雇主们正在警告工人：“今天，有一批恶棍会举行一场示威活动，呆在工厂里，不要出去。”为了阻止工人来到示威地点，保安将通往国民银行巷子的通道堵死了。但是，由于“三栋联谊会”成员们的积极动员，再一次地，有大约500名工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聚集到了国民银行附近。

为了避免侦探，“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站在位于和平市场三楼的阴暗的走廊里，向下观看，监视着局面的发展。好几名联谊会的成员被保安拉走，并被扣押在保安办



公室里。那天早晨，泰壹和其他成员准备好了横幅，准备将这些横幅藏在衣服里面，同时，离开和平市场三楼。

在大约下午1:30的时候，他们将准备好的横幅拿出来。在下楼梯的时候，他们将其拉好，让所有人能够看到横幅的内容。在他们走到二楼的时候，有两名侦探出现了，试图抢夺横幅。横幅上面写着：“我们不是机器。”在争夺的过程中，横幅被撕破了。其中一些联谊会的成员遭到警察的痛打并被带走。剩下的成员变得极为愤怒，他们呐喊道：“你以为没有横幅，我们就不能进行示威游行了吗？”他们转过身，跑向另一个出口。

正是在那个出口，泰壹转身面对自己的朋友们，用一种严肃的表情说道：“你们出去，在香烟店那边等我，我很快就会过来的。”

对泰壹的这一举动，他的朋友们感到一些奇怪；但是，他们还是让泰壹一个人留了下来，他们则前往国民银行的门口。当他们到达时，看到了大约有500名工人聚集在那里，被保安和警察推搡和殴打。他们以前联系的记者们，还没有到达现场。于是，“三栋联谊会”的成员们在那家香烟店边，等待着泰壹的到来。

大约十分钟之后，泰壹出现了。他拉着金基南（Kim Gae-nam）的袖子，悄悄打着手势，让他跟着自己来到一个阴暗的小巷子里。

“局势好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做出牺牲。”泰壹说道。他叫基南点燃一根火柴，并将火柴靠近他的身体。

在此前的晚上，基南曾经听泰壹说过这样的话，“让我们假设一下，我们中的一个人为了示威而死；那样的话，这些狗杂种们就会有所触动。”当泰壹要他点燃一根火柴的时候，一阵恐惧感向基南袭来；在刹那间，他心中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泰壹不能那样做。”但是，基南还是按照泰壹的话，点燃了火柴。

一瞬间，泰壹全身都燃起了火焰，因为在送走朋友们之后，他将一整罐的汽油，都泼到了自己的身上。

在几秒的时间里，火焰就覆盖了泰壹全身；他身上全都是火焰，跑到位于国民银行附近的巷子里，那里仍然有很多工友。

“遵守《劳工基准法》！”

“我们不是机器！”

“周末我们需要休息！”

“不许剥削工人！”

“他们不是机器！”

泰壹咆哮着，大声呼喊这些口号，之后，就扑倒在地上。最后，他的声音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呻吟，就像是火焰就在他的嘴里燃烧一样。

火焰吞没了泰壹，同时，在他倒下的身体上燃烧了大约三分钟的时间。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所有人都被震惊了，没有人记得应该试着去扑灭那些火焰。然后，一位工友大声呼喊，脱下自己的夹克衫，用它压住火焰。火焰熄灭了。

这时候，工人已经散去，其他一些工人路过这里，聚集在一起，看着这可怕的一幕。那些后来赶到的记者们，拿出他们的记录本，开始写新闻报道。

“不要让我白白死去。”这恐惧的一幕，甚至比地狱都令人感到害怕。泰壹的身体焦黑，近乎煤炭一般。他的皮肤因燃烧而起泡，眼睑怪异地向上翻起，嘴唇肿胀。甚至是泰壹的母亲，抚养了他并在其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他的母亲，都几乎不能认出这就是泰壹。泰壹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呐喊道：“不要让我白白死去！”他还想说更多的话，但没有人能够明白他在说什么。

那些记者们前来采访他。这时候采访他，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他们问道。泰壹的嘴唇动了动，却不能发出什么声音。他脸上的肌肉被烧焦了，没有人能够听懂他发出的声音。一会之后，他进入到昏迷状态。

一辆救护车赶到了。两位工友将泰壹抬起来，把他放进救护车里。他被送往附近的医疗中心。这时，是下午两点。

一名裁剪工点火自杀的新闻，很快传遍了整个和平市场。但是，只有很少的工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香烟店的老板和位于国民银行附近的行人，都曾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之后，他们便一个一个地转身离去。

裁剪工以及其他知道裁剪工的示威活动的工友们，在听到消息后，聚集在国民银行旁边。他们是唯一知道全泰壹死亡的意义的人们。

在大约下午2:30的时候，这些工友们愤怒地呐喊着，开始发动一场示威游行活动。他们喊着这样的口号：

“是谁杀死了全泰壹？！”

“我们不是机器！”

“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人！”

愤怒的年轻工人们，并没有拉着此前准备好的横幅；那些横幅已经被警察没收了。在新的横幅上，崔中英（Choi Jong-in）和其他几名工友，咬破自己的手指，用血写上标语。拉着这些临时做好的横幅，愤怒的工人们朝着东大门走去，一路上与刚刚赶到的防暴警察进行战斗。

很快，他们的头就被警察的棍棒所打破；工人被打倒在地，被警察践踏和踢打，并被像狗一样被拖到警察局。

在送到医院之后，泰壹接受了急救措施，但那不过是将他整个地用绷带包裹起来罢了。在救护车前往医院的途中，泰壹的一位朋友赶到他位于三门洞的家里，将李小善带到医院。这位朋友向李小善解释了发生的一切，并让她放心，她的儿子不会死去的。但是，李小善从这位年轻人苍白和极度痛苦的表情中，看出了情况并不乐观。她自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当赶到医院的时候，李小善听到有人在向医生要水喝。她马上意识到，这是自己儿子的声音；于是，她循着声音的方向跑去，大声呼喊：“泰壹，泰壹！”

泰壹意识到，自己的母亲到了。他对自己的朋友说道：“你不应该告诉她这个消息的。”不过，对于母亲的到来，泰壹似乎感到很高兴。

“妈妈，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了。”

这是泰壹对李小善说的第一句话。李小善默默地点着自己的头，摸着儿子因为缠满绷带而显得硬邦邦的脸庞。泰壹的手和腿都缠着绷带，不能活动。由于泰壹当时的声音还很清晰，他母亲还抱有这样的希望，那就是泰壹受到的伤害，不是致命的；他能够幸运地活下来。但现在，她知道，儿子就要死去了。为了平静自己的心情，她将自己的手放在心口，为泰壹祈祷。

“亲爱的上帝啊，我的儿子认识到，只有通过牺牲自己的方式，他帮助工人的愿

望才能够实现，让他的愿望实现吧。因为不是出于你的愿望，即使是一只燕子也不会坠落的。让他的生命也掌握在你的手中吧。”

李小善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从怀中拿出一本《圣经》，并将他放在泰壹的头上。泰壹朝着母亲看着，说道：“妈妈，勇敢一些，坚强一些，这样我才能够和你说话。”

李小善点着头，于是，她的儿子继续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能够理解我吗？我是代表所有人而死去的。上帝的慈悲一定会降临到我的身上，因为我是代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穷人和被排斥的人死去的。妈妈，不要为我担心；不要难过。总有一天，当你想起我的时候，你是会理解你的这个不孝的儿子的。妈妈，你不会恨我的，是不是？”

因为各种原因，泰壹的母亲感到十分地平静。她并没有将自己的目光从儿子那可怕的脸上移去，而是平静地对儿子说道：“我当然理解你。我怎么会恨你呢？”

泰壹露出牙齿，笑了：“我的妈妈当然理解我的做法。”

他努力想要坐起来并抚摸妈妈，但是，他不能做到；于是，他说道：“妈妈，你必须做完我已经开始的事业。”

泰壹要求母亲：要完成他开始做的这项事业；泰壹的这个请求，深深地刺痛着李小善的心，在她的内心扎了根。她思索着泰壹的话，咬着自己的嘴唇，向他作出承诺：“好的，不要担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泰壹接连三次问自己的母亲：“妈妈，你保证自己会这样做吗？”每一次，李小善都回答道：“是的，我保证我会这样做的。”然后，泰壹试图移动自己的身体，但没有成功。李小善告诉儿子，不要挪动自己的身体；这时候，她忽然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坐在这里与儿子说话，而是应该去找医生，对泰壹的伤势进行诊断。

在那个时候，泰壹要自己的母亲让等在急救室外面的三、四名朋友进来。在朋友们进来之后，泰壹对他们说道：“你们必须孝敬自己的父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对自己的父母好。孝敬你们的父母吧。并且，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代我孝敬我的母亲吧。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请保证在我死后做这些事情。哪怕是这些事情做起来很困难，你们一定不要放弃。如果事情不困难的话，谁又会做它呢？能够在困境中完成困

难任务的人，是一个善良的人。请记住我说的话，不要忘记它。不要让我白白死去。”

然后，泰壹要求他的朋友们给他一个回答。在一段时间里，这些朋友们什么话都没有说。突然，泰壹试图站起来，同时，用很大的声音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回答？”

他的朋友们被泰壹的话所震撼，他们一边抑制着自己的泪水，一边试图阻止泰壹的举动：“我们承诺，我们会完成这些事情的。”他们同时回答道。但是，泰壹很坚决，说道：“大声发誓，你们会这样做，这样，我也能够听到。”

“我们发誓！”泰壹的朋友们大声说道。于是，泰壹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变得很平静。李小善脱下自己的外套，将它盖在自己颤抖的儿子身上，走出去找医生。当她找到医生的时候，那位医生告诉她，如果给泰壹注射两针的话（每针价值15000韩元），那么，泰壹的身上的灼伤就会有所好转。李小善乞求这位医生，给泰壹注射药物，她倾家荡产也会支付医药费的。那位医生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说，之后，叫她让那位劳工监察员做医药费的担保人。在听说全泰壹的行动之后，一位劳工监察员来到了和平市场，并跟随救护车来到医院。

泰壹的母亲找到那位监察员，请求他为注射费用做担保人；但这位监察员麻木不仁地回答道：“我为什么要做担保人？”之后，就走开了。

李小善回到医生那里，再次哀求着。但那位医生只是轻蔑地摇着头，说道：“我们这里没有注射的药物。将他送到圣玛丽医院吧。”直到这时，泰壹仅仅接受了简单的基本医护措施，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处于无人治疗的状态之中。

于是，他们将泰壹送到圣玛丽医院。那位劳工监察员再次出现，坚持与泰壹和其他人乘坐同一辆救护车。在救护车转运泰壹的路上，泰壹无意中清楚听到这位监察员和自己母亲之间在做一笔交易，他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请求道：“你怎么能够做这件事情呢？你仅仅是因为国会的听证会结束了，现在，你什么能背叛我们呢？无论如何，我都想让你们保证《劳工基准法》能够得到执行，哪怕是在我死了以后。”

在圣玛丽医院，泰壹一度被安置在急救室，然后，就被送往普通病房。一位医生为泰壹作了检查，告诉李小善，没有救活他的希望。在普通病房里，泰壹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措施；他只是被放在那里。

李小善所能够做的，是一直看着自己的大儿子慢慢死去。泰壹无数次地向她要水

喝，但是，他的伤势是如此严重，并不能喝水。李小善忍受不了看着泰壹处于这样的痛苦之中，因此，为了缓解一下他的口渴，她弄湿一块布，用它擦着泰壹的嘴唇。

随着夜晚的来临，泰壹开始失去力气，最后，他平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有一段时间，他似乎失去了意识；然后，他睁开自己的眼睛，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很渴。”自从12日那天早上吃了一碗面条作为早餐之后，他有两天的时间没有吃任何东西了。泰壹的声音，是一位终生没有摆脱饥饿的男人发出的声音。他最后的这几句话，令人心酸地反映出他二十二年来所遭受的苦难。

次日上午10点之后不久，一位护士前来移动泰壹的病床；他似乎想要抬头起来，之后，泰壹便去世了。

下文呈现的，是泰壹在离家前往宗玉（Chong-ok）的日子里，写给他的一位同学一封信，其中，表达了他的愿望和临终的遗嘱。这是一封写给我们所有人的信：

我亲爱的朋友们，请读读这封信吧。

我的朋友们，所有那些懂得我朋友们，以及那些不懂得我的朋友们。

我有一个请求，

朋友们，不要忘记我。

因为这一刻，我与你同在。

请在你珍贵的记忆中，珍藏这一刻吧。

即使是电闪雷鸣捶打着这一虚弱的身体；

即使是天崩地裂压在我的身上；珍藏在你们宝贵记忆中的我，将不会害怕。

但是，一旦我害怕了，我将永远地舍弃自己；

你知道，我是你神圣的一部分，与你形影不离。

对不起，请原谅我吧，将我的椅子放在桌子的中间。

我喜欢坐在三浦（Won-sup）和杰竹（Jae-chul）的中间。

如果椅子安放好了的话，请听我说。

你知道的，我是你们这一整体的一部分。

我曾经用尽全力，推动着那块巨石，

现在，我将剩下的任务交给了你们。

我要离去，休息一会儿。

我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我希望，在那里没有人会受到有钱人的权势的威胁，

或者，没有人会受到强权力量的蹂躏。

请将那块巨石推到终点吧，因为我并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完成这一任务。

只要可能，我将不断推动这块巨石，直到终点。

哪怕是这意味着自己被放逐到另一个世界。

## 后 记

(背景照片待插入)

(插页：底图为全泰壹的身影)

我亲爱的朋友们，请读读这封信吧。

我的朋友们，所有那些懂得我朋友们，以及那些不懂得我的朋友们。

我有一个请求，

朋友们，不要忘记我。

因为这一刻，我与你同在。

请在你珍贵的记忆中，珍藏这一刻吧。

——摘自全泰壹的遗愿



## “赵永来，一个因为《全泰壹评传》而永生的人”

全泰壹的生活、他的斗争以及英雄般的死亡，加速了近十年来韩国劳工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这一点是无可质疑的。同样毋庸争辩的是，正是得益于泰壹的母亲李小善、他的朋友们以及和平市场的工友们的共同努力，全泰壹的死亡才得以点燃这个世界，而不是被人们所遗忘或者是白白死去。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使得全泰壹的精神被传递到工人、学生、城市贫民以及知识分子那里，并最终使得南韩所有类型的社会运动取得革命性的突破，这一因素，就是《全泰壹评传》的出版。

无疑，全泰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生活、他的斗争、他的死亡、他对民众炽热的爱以及他的学识。但是，假如不是这本书发现并揭示了全泰壹的伟大之处，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怎么会理解并对全泰壹的伟大之爱付诸行动并作出响应？从这个角度来讲，正是这本关于全泰壹的传记，使得全泰壹活在后来者的心中。是谁写了这本传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本传记在复活全泰壹的精神及其哲学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对韩国的民众运动（*minjung* movement）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这本重要传记的作者，甚至在其写作的十五年之后，在它在南韩出版十年之后，都不为世人所知。

原因何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南韩的政治环境，它有效地禁止任何可能损害政府形象的材料出版。而主要的原因，在于作者自己的品质与性格；而笔者自己的懒惰和愚蠢，同样应该得到指责。实际上，我是披露本传记作者的最合适的人选。

赵永来（Cho Young-Rae）撰写了这本传记；他因为参与1974年的民主运动事件（*Minchong-hak-ryon*）而遭到当局的通缉。<sup>29</sup>在逃亡的三年时间里，他写作了这本传记。

赵永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全泰壹评传》的撰写之中，他作出了巨大的奉献。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传记不仅包含了全泰壹本人的爱和斗争，还包含着作者的爱和斗争。我们对全泰壹的生活、斗争、死亡以及其日记和作品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能够理解：赵永来为这本传记的写作，投入了多少心血。通过阅读传记，我们开始意识到：赵永

---

29

——译者注。

来对全泰壹的生活是多么地熟悉和了解。

因此，我们理解到：赵永来爱着全泰壹，他尊重全泰壹；这是因为，他对民众有着自己的承诺。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够意识到，赵永来是如此的富有激情和决心，他希望将全泰壹的哲学传播到民众那里去，从而解放他们。

如果一个人真正了解另一个人的话，他应该能够将自己置身于那个人的位置之上。假如他不能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位置出发，那么，他至少应该将自己放到类似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更具体地说，如果我们想要完全理解全泰壹的生活、他的死亡、他的爱和斗争，那么，我们就应该下定这样的决心：像全泰壹那样活着，像全泰壹那样死去。赵永来便以这样的决心活着，同时，他带着这样的决心，撰写了这本传记。

现在，赵永来患上了一种不治之症。尽管我相信，他将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和周边的人对他的爱，来征服这一疾病，但是，我仍旧感到不安。即便是我已经确认，是赵永来撰写了这本传记，我依然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我没有更早地关注到他以及他去世的消息。

在赵永来首次被许可住进医院的时候，我拜访了他。他看起来病得很厉害。但当时，我却认为他不过是有些咳嗽和缺乏睡眠罢了。两天之后，我听到了诊断的结果，实际上，他病得很严重，并且，已经错过了实施有效手术的阶段。这一消息听起来让人不敢相信，就像是晴天霹雳。我感到怅然若失，一时间百感交集。他本应该照顾好他自己的。我不想失去他。难道真的是天妒英才、英雄命薄？是不是因为他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如此多的任务，才导致这样的病情？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全泰壹评传》。

赵永来是谁？他做了些什么事情？笔者没有时间和篇幅去谈论他的个人成就；这是今后的任务。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其中的几个方面，或许，这有助于读者对这本传记的理解。

在1960年代中期以及1970年代晚期的南韩民主运动中，赵永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将全泰壹的伟大哲学传播给学生、知识分子、宗教界认识以及社会上的其他人方面，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当时，他并没有宣布自己就是这本传记的作者；这一事实，显示了他的个性与性

格。实际上，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也阻止他宣布自己是这本传记的作者。但是，即便是在1987年6月之后，当时的政治氛围已经变得更加宽松，他依然对自己的作者身份保持沉默。实际上，在好多事情上他都是这样做的，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获得民众的好评。今天，这个社会上有如此多的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却爆得大名；相形之下，赵永来的所作所为，显得弥足珍贵。

赵永来在大学里学习的是法律，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律师。然而，他和那些除了忙于通过艰难的法律考试外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活动也不参加的学生不同，在读大学的日子，赵永来深度参与到学生运动中来。事实上，正由于这个原因，他甚至没有时间好好学习，以便通过十分重要的期终考试；无论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到场。他从来都没有停止对民众的关切。

让我们将全泰壹哲学的核心思想做一个归纳吧。

首先，全泰壹的哲学，是一个关于人类解放的宣言，是一种旨在实现人类解放的哲学。在点火自杀的时候，全泰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我们不是机器！工人同样是人！要把我们当成人一样看待！”泰壹的憎恨：“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个性和基本的愿望被漠视，希望之树坍塌了；”以及，“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人为了换取自己的生存，选择将自己的价值降格为物质价值。”全泰壹珍视人的价值、希望和道德，而不是鼓起的钱包。他希望人们之间能够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

泰壹洞穿了劳动这一概念。劳动让工人成为财富的奴隶，它抹杀了人性，同时，将工人像动物那样操纵，承诺是填饱他们空荡荡的肚皮。他发现：人们在从事着这样的劳动的时候，并没有快乐可言，因此，也没有收获可言。这样的劳动，让人们变成了非人。全泰壹渴望的是这样的一种劳动，一种没有剥削的劳动，有回报的劳动，能够带来快乐的劳动；简言之，一种被解放的劳动。他的斗争，就是通过劳动的解放，来实现对人类的解放。

其次，全泰壹的哲学是一种关于社会改革的宣言，一种旨在实现社会改革的哲学。全泰壹在点燃自己的同时，也象征性地点燃了《劳工基准法》。当局颁布这部法律，本来的目的是保护劳工的权利，却被证明是某个党派掩盖非人的劳动状况的工具，这使得它和那些不人道的法律一样糟糕。通过象征性地烧掉那本《劳工基准法》手册，

全泰壹对当前的社会发出了公然抨击，要求对这一据说是代表着“法律和秩序”的社会进行变革。

全泰壹痛恨这样一个将人变成商品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代，一个人剥夺了另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剥夺者本人同样也将被剥夺。泰壹的抗争，是为了改革这个社会，将其改革为一个所有人都在价值上平等的社会，一个“所有人都变成一个人”的社会，人们之间彼此相爱的社会。

第三，全泰壹的哲学是一种民众抗争的宣言，是一种旨在实现民众抗争的哲学。当全泰壹在火焰中死去的时候，他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不要让我白白死去！”他之所以点燃自己，目的是唤醒工人和民众的愤怒、团结和抗争。他曾经向那些当权者们请愿、求助，但一切都被证明是徒劳的；然而，在那一刻，他意识到并向人们宣告：只有民众自己的团结和抗争，才能够为他们带来人道的生活。

全泰壹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改善劳工的处境。他甚至梦想着自己建立一家模范工厂，建立一家遵守《劳工基准法》的工厂。但是，他意识到，在缺乏社会改革的条件下，这一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开始确信：只有民众的抗争，才能够改革这个社会。

第四，全泰壹的哲学是一种关于民众是历史变革的主要角色的宣言，是一种旨在将民众变成历史变革的主要角色的哲学；并且，他向人们揭示：这是通往人类解放、社会变革以及成功的民众斗争的道路。全泰壹本人来自民众，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只接受过很少的正式教育，遭遇到许多的苦难。但是，他要比任何的知识分子或者职业的激进分子都要伟大。他的一生表明：普通民众能够成为历史变革的关键，成为社会的主要变革力量。

全泰壹对自己的认识是：“我是民众的整体的一部分。”同时，他将所有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号召他们：“所有那些认识我的人，以及所有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如果我们将全泰壹理想化，那么，我们就不能继承他的哲学。如果人民大众能够意识到，他们也能够像全泰壹那样斗争，能够像一个人那样团结地行动起来，那么，他们就能够继承全泰壹的精神。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全泰壹的哲学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他对邻居的爱，使得他发出这样的宣告：“我将回到你的身边，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你，献给我贫穷的兄弟姐

妹们。”以及，“献给和平市场上的那些年轻的心灵。”正是这种爱，使他恪守着对这些年轻心灵所作出的承诺。全泰壹向所有人发出了号召：“朋友们，[所有那些认识我的人，以及所有那些不认识我的人。](#)”这种令他将所有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伟大之爱，成为泰壹根本力量和认同的源泉。

简言之，全泰壹的生命、斗争以及自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决心：以民众作为核心的变革力量，去建立一个人类解放的新社会。因此，全泰壹的哲学，归根结底是一种关于民众时代的开始的宣言。这一时代可以概括为“人民大众的民主”，尽管它还没有实现。

常开友 (Chang Ki-pyo)

1990年11月25日

#### 附记：

没有等到本传记的修订本出版，赵永来就去世了。因此，在他去世之前，他作为《全泰壹评传》的作者的身份，并不为人们所知晓。赵永来不愿意宣布自己是本传记作者的决心，似乎得到了实现。我再一次称颂他的宝贵品质。

尽管赵永来不再与我们同在，但是，他的爱，将通过这本杰作与传记，永远与我们同在。

赵永来，安息吧。

附录-1 《韩国自杀的劳工政治》(Hyun-Chin Lim, Labor politics of suicide in Korea)

附录-2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杀性抗争：富士康、全球资本与国家》(陈詹妮、潘毅)

### 译后记(待完成)

翻译的缘起与背景。

韩国劳工的两个节日：五一劳动节；全泰壹去世纪念日。全泰壹在韩国。

启示：(1) 工人阶级团结与集体行动的文化资源；(2) 《星星之火：全泰壹评传》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意义。(3) 一个工人的觉醒与一个时代工人的觉醒。(4) 值得思考的问题：个体与时代；事件与结构；主体与行动。

刘建洲

2012年5月1日于松江车墩

### 翻译简介与联系方式

刘建洲，男，上海行政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劳工社会学。

联系电话：18918989232

电子邮件：jianzhouliu@163.com